

【賁卦】

乾。元亨利貞。初九。潛龍勿用。徐醒民先生講

九二。見龍在田，利見大人。九三。君子終日乾乾，夕惕若，厲，

無咎。九四。或躍在淵，无咎。九五。飛龍在天，利見大人。上九。亢龍有悔。用九。見龍无首，

吉。周卦易形集形解形纂形疏形講形記形（十七）龍勿用。

九二。見龍在田，利見大人。九三。君子終日乾乾，夕惕若，厲，無咎。九四。或躍在淵，无咎。九



雪明講習堂印行



賁卦

目錄

序卦曰：「物不可以苟合而已，故受之以賁。賁者，飾也。」	……	一
賁。亨，小利有攸往。	……	一七
彖曰：「賁亨，柔來而文剛，故亨。分剛上而文柔，故小利有攸往。」	……	三九
象曰：「山下有火，賁。君子以明庶政，无敢折獄。」	……	七七
初九。賁其趾，舍車而徒。象曰：「舍車而徒，義弗乘也。」	……	八五
六二。賁其須。象曰：「賁其須，與上興也。」	……	九七
九三。賁如濡如，永貞吉。象曰：「永貞之吉，終莫之陵也。」	……	一〇七
六四。賁如皤如，白馬翰如，匪寇婚媾。象曰：「六四，當位疑也」	……	一一三
六五。賁于丘園，束帛戔戔，吝終吉。象曰：「六五之吉，有喜也。」	……	一二九
上九。白賁无咎。象曰：「白賁无咎，上得志也。」	……	一五一



周易集解纂疏講記(十七)

徐醒民先生講 儒學小組記

賁卦

怎麼樣從噬嗑接著就講賁卦呢？孔夫子寫的〈序卦傳〉裏就介紹了。

○序卦曰：「物不可以苟合而已，故受之以賁。賁者，飾也。」

崔憬曰：言物不可苟合于刑，當須以文飾之，故「受之以賁」。

前面何校滅耳這是刑罰，刑罰不可以苟合于刑，那要慎重。後面接著就講賁了，這個連接起來，下面有解釋。以天合者貴乎質，天是天然，就人的倫常來講天倫，貴乎質是什麼呢？父子兄弟是也。父子兄弟是天倫，是天合，這所珍貴的是在乎本質，樸素的叫質。以人合者貴乎文，以人事合者貴乎文，它不是天然的，講五倫不是天倫，不是天倫在五倫之中它是什麼呢？以人合的，君臣夫婦是也。君臣不是天然的，古時候君臣以道義結合，君求臣，臣也求君，互相以道義相求相合。夫婦也是這樣，夫婦在沒結婚之前，那不是天然的，結婚之後有了兒女了，才是變成天倫。

就是結婚還沒有兒女，還不算是天倫，何況沒有結婚，所以夫婦也是人合的。既是人合的話，跟君臣，還有朋友，它這裏沒有舉出來，君臣、朋友、夫婦都是以道義結合。

君之求臣，君來求跟他相合的——道義相合，求臣有**三徵九聘之禮**。徵是徵求，古時候真正賢能的人，他不來求你君主，就像諸葛亮，他在隴中草廬之中，他住在那裏不必求，那劉備還要三顧茅廬來求他。諸葛亮是在後漢三國的時候，在三國以前那前漢以至於比這漢朝還早，君主求臣都是這樣請法。不只一次的，九聘，聘是君主先用禮來聘他，來拜訪他，有些人還避不見面，有時見面了，或者應著君主聘請他，他到朝廷裏面去見見君主，只見見君主而已，見面，到朝廷作他臣子可不一定，所以古時候只答應跟君主見一面，應聘，這一個名字叫聘君，受聘於君，古時候君臣相合好不容易的，所以有三徵九聘之禮。**夫之取婦**，丈夫要娶妻子，有**納采納吉之儀**。納采納吉，古時候，一個丈夫要娶妻子，要經過六禮才成婚。納采納吉是六禮之中的兩個程序，納采是先要知道那家女子很好，可以求婚，求婚先要媒人，

叫媒人帶著禮物先到女子家裏，徵求對方的意思，叫納采。納采古時候通常用雁，天上飛的雁來往是有一定的，順著時節什麼時候到南方來，什麼時候到北方去，順著時候就表示陰陽相順，丈夫跟妻子是陰陽，結婚的時候陰陽合順，它用雁來作代表。以後有納吉，納吉是什麼呢？女家父母答應了，這媒人回來，男方在自己祖宗的祠堂裏面，如果是大夫之家，他要在宗廟裏面來占卜、問卜，問到是很吉，這個婚姻好，卜到很好很吉，再告訴女方，這叫納吉。其餘還很多，只舉出這兩種，六禮成婚，夫之娶婦就是由納采納吉等等這些六種的禮儀。

故「物不可以苟合」，而必「受以貴」。從用刑不可以苟合，先要得其適當，不能夠濫刑。再解釋裏面推廣到五倫上面，有天倫之合、有道義之合，這都講到後面賁卦了，講究人文了。必須從用刑到人文這方面有賁，這才是文化。

〈序卦傳〉講次序，前面這一卦是噬嗑，由噬嗑接著是賁卦。為什麼噬嗑接著是賁卦呢？有它的順序的，把其中的道理解釋出來，序卦解釋順序的意思。

李道平的解釋，以天合者貴乎質，父子兄弟是也。天是天倫，天然結合的，它

是貴乎本質，它不必講文飾，家中裏面的父子兄弟說話也好，一切的禮就講究本質。以人合者貴乎文，人合的時候，用在五倫方面前面天合的是父子兄弟，人合的用在人上面，君臣夫婦是也。天合是天然的，比如父子，父母兒女是一體的，兒女身體就是從父母來的，兄弟也是同一個父母，這都是天然。那麼外面君臣、夫婦還有朋友，君臣不是一體的，夫婦在還沒有結婚以前也不是一體，再加上朋友也不是一體，它是道義的結合，是以人事來結合的。這要貴乎文了，文就是文化，文化如果相處的話就要懂得相處之道，君臣之間相處，言語、辦事情、互相對待，那就是要講究文了。臣子對君主，言語不能像家裏的父子說話不必有什麼修飾，君臣之間言語應該有所修飾。朋友之間也是如此，朋友之間互相規勸的時候，話說出來要對方聽得進去，交情到什麼程度應該就怎麼說，這就是文。君臣之間，臣子看見君主有過，他要諫了，諫有諫勸的言語，三諫不從你就離開。跟父母兒女之間不同，兒女對待父母，看見父母有過失，他要諫勸，他諫勸不能說：「我諫勸三次了，你都不採納，好了，我們脫離關係了。」這個不許可的，不是這樣，這是文。父母兒女講求本質，君臣之間，朋友之間，朋友對待朋友，「忠告而善道之」，好的很忠實的勸告朋友，

他不聽呢？「不可則止」，不聽則止，不要遭對方侮辱，「毋自辱焉」，這都是文，要懂得這道理。夫婦呢？夫婦結了婚以後還不算，有了兒女，那也是天倫了，沒有生育小孩子，只是結婚還不算天倫，就是不論有沒有兒女，夫婦互相要白頭偕老的話，彼此要懂得相處之道，這要明白的，這都是文。

君之求臣，這就講君臣之道了，君臣他就要講求賁卦這賁，需要這文飾了。君求臣有**三徵九聘之禮**。徵就是徵求，你是君主，你想求一個賢能的人。比如說我派個人把他找過來，我給他作官，他一定來，現在人差不多如此。古時候他真正是賢能的人，你派個人去請他，他不會理會你的，所以必須一再的去徵求他的意思，三徵九聘就是這個禮，先徵，然後再聘請。聘請是拿他當朋友看，不是當君臣，當朋友看，聘請他，那賢能的人接受了，願意來作臣子了，那就是稱為君臣關係。不接受呢？你君主也不能勉強，過去稱呼人家有一個名詞，接受君主的禮聘，人家稱呼他聘君。不接受呢？或者去跟君主見一面，或者連見面都不肯去見，只有君主來徵求，這別人稱呼他是徵君。清朝研究漢學的，注解《周易》的一個惠棟，一般稱他

惠徵君，他沒有作官，當時皇帝去徵他，他沒有答應，叫惠徵君，也有人稱他惠徵士。稱呼他徵君，稱呼他徵士，這個名稱很好，他絕對不求名利的，自己在家裏純粹作學問，人人都恭敬他。所以古時候明君他都懂得這個道理，要求一個好的臣子要三徵九聘之禮。

夫之取婦，不但君主是如此，前面講以人合者貴乎文。君臣夫婦，夫取婦呢？有納采納吉之儀。古時候有六禮成婚的，有六道程序。納采是先派媒人，一定要有媒人，現在什麼呢？現在男女雙方先自己談好了，談好要結婚的時候，還要找介紹人，介紹人就是媒人，先叫媒人帶一些禮物，叫采，去徵求女方家長的意思，叫納采。納采要納什麼呢？希望女方能夠收納這分禮物。再就是納吉，女方答應了，男方就回來，古時候大夫之家都有宗廟，諸侯更不必說了。在宗廟裏面占卜，宗廟就是祖宗，在祖宗神明前面來占卜，占到吉，把這消息叫媒人告訴女方，叫納吉。六種程序，這裏只有兩種，其餘不必細說了，它有這些儀式這個禮，所以男方要結婚，要娶一個太太進門，不那麼容易的。為什麼要這樣呢？夫婦結婚之後就是一家人，

要變成天倫了，所以有這些禮。這《周易》是周家周公制的禮，還有一條規矩同姓不婚，同一個姓不能結婚。正式的夫妻知道對方姓什麼，有的是娶二夫人就是妾，娶妾的時候不知道妾是姓什麼？也要占卜，占卜知道不是同姓了，就可以娶過來，非常慎重的。講到周公制禮同姓不婚，有它的道理，我們現在國家法律只要出了五服，同姓就可以結婚了，五服之內的不可以的。五服之內血統的關係，同血緣的關係，養出第二代智商有問題，超出五代那就沒有問題了，這是現代人的觀念。在古時候它有同姓不婚，同姓不婚它是永久講血統不要亂，這都是物不可以苟合，苟合就是隨便的結合，不那麼慎重，故「物不可以苟合」而必「受以貴」。受以貴，貴就是有文飾了，就是要講禮，合乎禮了。

李道平解釋了，「**貴者，文飾之謂也**」。有文章裝飾，這就是貴的解釋。四言「**婚媾**」，五言「**丘園**」，貴卦的第四爻講到婚媾的意思。第五爻呢？四是六四，五是六五，六五那一爻，爻辭就是丘園。這丘讀邱，古時不許可的，這丘字中間少了一筆丘，這就是指著孔夫子的名字，應該避諱。不但這字要缺一筆，而且在念的時候不能念

邱要念某，丘園。我們現在提到一般稱呼也是這樣，要恭敬對方，你跟第三人講到所敬重的一個人，無論是朋友是長輩，只能說某人，讀作某字。所以從孔夫子名字，讀音不讀邱讀作某，後來變成一個專門稱對方名字的常用習慣語，對方他雖然不是跟孔夫子同名字，這名字是別的字，但是你跟第三人講到這個人的話，也叫某，也用某來表達。六五這爻辭叫丘園，「其即不可苟合之大者乎」。從這兩爻的爻辭裏面，就〈序卦傳〉裏講不可以苟合，不可以苟合的事情很多，不但是五倫方面，人際關係不可以苟合，我們每個人自己作任何事情都不可以苟合。講禮、講規矩，規矩就是要不能苟合，就要遵守規矩，不能遵守規矩，一苟合就亂了。比如開車子，遇到紅燈，你就要停下來，遇到紅燈還不停下來，那就不守規矩就亂了，你遇到紅燈不肯停下來，跟你側面那綠燈車子開過來一撞，那人禍就出現了，所以這一些大事情小事情都不可以苟合。所以這裏講不可苟合之大者乎，大的事情固然不可以苟合，我們學了這之後，小事情也不可以苟合。小到家裏，比如說這茶杯為什麼一定要放在這裏呢？放在這裏不可以嗎？不是不可以，這是習慣放在這裏，我拿茶杯右手拿的話，很方便，放在這裏的話，這一次放在這裏，下一次又可以放在這裏。現代人

的觀念，你一定守著規矩放這裏，太呆板了，那你必得換一換，今天放在這裏，也許過些時候放到前面去，這樣教兒童，兒童可以發揮創造力，可以腦筋活用，你這活用，叫兒童腦筋亂了。這個道理很簡單的，養成一個守規矩，他辦任何事情都有效果的，這一亂是沒有效果，什麼事情辦不成的，自己招來很多的麻煩、很多災難，他不知道。現在這些教育家只知道那樣教學生，就不知道守規矩，它有道理在當中，不可以苟合之大者乎，無論大小都不可以苟合。

至于用刑不可苟合，必當文飾之者，下面講用這刑罰了，前面講的噬嗑，最後〈象傳〉講「何校滅耳，聰不明也」，那就不用刑了，用刑當然更不可以濫用這刑罰，所以他講到用刑這方面不可以苟合。不可以苟合就要古代的那些明君，聖人在位的那些明君，他也制定了那些刑罰，那些刑罰下面把它舉出來，那就很慎重的。必當文飾的是什麼呢？如虞書，〈虞書〉就是《書經》裏面的，《書經》裏面有四書：虞、夏、商、周四書。開始〈堯典〉〈舜典〉，〈堯典〉就包括在〈舜典〉裏面，〈堯典〉〈舜典〉都是〈虞書〉，虞舜叫〈虞書〉，夏是夏朝，然後到商朝、周朝，有四書。

這四書就記載虞、夏、商、周這四朝聖人的言行，這講〈虞書〉裏面。

「五刑五用」，五刑就是五種刑罰，五種刑罰有墨、劓、剕、宮、大辟。這五種刑罰，開頭這墨刑比較輕微，只是在臉上，跟現在紋身是一樣的，在臉上把他刺上黑點子，表示你是犯罪的人。劓呢？把鼻子割掉，最重的就是大辟，大辟就是判死刑，砍頭的。不一定砍頭，古時候治死刑方法很多，有絞刑等等，比大辟輕。五刑之中第四種叫宮刑，宮刑男子去勢，女子呢？關禁閉，叫宮刑。第三種就是把腳跟削了一部分，這是五刑。五刑，看犯罪的人有意犯的、還是無心犯的，本來沒有犯罪的意思，叫過失。過失犯了，按照刑罰來審判的時候，審出來了，他沒有犯意，這樣可以給他減緩，減刑。還有一種情形，沒有確定的證據，不能判定他是有心的還是無心的，犯罪事實是有了，這證據不完備，這就有疑惑了，這有證據但證據不能夠齊全，不能判斷是有心或無心，雖有證據不齊全，這也要減緩。在減刑的時候，在古時候也有不減的時候，你犯什麼罪，比如判定坐牢獄幾年就是幾年，不可以緩刑的，判死罪就是死罪。能夠減輕的這是什麼呢？它還有一條，可以拿財物來罰款，

現在講罰鍰，它有這些規定，這罰鍰也不是隨便，那要經過審判才決定。所以它這五刑有五用，有五種刑罰定出來，他在用的時候，還要根據犯罪的人實際情況來判定他，該用刑的就用刑，該用罰的就用罰。刑與罰這兩種有不同的，罰就包括罰鍰在內，還有赦免的，即不用刑也不罰鍰，完全把他放掉，釋放了，無罪了，也有，有五種用。用就是實際上判的時候，它有五種不同的處分，用就是處分的意思，這是〈虞書〉裏面講的。

再講呂刑，〈呂刑〉是記載周家的〈周書〉，周家的〈周書〉〈呂刑〉這一篇講的「五刑之屬三千」，五刑就是前面講的墨、劓、剕、宮、大辟，五刑之屬，就是犯了五刑無論那一刑，犯罪的人在審判的時候，屬於那一類的，他可以屬於減刑減緩的，這些三千，三千是罰的款不相等的，有的罰兩佰，有的罰伍佰。在過去罰鍰，它是以銀圓為準的，罰鍰三佰塊錢，三佰塊錢不是指台幣，是銀圓，銀圓折合現在算法，折合台幣多少，它是這個計算法。在古時候有的兩佰，有的伍佰，有的多少，那麼大大小小的總起來，合起來有三千，三千就是罰鍰的總數，不過三千而已，所

以五刑之屬三千，這三千指的是把他處分不用刑了，用罰，罰有罰的款項。

還有周禮秋官「五刑糾萬民」，《十三經》裏面有三禮，一個是《周禮》，再就《儀禮》，第三是《禮記》，這三禮。這裏講《周禮》有六官，它講〈秋官〉，〈秋官〉是管司法的，〈秋官〉講「五刑糾萬民」，用五刑來防患萬民犯罪。以及「八辟、五禁、三刺、三宥、三赦之法」。這些法律。八辟就是當法律講八種法。五種禁止，法律條文有禁，有五種。三刺，這三刺也就是審刑罰的時候，他要慎重，刺當殺字講，要想殺一個犯罪的人不那麼容易，三刺，先要問一問朝廷裏那些大小臣子，問問羣吏——比臣子要低一等的一般官吏，第三要問問萬民，三刺。替君主來審案子的司法官，先要問問朝廷裏的臣子，再要問問朝廷裏低級的那些官吏，這還不算，還要問問外面一般老百姓，然後再定罪，它這刺，三刺是那麼慎重。

三宥也不是那麼簡單的，宥是赦免的意思，寬宥他。寬宥什麼條件呢？按照在鄭康成前面的鄭司農解釋，就一般無知無識的民眾犯了罪，「不識」，沒有知識的人犯了罪了，「可以宥」，可以原諒他。所以這不識就是不懂得法律，他犯了罪，他不

明白，要宥，要原諒他。比如說國家的軍事重地，或者禁止一般人到什麼地方去，對於國家這些他不了解，他到禁止的地方去了，這可以宥他，這是第一種。再呢？「過失」，他雖然知道國家的法律，他卻無意的犯了過了，像這樣還是可以原諒他。再又一種，他知道這是犯罪的，「他誤」，他錯誤了，過去有這種情形，比如說隔了一層幕布，有人在幕布的外面，犯罪的人在這裏，他不知道外面有人，他拿起武器往外面一揮，一下子把外面的人刺傷了，這種叫做誤，他是不清楚外面的，這樣也是要有宥的。三種情況，一個叫做不識，他不知道是犯罪的，就一般的叫做愚民。愚蠢的人，就現在國家講不管你愚蠢不愚蠢，你犯罪還是要治罪的，古代要分清楚，古代它分清楚什麼呢？這愚民不知道，是我沒有把他教好，這不能怪人家。再就是過失，他無心的。第三種呢？既不是愚也不是過失，它這名字叫做遺忘，他忘記了，這是有三宥之法。還有三赦，就是赦免之法，也有三種。

古時候有古時候的辦法，把它舉出來，就說明古時候用刑罰非常慎重。就是解釋〈序卦〉裏面講「物不可以苟合」，物指著人物，在人事方面不可以苟合。所以

李道平舉出〈虞書〉，還有〈周書〉、《周禮》來證明古時候用刑，凡是那些明君在位的時候，用刑不可以苟合。所以這裏講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」，其文最繁，最繁就是說一條一條的很多，不是那麼簡單的。不可苟合于刑。這都是講不可以苟合在刑罰上。必輕重諸罰有權，在刑罰上面有輕的、有重的，在輕的方面要講罰，罰不只一種叫諸罰，刑罰這罰有權。權是什麼呢？權是一個權衡，要平等。古時候講權衡，就拿度量衡來講，拿秤來講，秤一邊要秤量物品，一邊是秤錘子，秤錘子按在秤刻畫那上面，物的重量多少，一看就知道幾斤幾兩，這秤杆要平衡，如果秤杆不平衡的話，那你這就沒有權了。孟子講「權然後知輕重」，所以諸罰有權衡的。然後不至淫刑以逞也。淫刑就是濫刑，泛濫了，用刑用得過分了。夏桀王、殷紂王他們都是淫刑。以逞是什麼呢？那些暴虐之君，用淫刑來懲罰包括朝廷臣子以及一般民眾，用了淫刑，自己逞快。

賁象曰，後面賁卦〈象傳〉講「君子以明庶政，无敢折獄」，故「受之以賁」。〈象傳〉講君子從賁卦裏面明瞭庶政。庶政就是治理老百姓，替庶民來辦政治，庶民如

果有犯罪，那就不可以苟合了。就用賁裏面所講的，就講文飾了。明瞭庶政的時候，无敢折獄，折獄是斷獄，不敢冒冒然來斷獄。敢冒然斷獄就是不明瞭庶政，所以在後代曾經發生案子宣破了，但宣破是錯誤的，往往一案兩破，怎麼一案兩破？只有一破那有兩破呢？這兩破必然有一破是冤枉。在台灣辦過好幾次，好，宣布破案了，破案了第二次呢？真的犯罪的人破了，那前面破案那個人已經死了，已經宣破把他處死了，那就冤獄。所以明庶政就无取折獄，就不敢隨便宣布破案，更不敢宣布給他判罪。故受之以賁，把〈序卦傳〉裏面這一段就解釋清楚。

解釋清楚了，後面講到賁卦的話，那就要慎重來研究了，第一個當然把文王的卦辭、周公的爻辭要把它研究明白。文王的卦辭、周公的爻辭還不容易了解，後邊還有孔夫子的〈彖傳〉、〈象傳〉，它就是解釋卦辭跟爻辭的。這都還不易明白，所以有古人的注解。古人注解不只一種，我們用的是漢儒以及漢學家注解的，我們就把漢儒、漢學家注解看明白，這是基本的研究。這文字研究明瞭的話，以後往裏面真正的研究，就剛才〈序卦傳〉裏所講的，用刑不那麼簡單，必得要明瞭犯罪的人

情況不同、心理的不同，犯罪的人他受過的教育、種種狀況都不同的。再說一個人，同樣是人道的人，過去世他的習氣、本有的習氣、後天又染上的習氣，每個人都不相同。所以這賁卦裏面有清楚專門用在刑罰上面，這些都要研究，不研究，只把這經文的文字明白了，沒有用處，那只是學問而已，用不上。修道先要自行，然後才能化他，不如此，自己都治理不好了，怎麼能教化人家呢？後面要注重這些研究法。

離下艮上，下就是下體內卦，內卦是離，上體就是艮卦，先把上下兩個卦體注明出來，然後就是卦辭了。

○賁。亨，小利有攸往。

這兩句分開來解釋，先看虞翻的注解。

賁。亨，

虞翻曰：泰上之乾二，乾二之坤上。柔來文剛，陰陽交，故「亨」也。

下面李道平的《纂疏》，就解釋虞翻注的文字。三陰三陽之卦自泰來。泰卦上體是三陰，下面是三陽，按照泰卦的例子，凡是泰卦以外的有三陰三陽的卦，都是從泰卦來的。泰卦怎麼來的呢？就是坤上來之乾二，原來這一卦，你看看，上面三畫都是陰爻，是坤卦，坤卦最上那一爻，是在泰卦的坤上，坤上從上到下叫來，來之，之就到了，到了乾二。下體是乾卦，乾卦的第二爻，乾二往之坤上。下體乾二爻往，從下到上面叫往，往之坤上，就從泰卦變成現在的賁卦。你看看這卦，兩爻

不是嗎？就是從泰卦上爻跟二爻交換，一交換的結果泰卦就變了，變成現在的賁卦。泰卦是三陰三陽，賁卦它由泰卦來的，它也是三陰三陽，位子不同，三陰爻三陽爻還是一樣。所以按照漢儒解釋卦的來源，三陰三陽之卦，這賁卦就是三陰三陽，它從泰卦來的。

把這來源說清楚，了解它的來源，然後你占這卦的時候，在卦辭裏面，在爻辭裏面，它怎麼樣變化，它從那裏變來的，將來要變，怎麼的變法，它的來龍去脈都了解了。等於我們看人世間種種的事情，好事情，有它的前因、有它的後果；不好的事情，也有前因後果。你了解前因，然後解決後果。不好的結果要把它轉變成好的結果，那你必得了解前面的因，不了解前因不行的。就是我們現在看看，大家知道這樣亂，學校裏面學生不聽話，不好好學，違抗老師，教育家們教一切順從學生的習氣。不但學生，我們成年人也是，順乎習氣我們就高興，不順乎習氣我們就反對，一般人都是這樣。習氣就是任何一個人沒有不自私自利的，沒有人不貪名圖利的，人人都會出風頭，你要順這習氣，小孩子怎麼教得好？成年了，他未來的前途

好到那裏去？現在教育家們不但叫學生不要守規矩，叫老師也不要守規矩。真的好老師，他還要守著規矩好好教學生，有些不是好的老師，他要討好學生。為什麼討好學生呢？學校實行選舉了，學生選老師，那個老師順乎學生所好的，大家都投他票，這樣你看看，這個教育怎麼教下去？教育是這樣，一般政治也是這樣，政治它都是要爭取選票，他是順著那民意。民意什麼呢？同性戀，同性戀絕對是不對的，無論講修道，無論講生理衛生，都是陰陽不調和。陰陽不調和就是失去了本性所起的作用，本性起的作用一定是天然，順乎條理的。聖人到世間來，他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是陰陽和諧的，他教化萬民的時候，也就是教陰陽和諧，〈中庸〉裏面就是講「致中和」。

現在辦政治的人，他本身當然不懂同性戀所帶來惡的果，其實應該看出來，因為同性戀，愛滋病就這樣引出來的，這很可怕的。但是國外同性戀人多，有的國家它承認了，可以合法的結婚。在我們台灣呢？現在也有人提倡了，同性戀者講他的人權，他們兩個要結婚，你怎麼不准許呢？你為了要爭取選票，他們這麼多人話，

你就要順從民意了，好、好、好，你有你的人權，你要同性結婚的話就准許，不但准許，我還給你證婚呢，你看，這怎麼辦下去呢？

所以後面要講的是什麼？它的來源是從泰來的，泰來就變成賁卦，賁卦將來怎麼轉變，那就看你個人怎麼用了。萬變不離其宗，那就需要守住陰陽這作用不能亂。一亂的時候，修道固然是不能入門，修道的人就佛法來講，你三藏十二部都看通了，也能解釋了，儒家十三經都看明白，經文也通了，如果不能在陰陽這上面學聖人的調和，那對自己沒有用處，把這道理跟人家解釋，人家也得不到用處而且受害。所以講《周易》，講到「唯變所適」，變，《周易》就是講變化的，變化變到恰到好處，所適，重要就在唯變所適，原理就是要根據聖人所教的陰陽要調和。現在這裏「坤上來之乾二，乾二往之坤上」，變成賁卦了，一成了賁卦，所以成為賁卦，就是陰陽上下交換，交換得非常好，這是成為賁。

下面就解釋，「離」為「文」。下體這離卦，離它有文采的。自外曰「來」。從外卦上體來的，叫做來。是上柔來文二剛而成賁也。從外卦上爻來到內卦，來文飾

二陽的剛，而成賁。他講這一句就是來，要講完全的話是兩者交換。所以下面陰陽相交故通，泰卦就是陰陽相交，坤的地氣往下降，乾卦的天氣往上，上下一交，萬物才能夠生。如果到七月天地否卦，天往上，地氣往下，所以陰曆到七月以後，陰陽二氣不發生交通了。那麼天地之間一片是空了，什麼事都沒有了，萬物也不生長了，是這個意思。

儒家的學術是什麼呢？上下相交才有萬物生長，一代一代的生長下去，就在萬物生長之中，聖人就交代，這萬物陰陽相交的時候不要亂，要講秩序，所以君臣相交要有三徵九聘，夫婦結婚要有六禮成婚，朋友之間的交往要平等的。也講到「無友不如己者」，是彼此的道德應該是志同道合的，不是志同道合那就很難了，不能交為朋友。大家都是修道的，你要跟那黑道人物來交朋友，那必是麻煩，我們不是大菩薩，大菩薩他跟黑道來往，他可以教化黑道人物，來改變他。我們有什麼能力改變他呢？所以重要的原則，我們學聖人就要學陰陽能夠交、能夠和諧。

聖人到世間來教什麼？教世間人。不錯，佛法所講不要著相，要修真空觀，真

空觀就不能著相。但是那是什麼？那是要明瞭自己本性，要明心見性，要證到自己本性，證到本性必須要離相，那就不能講陰陽相交了。但是佛法雖是講修真空觀，行菩薩道就不是這個講法，行菩薩道就是講《易經》裏面講的，就講人世間的萬法——萬法的變化。在佛法裏面分出四種：生滅四諦、無生四諦、無量四諦、到最後無作四諦。無量四諦是講別教菩薩，無量，《易經》裏面它的變化就是無量的，講無量就不能講真空，就藉著無量的法門來引導眾生。如如不動，是本性歸于寂滅，在那裏如如不動，一起作用必然起現象，起現象就陰陽兩種相。所以菩薩道在世間講這無量四諦，他就是要講人事上面種種的象，他都明瞭。明瞭種種的象，他就引導眾生要這陰陽二氣能夠調和，調和得跟本性一樣沒有變，本性不起用的時候如如不動，起用的時候就是陰陽二象。雖有陰陽二象，它一點變化都沒有，完全跟本性是一致的，能夠作到這樣就能夠成佛。儒家講《易經》，雖然講陰陽相合，重要就是歸于到陰陽和諧，陰陽和諧到極處，就是完全跟本性一樣，那你就成為聖人，也就成佛，這個道理要明白。我們學《周易》就是這個學法，陰陽相交故通，通「故亨也」。

下面是愚案，李道平的案語。他說鄭云，是鄭康成，他說「賁，變也」，賁卦它當變字講。「文飾之貌」也。有文采把它裝飾起來。這貌是相似的意思、形狀的意思，拿語體的意思就是文飾的樣子，貌就是這樣子。夫物相雜謂之文。下面是李道平解釋鄭康成這兩句。賁是有變化的，文就是把它一裝飾的話，就是變的意思，夫任何一個物相雜，相雜就是交的意思，互相來交換的意思，叫做文。考工記裏面就講了，他拿〈考工記〉，就是《周禮》的〈冬官〉裏面，當初周公在制《周禮》的時候，不像前面天、地、春、夏、秋這幾部門裏面規定得很詳細，〈冬官〉裏面只是記載那一職位作那一種工具。比如作車輛種種的工具這一類的，這叫〈冬官〉，有〈考工記〉，這是〈冬官〉裏面的，在〈考工記〉裏面有這兩句話，「畫繪之事雜五色」，畫繪這樁事情，把它混雜起來，五色，在這裏「雜」的意思是五色把它混合起來。因為講五色是正色青黃赤白黑，是按照五方，比如東方是青色，南方是赤色，西方是白色，北方是黑色，中央是黃色，這五方各有一色，它是正色。如果說是把兩種顏色混合起來，就不是正色，叫雜色了，等於現在畫畫的人他調配色，他愛什麼色就怎麼樣調法子。在〈考工記〉裏面就講畫繪之事雜五色，它這雜五色也

不是亂混雜的，它有幾種。比如說「青與赤謂之文」。這是舉一個例子來講。在《考工記》裏面它有青色與白色相混雜、赤色與黑色來混合、青與赤相混合，那兩種顏色相混合就變成另外一個顏色，赤色跟白色相合又是一種顏色。《考工記》裏面就講青色與赤色相雜的時候叫做文，赤色跟白色混合叫做章，文章這兩個字就是由兩種的兩個顏色混合起來，所以這裏邊講青與赤叫做文，如果赤與白呢？那叫做章，這裏引用過來只解釋文而已，所以這是有根據的。

離火赤，這一卦的內卦是離卦，離卦這象是離為火，火是赤色的，所以這赤色在《考工記》裏面講，青與赤相雜的話又叫做文，離火是赤的。還有這裏面有震卦，震卦是互震，互體，互體震卦在那裏呢？從三爻四爻五爻這互體震卦，震卦是在東方，震卦就是後天卦位，在《說卦傳》裏面講「帝出乎震，齊乎巽，相見乎離」，所以震卦在正東方，那是後天卦位的。所以**互震木青**，木是東方木，東方是樹木的，顏色方面，東方是青色，樹木到春天來，發青了。它配合東方是春天，春天樹木發青，震卦在東方是春天，樹木發青的時候，所以在五行方面它是木，在五色方面它

是青色，在八卦方面它是震卦。艮山亦青之閒色，艮卦是青之閒色，它是在東北，是青色與赤色之間的，它叫做文。閒就是間，我們後來學的，把閒字變成間字，早期原始的是閒字，從門外面透出月光進來這閒，它不是閑，古時候閑是門關閉起來，用東西把門撐起來，關起門來，人在家裏不做事，很清閑的，是那個意思。後來這兩個字都有變化了，用在別的用處，「閒」這專門用在清閒的閒字。原來閒字怎麼呢？原來的閒字變作門字裏面一個日字「間」，那是後起的字。青色與赤色兩個相混雜起來，叫做閒色，是「赤與青謂之文」，這就是貴，故曰貴也。

把上面解釋清楚以後，他自己根據這一卦，有離卦，有互體震卦，有外卦的艮卦，根據這幾個卦的象，以及它的顏色、方位，把這貴為什麼叫文飾解釋清楚。那就是當初周文王把這賁卦，那些都是陰陽的符號，用文字說明，就根據卦爻這幾個符號，找出裏面有這些象，再定下來「賁，亨」這兩個字。這裏沒有經過虞翻的注，沒有經過李道平的解釋再加上案語，我們對於周文王這兩個字，我們看不明白，這樣才看清楚。這只是把文字跟伏羲氏畫的卦，兩個一對照，看清楚了，但是怎麼

用法，那要進一步研究，這是初步了解卦的形象，卦的辭而已。

小利有攸往。

虞翻曰：「小」謂五。五失正，動得位體離，以剛文柔，故「小利有攸往」。

鄭玄曰：賁，文飾也。「離為日」，天文也。艮為石，地文也。天文在下，地文在上。天地二文，相飾成賁者也。猶人君以剛柔仁義之道，飾成其德也。剛柔雜，仁義合，然後嘉會禮通，故「亨」也。卦互體坎艮，艮止于上，坎險于下。夾震在中。故不利大行，小有所之則可矣。

這兩家注解，下面就由李道平來解釋，首先解釋虞注，虞注說小謂五，就是六五。六五為什麼小呢？李道平說陰為「小」，謂五。六是陰爻，六五這陰它叫小，謂五，它在五的位子上。五陰失正，六五這陰爻站在陽位上，五這位子是陽位，失了正。這位子，爻是小是陰的，位子是陽的，沒有正位，失了正。動而得位，只有變動，變動什麼？就是六變成九，應該是六變成七，七是陽爻，變九也可以，變七變九，變成陽了，由陰變成陽而得位，陽爻站在陽位上而得位了。互又成離，互體

又成離。怎麼互體又成離呢？各位看看六五這一爻變成陽爻了，你再看一看，本來這一卦只有內卦是離卦，現在六五變成九五了，變成九五的話，從三爻開始，是九三、六四、九五，這互體又是一個離卦，因此動而得位，互體又成了離卦。是伏剛出而文柔也。伏剛出而文柔也是解釋虞翻的「動得位，體離」，就是這賁卦六五一變動又出了一個互體離了。下面「以剛文柔」，這剛從那裏出來呢？原來是伏在六五下面那個剛，現在這六五一變——變成陽爻，陽爻是剛，原來伏在下面那個剛出來了，而文柔，以剛來文柔的。陰動剛出，陰爻一變動，剛爻出來，故「小利有攸往」也。小就是陰爻這個小，有小利。你要問什麼事情，占到這一爻的話，有小利，有小利可以去作。有攸往，你問事情的話，可以作，小利，不是大利。

下面是鄭注，鄭康成的注解。序卦曰，鄭康成注解，他講賁是文飾也，一開始講這賁為什麼當成文飾來講呢？李道平就舉出序卦裏面講的「賁飾」，〈序卦傳〉很簡單，賁這一卦就當飾字講。故云「文飾」。以文章把它裝飾起來，所以鄭康成講賁卦是文飾。「離為日」，離卦是在天上有日光，有太陽那個象，「艮為小石」，艮卦

就叫做一個小石頭，說卦文。這兩個象都是在〈說卦傳〉裏的文字，〈說卦傳〉裏面是做一個小石頭。〈說卦傳〉裏面是離為日、艮為小石，所以鄭康成就自己從那裏引用出來，來解釋這個賁。

日為天文，日為天上的文，石為地文，石頭是地上的文，這天地都是有文。再拿賁卦的本體，賁卦從泰卦來的，泰卦就是賁卦本來的卦，所以泰乾在下，地天泰，上面是坤，坤為地，下面乾，乾為天，地文在上，泰卦乾在下，離也在下，離亦在下，故云「天文在下」。坤呢？泰卦的坤在上，艮亦在上，故云「地文在上」。這幾句，要把卦象看清楚，泰乾在下是講乾卦，離在下就變成賁卦了，賁卦下卦就是離，合泰賁這兩卦，乾在下，離也在下，所以天文在下。坤在上是就泰卦坤在上，艮亦在上，這就賁卦的艮卦亦在上，所以地文在上。

天地二文，交相飾而成賁，根據泰卦與賁卦這兩卦，天文地文來互相交飾成為賁卦。這純粹就卦象來講的，用在人事方面，下面就解釋了，猶人君以剛柔交濟，仁義並行，然後能飾成其德也。猶如，這是比喻的話，把這卦象比喻在人事上面，

就像人君用他的剛柔，這是指人君的品德，他剛的品德、柔的品德交濟。交是兩者發生交感，濟呢？互相調濟，純粹用剛或者純粹用柔都偏了，必得剛柔相濟，人君都是用這德治國的，他這政治才能辦得好，那麼剛柔相濟，濟就是交濟了。仁義竝行，仁呢？是一種柔性的，義呢？是剛性的，仁義竝行，就如同剛柔相濟，這兩者然後能飾成其德。竝行的竝字就是現在楷書的並字，那並字是簡化了，原來是這個寫法「竝」，兩個人站在那裏，竝字，仁義竝行然後能飾成其德，飾成在這裏講就是有文飾。文飾真正說起來還是照前面講文章，也就是文化，然後才成其德——國君的道德。**剛柔雜則陰陽通**。剛柔，就從這一卦的剛柔兩種象，一雜起來就發生交感了，陰陽就通了。

仁，元也。在這裏講這仁，剛柔兩性相通就是人君以剛柔交濟，再講仁義竝行，仁是什麼呢？仁是元也。在乾卦開始，乾卦的四德——元亨利貞，這仁就是元。你看仁是這樣寫法，左邊一個人邊，右邊是個二，元字你看看，上面是個二，下邊還是人，寫的形狀不同，一對照，一看，仁就是元，所以仁是元也。**義，利也**。義就是

元亨利貞的這利字。義是辦任何事情，要看這事情應該不應該辦，應該辦就是義，不應該辦就是不義，這是剛。剛在這利字的話，利這字當作鋒利，就像刀一樣，很利的。用在辦事情方面你才能夠成功，有利的，這利字你看，禾字邊加一個刀字，用刀來收割。收割什麼？秋天了，在內地，過去是一年收成一次，春天播種耕耘，春耕夏耘，夏天就除草，秋天收割，冬天要藏起來，一年一次，到了秋天，利就是在秋天禾稻成熟了，收割了，原來是這個意思。利叫有益處，有利益了，再引伸起來，這五穀收成了是叫有利。用在司法上面，應該判刑判罪的，執行就在秋天，秋官，這都是義，它是剛性的，義是利也。利有各種的講法，這是乾卦的四德元亨利貞的利。合者，會也。合當會字講，會合。仁義這兩者會合，就是嘉會之禮，仁義合則嘉會之禮通于其間，嘉會，古時候有什麼嘉禮，這賓客的會盟，這就是嘉會，有國與國之間小會盟，這都是仁義合，講德講仁義，無論是嘉禮是會盟，這個禮就能通，自然這當中就會亨通了。故「亨也」。講亨，它這裏注重的是仁義相合，仁是柔性的，義是剛性的，舉行嘉禮或是會盟，當然彼此互相都要有誠意，有這善意，兩邊沒有善意，那就沒有意思了，就不成會盟。但是互相有善意是仁，沒有義不行，

無論是嘉禮是會盟，都要有法定的規矩，失了規矩那也不成，所以這兩者相會，它才有亨通，它才亨了，這是講嘉禮。古時候結婚也叫嘉禮，這嘉禮很多，各種喜慶，就拿結婚來講，結婚當然兩方面都認定好了，都有善意。但是婚禮它有很多程序，這都是義，是規矩，這樣禮才能成，禮成了就亨通了，事情則成功。所以這裏面講亨，就是前面乾卦的德，元亨利貞的亨德。

卦體艮，這賁卦上體是艮卦，這卦體是艮。互有坎。互體有坎。坎卦什麼呢？從二爻開始算，二爻是六二，三爻是九三，四爻是六四，這是坎卦，互體坎。艮卦在上面，艮止在上，艮有止的意思。它又是止在那裏，艮止在上，所以這坎險（互體坎，坎有險），坎卦主要的象是坎為水，水看你人怎麼用法，你用得好，它能夠承托這船通過去，用得不好，那水把你船翻掉，能夠載舟、能夠覆舟，它能夠覆舟就危險了。坎險又互艮，水有互體艮，這互體艮以止于下。這互艮怎麼解釋呢？上體是艮，互體坎它是從二三四算起，第四爻是六四，六四是在上體艮卦的一爻，你這互體坎有站住艮卦的一爻，所以把艮卦也借來當互體坎的一爻，這意思都明白了，

所以坎險又互體艮，又把艮卦的一爻變作坎卦的一體，是這意思。把它變成互體坎以止于下，你艮卦原來在上，現在連同互體坎來講，你又在了下了，止于下了。三五震，再就九三這一爻來講，它也是互體，它這互體就一卦兩個互體來講，有下互，有上互，從二三四這互體坎是下互，從三四五這互體是上互，三四五這上互就是震卦，就是三互震。以夾于其中，震卦從九三、六四、六五，夾在這當中。「震為大塗」，震卦呢？大塗，大塗是道路。為行，大路為行，供給人行走的，震是大路，可以供人行走。但是艮以止之，艮在這當中來阻止了，故「不利大行」。只利小行，不利于大行。艮為「小」，故「小有所之則可矣」。完全根據卦象來解釋。把鄭康成的這一段解釋了，鄭康成這一段解釋稍微複雜一點，你多念幾遍，從卦象到人文，往裏面想一想，處處都有根據，最後把亨字注出來，這亨前面虞翻沒有注的，虞翻注在前面，小利有攸往沒有注，鄭康成連同前面一起注出來。

其實這裏特別用在人事方面，用在人君這方面剛柔交濟，人君本身的剛柔，仁義並行，行出來治理國家，這仁義重要。孔夫子讲政治，政治講仁政，仁政還要講

規矩，還要設施那些禮。在古時講禮儀，就是現在的法律，所以成就要作一個國君那不容易，剛柔調濟，仁義並行。你作國君的人專門講仁慈，那些犯罪的人，你不拿法律來治理，那也不行，或專門用刑罰來治理，不講仁也不行。一旦決定專講義講刑罰，就變成暴君；專講仁的話，忽略那些刑罰，你這國君，天下人很多人，那些良民受壞人來破壞，你不能除暴安良，你國君怎麼作的？也不行。所以古時候國家也設了刑罰，設刑罰，刑期無刑，雖然有刑罰設定了，希望沒有人犯刑事案件，希望人家沒有犯刑事案件要實施道德教育。這古人有古人的辦法，這都是仁義並行，國君是這麼作的。今日之下辦教育的人，就要從這裏好好的學一學了，當老師的人也要從這裏好好學，作家長的人也要學。

這一段文王作的卦辭，他講這貴，貴就是文化，文化就是文質彬彬，講文有武，文武這兩者並行。在堯舜時代，在五帝時代，它是天下讓给人家的，沒有用兵的時候。堯帝以前有用兵的時候是軒轅黃帝，那蚩尤在作亂，他就是用兵來對付蚩尤。堯舜之後夏商周三代，禹王是接受舜帝讓給他的。到了後代呢？夏朝出現一個夏桀

王，成湯王就要用兵了，成湯王是聖人，他用兵就是有仁有義，他弔民伐罪，他出自本意還是仁。只講仁，夏桀王不會把天下讓給他的，他要動武，用兵了，用兵就是義。到了成湯王後代出了殷紂王，周武王他不出兵，殷紂王也不會把天下讓給他的，武王也要伐紂，伐紂一動武，雖然是弔民伐罪，一發動戰爭，兩方面都有死傷，《書經》裏面形容武王伐紂「血流漂杵」，血流的時候，把人家家裏搗米的木棒都把它漂起來了。孟子不相信，那有這回事情呢？但是實際上一發動戰爭，不流血，那有那回事情？仁義之事還是有流血的，所以商代之後都是用武力才能夠得了天下。得了天下之後，成湯王、周武王用武力得了天下，接著講文治。古人常常講：你馬上得天下，不能在馬上治天下。你得天下用武力，騎馬作戰把敵人打敗得了天下，得了天下你還是用武力來治天下，那天天下治不好就亂，還是亂。所以馬上得天下，就要下馬了，然後坐下來制定法令規章、制禮作樂了，然後才治天下。周公制禮作樂，聖人制的禮樂，周家的禮樂一直到現在，這是文治。武功是武功，一定要講文治，賁卦在這裏講武功得天下的話，你不講文治，那就跟秦始皇一樣，一轉眼就不存在了，要知道這個道理。

卦辭要這麼去領悟，悟了之後，不但治國平天下，我們對待一切人都要這樣，用在修道上更要如此。修道不講剛柔交濟、仁義並行，修道也修不好。修道，比如說在佛法來講戒定慧，要講戒律，但是那戒律要懂，古代那一位制定戒律的，然後學戒律的大法師叫他律師，他都懂得人情世故，戒律，自己講求守戒律，在教化別人時絕不會把這戒律要求人家。為什麼呢？眾生的習氣不相同，你要一律的拿這戒律教化一切人，你講的戒律，他還沒到這程度，讓他起了反感了，那怎麼辦？所以真正古代那個律師——戒律的大法師，因人而異，度化眾生必須要講戒，但是戒因人而異的，這就是仁義並行。

剛柔要調濟，儒家孔夫子講仁——道德仁義，道德仁義它怎麼調和呢？講游於藝，用種種藝術，講仁，還制立了很多的禮，這禮是周公制的。孔夫子教人家學禮，約之以禮，禮就是講規矩，如果不守規矩，你講這仁，一學就學壞了。就拿父母對於兒女來講，尤其是作母親的人，母親不了解這道理，對於兒女溺愛的話，反而使這兒女學壞了，順著兒女不好的習氣發展，這就溺愛。所以父母對於兒女的教育要

教他學規矩，小孩從小就要教他學規矩，學規矩就是義，應該這麼作的。在規矩之中教他仁、恕道，能夠把他培養，是這樣的。我們學儒學佛就是學道，學道，我們對於自己，就算自己來守戒律，一天到晚來守這戒，那你受不了。過去雪公講書就講孔夫子本人，你看看〈鄉黨〉那一篇，在外面辦事情的時候要規規矩矩的，回到家裏面來生活也很輕鬆，他有悠閒輕鬆的一面。所以我們學了這一卦的卦辭，我們就懂得怎麼樣來修道、怎麼樣的來辦事情，過去雪公還拿孔夫子是這樣的修法來教大家。

宋儒就不是這樣，宋儒自己，當然他要講規矩，講學這禮，他也拿這對待他所教的學生，所以跟他學的人學這樣子，然後叫人家也是這樣，死板板的，沒有輕鬆的味道，這個教育是不能成功的。現在有一些家長，他自己個性剛性的，拿自己的標準來要求人家，結果他的兒女跟他學，將來他到社會上辦事，待人接物也是那個樣子。

在這當中，我們學學聖人的卦辭，再學學孔夫子，不是那個樣子的，拿這個在

這裏來修道學辦事，非常輕鬆自在的，我們學道就是在這愈學愈輕鬆，愈感覺有樂趣。你那樣一天到晚把禮的規矩放在心上，戒律條文，你學得很沈重。再拿自己的標準來要求自己的兒女，那兒女也受不了。兒女就是受得了，照你這樣學，他將來學你這個樣子來對待別人家，他這人到處不受人家歡迎的。因為自己自主的意識太強了，沒有柔和的意味在當中，我們學道要往這裏面來領悟。所以卦爻文辭了解之後，真正我們學，學我剛才講的那一段，往這邊去學的。

周易集解纂疏講記（十七）【賁卦】

下面是〈象傳〉，〈象傳〉是孔夫子寫的，他就解釋這一卦，就叫〈象傳〉。

○象曰：「賁亨，柔來而文剛，故亨。分剛上而文柔，故小利有攸往。天文也。文明以止，人文也。觀乎于天文，以察時變。觀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」

這〈象傳〉，前面的卦辭本來也叫象辭，這裏象曰是〈象傳〉，文王作的卦辭也叫象辭。那〈象傳〉呢？把象辭連同卦的卦象都把它解釋了，解釋得很完備，我們這裏也是一條一條的解釋，先「賁亨」到「小利有攸往」這一段開始。

賁亨，柔來而文剛，故亨。分剛上而文柔，故小利有攸往。

荀爽曰：此本泰卦。謂陰從上來，居乾之中。文飾剛道，交于中和，故「亨」也。分乾之二，居坤之上。上飾柔道，兼據二陰，故「小利有攸往」矣。

卦自泰來，賁卦就是從泰卦來的，因為講到這一卦從那一卦來的，它有例子，就泰卦來講，它是三陰三陽，三個陰爻三個陽爻，其餘的卦如果是三陰爻三陽爻，

就算是從泰卦變化來的，所以這一卦是從泰卦變化來的，故云「此本泰卦」。那麼泰卦怎麼變化來呢？泰卦原來上體是坤，下體是乾，坤的上爻是陰爻，從上來居乾之中，「陰從上來，居乾之中」，來到下體乾卦之中就是在二爻的位子，這樣解釋的比較簡單一點，實際上泰卦的上爻跟它下邊的第二爻兩者交換，上爻到二的位子上來，二的位子原來是陽爻，到上位子上面去，變成現在山火賁卦了，這樣看起來，這賁卦就是由泰卦上二這兩爻交換而成這賁卦，所以它是從泰卦變來的。李道平就繼續解釋，是以上六之柔，泰卦的上六它是陰爻，陰爻是陰柔的。上六之陰柔的爻，柔爻來文九二之剛。泰卦的九二是剛爻，爻是剛的，來文九二之剛。文雖柔而質剛，文是指這爻它是柔性的，雖然它是柔性，但是它的質是剛的，質剛指下體的乾卦，乾卦整體它是剛性的。又得中得正，上面的上六到二的位子上來，單就位子來講，二爻的位子是陰位的，以六居在下體中間，這一爻是得了中。得正是陰爻居在陰位上，得中得正。這就解釋荀爽講的「謂陰從上來居乾之中」，以乾卦中間這句話。「交于中和，故亨也」。它上爻陰爻到下面來交于中和，在下卦乾卦之中，得其中，得位得其中和，故亨也，所以是亨通。得其中和是非常重要的。

「分乾之二，居坤之上」，就解釋九二之剛，下體乾卦的二爻是九二，爻是剛性的。「是以九二之剛，上文上六之柔」。往上面到泰卦上面的位子上，上文呢？去文飾上六這個柔，上六就是指著這位子是陰位，前面講的這兩爻交換位子。文雖剛而質柔，這爻是陽爻是陽剛的，而質柔，上面這位子按照數目字來講它是六位的，在這讀上，它是偶數質是柔性。而且又非中正，九二到上面去成為上九，上九這位子陽爻站在陰位上，既不中，既不在這一卦之中，也沒有得到正位，正位應該是陰爻站在陰位上才是正位，它不中也不正。這樣看起來，你站的位子上應該是無利，宜无利。沒有什麼利益，然而呢？下面就講為什麼小利有攸往呢？九二這陽爻到了上的位子上，成上九，雖然不中不正，然兼據五四二陰，據就是高據在上面，它據在五四這兩個陰爻之上。陰為「小」，換句話說五爻與四爻都是陰爻，都是小。故「小利有攸往矣」。高據在五四兩陰之上，你據有它，有一點點小利益，所以是有攸往，你往上面，還算是沒有咎了，還有一個小利。把這解釋清楚，下面就解釋賁了，為什麼是賁呢？

天文也。

虞翻曰：謂五利變之正，成巽體離，艮為星，離日坎月，巽為高，五天位，離為「文明」，日月星辰高麗于上，故稱天之文也。

前面虞翻講「謂五利變之正」，李道平解釋為什麼講的是五呢？五失位，這一卦的六五失了位子了。五這數目字是奇數，它是陽位，六五，六是偶數是陰爻，它在五位子上，失了位子，位子不正。位子既然不正，你問的事情利或是不利，你要講利的話就要變了，變之正，換句話說就要把陰爻變成陽爻，陽爻站在陽位上就故「利變之正」。利變之正就是說對你來講有利的，那就只有變之正，變成陽爻站在陽位上。這一變之正的時候，兼有巽離，變之正，那就把六五變成九五，賁卦的上體，上面兩畫是陽爻，下面一畫是陰爻，賁卦上體原來是艮卦，六五變成九五之後，這上體就變成巽卦。所以兼有巽離，這一變之正，上體變成巽卦，又多了一個離卦出現了，這離卦就是互體。賁卦本來下體是離卦，由於六五變成九五，一方面上體變成巽，互體呢？這是上互體，不是下互體，上互體就從三四五這樣算，三四五這上

互就變成離卦了，那就兼有巽離。故「成巽體離」。這就把虞翻注解的「五利變之正，成巽體離」，這兩句解釋清楚了。

再下面虞翻注的「艮為星」，艮為星怎麼解釋呢？艮成終始，艮卦在一年的開始也是從艮卦，一年的終也是在艮卦。因為這是根據〈說卦傳〉裏講的，〈說卦傳〉艮是東北之卦，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。按照八卦的方位來講，艮卦是在東北，東北之卦。東北之卦，比如一年終了在北方，一年開始在東方，它在東北這地位，就北方來講，一年是終了，東方講一年開始春天了，它有成始，所以艮卦在〈說卦傳〉裏面講，它是萬物成終而成始也。就四時萬物來講，春耕、夏長、秋收、冬藏，冬是北方，收藏起來了，而成終了，到了春天又生了，那就是成始。

虞翻注解艮為星，後邊就解釋有離日坎月，李道平就從這裏解釋了，〈說卦傳〉講艮是成終成始，既是成終成始，那就講主四時，主是它管到四時，一年四時，這就是虞翻講的離日坎月。既然主四時了，四時誰作主？虞翻前面講艮為星，艮卦指的是天上的星辰，艮卦既是主，一年四時的話，他指的就是天上的星辰。天上的星

辰是指那一個星辰呢？天上的星辰有二十八宿，二十八宿四方，每一方有七顆星，在北方就北斗，北斗有七星，北斗七星為什麼叫斗呢？像勺子，普通講勺子，就北斗那字來講不叫勺子，叫杓，杓讀標。杓指著北斗七星柄部的那三顆星，前面四顆星是一般舀湯用的湯勺，後面三顆星第五第六第七是杓柄，拿著的柄叫斗柄，也叫斗杓。主四時就是斗建四時，由天上的北斗星，那斗杓建四時。什麼叫做建呢？斗杓指在那一個時辰，比如指在春天就是春季，指在夏天就是夏季，秋天一直到冬天就是冬季，這建就是按照十二時辰，夏曆來講的。建寅，子丑寅卯，我們現在用的夏曆，三代用的曆不同，夏朝是建寅，殷朝建丑，周朝建子，所以三代建月不同，所以月分也不同，就夏曆來講建寅之月就是正月。那麼它這是斗建四時，用夏曆建寅之月是正月，建卯之月是二月，這樣推下去，一年十二個月，這斗柄指在那一個月，就是什麼時辰，也就代表十二個月了，所以斗建四時。故艮主斗，艮卦這一卦它是主斗的，來標示一年四時。斗，星也，斗就是星的意思，斗叫做星斗。因此虞翻注解艮為星，故「艮為星」。把這艮卦代表天上的星斗解釋了。

又僖十六年左傳，《左傳》是解釋《春秋》的，《春秋》是孔夫子寫的一部經，《左氏傳》在僖公十六年有記載「隕石于宋五，隕星也」，這是《左傳》裏面的兩句話。艮為石，故「為星」。《左傳》裏面講隕石于宋，隕當落字講，在宋國從天上落下這石頭五次。下面一句隕星也，隕是天上的星落下來的，這是《左傳》裏面的兩句話。李道平的解釋艮為星，艮就是石，就是天上所落下來的石頭，石頭就是代表天上的星落下來的，石就是星，艮為石，故為星。

再講到互離坎，六五變成九五了，上體變成巽卦，中間互體就變成離卦。互離坎，上互是離卦，下互就是坎卦，下互就是從二三四，這三爻就變成下互坎卦，故「離日坎月」。離是代表太陽，坎是月亮的象，坎月。「巽為高」，說卦文。巽卦在《說卦傳》裏面講，巽有高的象。五位天德，故為「天位」。五的位子它是陽位，它是天德，為什麼天德呢？就這六畫卦來講，初爻二爻是在三才地的位子，三四兩爻是人的才，五與上是天道，天地人三才，所以五的位子是天德，所以叫做天的位子。下經云，下面的經文，不是六十四卦的下經，是講這一卦下面的經文講「文明以止」，

就下面〈象傳〉的經文裏講，故「離為文明」。

李道平舉出〈中庸〉的話說，中庸曰「日月星辰繫焉」，這一句話〈中庸〉裏面講，查查〈中庸〉原來的經文，它是這麼說的，它說「今夫天，斯昭昭之多」，你要看看天的象，昭昭之多，看看沒有什麼東西，看看天空裏面只是一片光明，昭昭是光明，看看天空是空空洞洞的這一個象而已。「及其無窮也」，你要講到天空裏面出現的那些象，講到天空的本體是昭昭，一片明亮空空洞洞的一個體而已，講到天空裏面所有的象，那是無窮的。無窮的拿什麼來講？「日月星辰繫焉」，就是這裏面所舉的，〈中庸〉裏面所講的日月星辰繫焉。又〈中庸〉下面還有一句，「萬物覆焉」，在天空裏面有日月星辰，我們在大地上看天空，日月星辰就是掛在天空裏面，大地上萬物也是由天來籠罩，那就覆，覆蓋大地萬物，這什麼呢？這就講天的文。故云「日月星辰高麗于天」。日月星辰高高的麗于天，這麗是附麗在這天上，這裏只講星辰，星辰太多。

中國的學術思想，你要講的多，就是〈中庸〉裏面講無窮無盡的。無窮無盡你

將來怎麼運用，那就把它歸類，那無窮無盡的星辰歸為金木水火土五大類。金木水火土這是天上的五大類星辰，金是金星，有木星、有水星、有火星、有土星。這五星分配在五方，木星在東方，火星在南方，金星在西方，水星在北方，土星在中央，配合五方。五星在天上就代表天體裏面數不清的星斗。現在科學家天文學家，今天又發現一個星了，再過些時候又發現一個星了，其實可以說是發現不盡的，無窮的。這無窮的星從那兒來的？歸類就是金木水火土五星，金木水火土從那兒來的呢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個數目字，一三五七九是陽數，二四六八十是陰數，陽數是什麼呢？陽數是從太極起來的陽儀，陰數是從太極起來的陰儀，陰陽兩儀就是兩種氣分——陰陽二氣。換句話說，這五行金木水火土，就是由陰陽二氣生出來的，陰陽二氣就是太極裏面生出來的。那麼宇宙無窮無盡的星從那來的？就從我們人人本有的本性生出來的。你叫哲學家找宇宙的本體，哲學家找本體，他要不研究《易經》的話，他到那裏去找？佛家講萬法唯心，就跟《易經》所講的，萬法都來自我們的太極——就是我們的本性，找到這個有什麼好處呢？那用處太廣了，聖人到世間來教化眾生，我們在人世間來求學，都要明瞭這道理，不明瞭這道理，你求學想成聖人，

那門都沒有找到。門找到以後，那用處廣了，哲學的，學聖人，一般世間的那一種學問，都從這裏找到正確的方法解決那些問題。

方才講到「艮為石，故為星，互離坎，故離日坎月，巽為高，說卦文，五位天德」，是天的位子，就人來講是天子的位子，「故為天位」。下面經文也是〈彖傳〉講的，「文明以止，故離為文明。」〈中庸〉曰：日月星辰繫焉，故云日月星辰高麗于天」。〈中庸〉裏面前面已經講過了，我再把〈中庸〉的文字再說一遍，〈中庸〉開始講，「今夫天，斯昭昭之多，及其無窮也，日月星辰繫焉，萬物覆焉」，這裏舉出〈中庸〉來就是那一段的話，在那一段話裏面，這裏只引用日月星辰繫焉。本來講到這裏就可以，可以就是解釋清楚了，但是我為了幫助各位在各種學術方面怎麼能夠運用，所以我要增加一些解釋。增加一些解釋我前面也講過，現在你看天文學家，找太空裏面的星辰，過些時候又發現那裏又一顆星了，又找到一個黑洞了，黑洞就是很多星聚在一起，再過一時候又發現了。我們這裏，我可以跟各位說，以現在只製作物質，不能進入心靈境界的話，他永久也找不清楚。永久找不清楚，你這學問

就不是真學問，你發表再多多，對於人世間沒有真實的用處，而且還發生很多反作用。

所以我在前面跟各位說中國的學術思想是用歸類的方法，用分類的方法把無窮無盡的星辰分成五大類，分成五大類有什麼根據呢？有根據，無窮無盡的星辰分成金木水火土五類，有金星、有木星、水星、火星、土星，配合五方，前面講過了。你根據五方的星辰在天上、在大地上就是五方，這金木水火土五行是從陰陽二氣生出來的。陰陽二氣是從太極，太極是寂然不動，寂然不動是孔夫子講的，在佛法就是如如不動，寂然不動的太極要起作用的話，就是生出陰陽二氣來。所以孔子在《繫辭傳》裏講「易有太極，是生兩儀」，兩儀就是陰陽二氣，它要起作用的話，必然要起陰陽兩氣。「兩儀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」，這裏引用孔子在另外一個地方講天地二天三地四，一直到天九地十，十個數目字，一三五七九是陽爻，是陽氣，二四六八十是陰爻，是陰氣，這陰陽二氣都是從太極裏面出來。太極要起作用，它出來的話必然是有次序，不會亂的。聖人已經成為聖人了，他到世間來教化一般人，他本人對世間萬事萬物他都通達，都了解，他的言語行為也一絲一毫不會亂的，他教

人來學也是學這不亂。那就是孔夫子教人家「博學於文，約之以禮」，從禮上來學，禮就是講天地之序也，講究秩序、講究規矩。有這規矩，有這秩序，就學到聖人一切事情都是不亂，你不講規矩、不講秩序就亂了。懂得這道理的時候，我們知道萬事萬物就從我們太極、我們人的自性裏面出來的。我們自性出來的時候，聖人是必然通達了解，我們一般人不了解，為什麼不了解呢？開始的時候我們就不明瞭太極是本有的，向外面追求。向外面追求你把《易經》學得再好，幫助人家占卜，《易經》裏面有一句話，「易為君子謀，不為小人謀」，小人是我把這占卜，占到之後對我怎麼有利的，我做生意怎麼樣能夠賺錢，我選舉的話怎麼樣才能夠當選，都為自己的利益，你求這個，《易經》不靈的，君子儒是捨己為人，那才靈。

所以用在世間萬法上，這裏舉的就是〈中庸〉，〈中庸〉第一章重要，前面就講「天命之謂性」，到後來正在用工夫的時候，就是要「致中和」。致中和怎麼致法子呢？了解一切從自性裏面出來的，我們一切順乎次序、順乎規矩。就五方的方位來講，它配合四時的，四時，什麼時候該做那些事情，吃東西，什麼時候吃那一種食

物，用藥的味道，那一味藥有陰有陽的，分開來講合乎五行有五味。我們只知道這原則，我們沒有學過醫，那專業我們不懂，我們只知道原則，學過醫的話他就知道，他要把這五味的藥味能調理得非常適當。我們只知道吃食物的味道，食物的味道有甜酸苦辣鹹，適合四時的、五方的，在春天以酸味為主，酸味多吃一點，是陽屬於東方陽剛的。我是按照經書《周禮》上面講的，專業的話他有他的講法，五方五味，吃東西也是這樣注意的。但是酸味以現在來講，味道酸的跟現在食品檢查的酸性不同，酸性什麼呢？甜的味道才是酸性，很甜的糖吃得多了，它是酸性的，酸味它不是，你吃東西很酸的味道，它不是酸性的，它現在所講是合乎鹼性的，這要分清楚，要問專業，不是專業我們不能講。食物、看的顏色以外，聲音的五音要調和，宮商角徵羽五音，用在歌詞方面唱出來的歌，用在樂器彈奏出來，你不論是用高音、中音、低音，那都沒關係，最重要就是五音都要能夠和諧。用樂器彈奏出來有八種樂器，八音和諧無相奪倫，這個音侵佔那個音，那個音侵佔那個音，那就不和諧。音樂這一門，你只從這一方面就可以把我們的太極本性引發出來，也就是說你從音樂方面就能夠找到自己的本性。找到自己本性就是佛家所講的明心見性，就能證到自

己的本性。音樂如此，其他裏面，〈中庸〉裏面講的致中和，從五行、五味、五色，這在〈月令〉裏面講的非常多，各位可以自己研究。

我在這裏多講這些提供各位，你學這《易經》，懂得〈中庸〉所講的「日月星辰繫焉」，從世間我們所看見的一切現象，這些現象都來自我們的本性。我們要學聖人，都要明心見性，萬法都要從這本性出來的。本性是沒有亂的時候，我們要用明心見性，要求本性，就從有秩序有規矩，從這裏開始學。學的時候你的效果怎麼樣呢？世間法的效果你試試看，你日常飲食、欣賞音樂、起居一切的行為，你這樣學，效果馬上就出現。用在人世上講五倫，五倫教育今日之下很難講，今日之下五倫都亂了，學個五倫都是正常的，那家庭沒有問題，不但沒有問題，一步一步的，家庭都是一個有道之家。你說你有病，你病找高明的醫師，把你好好調理一下就好，他好好調理是用藥物，用物理給你治療，給你復健。真正好的高明的醫師，他除了用這方法以外，他在心理方面跟你講，教你陰陽調和。《黃帝內經》裏面講「法於陰陽，和於術數」，這就教你調理陰陽，法於陰陽。和於術數是心理，你病人的心

理要配合藥物來調理，所以在〈中庸〉裏面致中和，夠我們研究的。你往這好好的虛心研究，不要聽現在外國人講那一套，他是捨棄心法往外追求，說句話就是他們都是外道。講任何學問，他們聽的音樂也是外道，他們音樂不是像我們中國的國樂，我們講的是中和，五音調和，外國人強調他是抓住那一點特別的強調出來，那是不能叫人心理平和的，叫人在那裏亂心出現，狂歡，一狂歡，那就是〈中庸〉裏面喜怒哀樂那些煩惱，它是教人學煩惱，不是教人家學平和，這個我們應該了解。

這裏雖然多花些時間，幫助各位在這裏知道怎麼的用法。知道用法，表面看，無論那一種學問，開始世間法這方向就對了。就是出世間法，孔子在〈繫辭〉傳裏講「形而上者謂之道，形而下者謂之器」，器就是世間種種的學問，我們知道世間的種種學問，就從世間的學問，根據這個原理來學，就一步一步的學到形而上的道。道與器是一貫，孔夫子講「吾道一以貫之」，就從現象一直貫通到形而上的道，就是我解釋這一段。不是經過雪廬老人過去講〈月令〉講五行的話，現在全世界的人也講不出來。全世界頂尖的，得了諾貝爾獎金的天文學家，他也講不出來，一個是

微觀，一個是宏觀，宏觀就是在天空裏面找星斗，微觀就是找各種分子，有電子、質子、中子等等，這子我也講不清，科學家找到最後夸克，頂夸克，頂夸克再找上，前時候在日本地下挖了很深，用儀器在找，又找出來了，你找出來微觀，微得不究竟。你不懂心法，微細到再怎細微的時候，還有微的時候。為什麼呢？你不懂得心法。所以我們在這裏過去聽過雪廬老人講過〈月令〉，講過五行，我們在這裏才了解，這裏老實說，《周易纂疏》他也是把〈中庸〉舉出來，實際上真道理他也解釋不出來，現在我把雪廬老人講的道理介紹給各位了，你們在這上面以後用心去研究，受用無窮，學聖人就從這裏開始學。

〈中庸〉裏面講「日月星辰繫焉，故云日月星辰高麗于天」，「在天成象」，故稱「天之文也」。「在天成象」，是〈繫辭上傳〉裏的話，這些日月星辰在天空裏面成為天象，如果沒有日月星辰，天只是一片空氣而已。那就〈中庸〉所講「今夫天，斯昭昭之多」，昭昭之多一般人也不懂了，這過去也是雪廬老人講的，一個人執著這現象，他講上天，上天到那裏？坐太空船到天上去嗎？這都是現代人對現在人講

的，沒有知識才講的。有知識的你叫他悟，悟什麼呢？天，伸手就是天，天是無處不在的，大氣這天空，那裏都是天，我們張眼一看，這都是天。我們頭頂上、腳下，那裏不是天？要悟，悟到是無處而不是天，這是過去雪廬老人講的。所以「在天成象」是靠那些現象顯出來的，那叫天文。這還是就那些不悟的人來講，悟的這天文。後邊講的人文，都在我們心中，我們一悟，天都在我們心中，那裏不是天呢？你要證到這天，證到這世間萬事萬物，這萬事萬物為你所用。你悟了之後，這是我們的事情，只要照聖人所講的學這禮、學規矩、學這次序，馬上就能得到用處，這一點，這是雪廬老人傳授給我們真學問在這裏。說到這裏，我把他老人家這學術思想介紹給各位，這樣用的話，就真正得到中國文化。

文明以止，人文也。

虞翻曰：「人」謂三，乾為「人」。文明，離，止，艮也。震動離明。五變據四，二五分則止文三，故以三為「人文也」。

三于三才為人道，三于天地人三才為人道，就六畫卦來講人道，為人這位子，

所以是人為三。為人位，故「人謂三」。虞翻講的人，指的就是三爻。泰有乾人，得陽以生，故「乾為人」。泰卦，地天泰，上體是坤卦是地，下體是乾卦天，讀卦就讀地天泰。在泰卦裏面下體是乾卦，乾卦是講人，就六畫卦上下兩體來講的，乾為人。得陽以生，人是得這陽氣以生，故乾為人，乾卦就叫做人。

「坤為文」，上體坤卦，坤為文。離日為「明」。坤卦，大地上的萬物，它就顯示出這個文，離日為明，這一卦裏面有離卦，離在天上就成為太陽，叫做明。離之中爻，坤二也。賁卦下體離的中爻，離卦的中間這一爻就是坤二。坤二就是坤卦的二爻到乾卦來了，故「文明」謂「離」也。所以文明謂離卦。「艮，止也」，艮卦當止的意思講，故「止」謂「艮」也。解釋虞翻講止是艮也。互體震為「動」，這一卦裏面互體有震卦，震是震動，有動的意思，故「震動離明」。解釋虞翻講的，上面止，艮也，震動離明。

五既變陽，六五既然變成陽爻，變成九五了，據四成離。它就是據在四爻上面成離。六五變成九五，它據在六四這一爻上面成為離卦，上互離體，就從三四五這

三爻就變成一個互體離。上下兩離，由互體離，再加上內卦的下體離，上下兩個離卦，交集于三。兩卦交集在三的位子上，就是九三這一爻。三應上艮止，九三與上相應的，就相應來講，三上是相應的，九三跟上爻應了，艮止，你與上面相應，遇到這艮，上面的艮卦止住。二五分三之文，二分成五分，把九三這文把他分開來，則皆止于三，上下都把它交集在三上面，都是止于三。故「以三為人文也」。文明以止，人文指的是三爻。

下面李道平加上案語。愚案，他恐怕專門講這卦爻，雖然也有離坎震艮這些現象，但是用在人文方面，因為彖辭是「文明以止，人文也」，他也在这補充。補充什麼呢？堯典「欽明文思，安安」，《尚書》第一篇就是〈堯典〉，《堯典》裏面講堯帝他的道德就是「欽明文思，安安」。所以李道平就舉出來了，「欽明文思，安安」就是這裏文明以止的意義，即「文明以止」義也。「欽明文思，安安」，為什麼就是這裏的文明以止呢？文明以止是孔夫子〈象傳〉寫的。孔夫子是祖述堯舜，他把堯舜之道來敘述，所以在這裏李道平把〈堯典〉那一句話引用到這裏。〈堯典〉裏面

「欽」是代表堯帝的一切威儀具備了。「明」是他的智慧、道德照臨四方，無所不照的。他的「文」是能夠經緯天地，都是他能夠治理的。「思」是他的智慧通達一切。所以中國解釋聖人，通明就叫做聖，這是堯帝。在這裏舉出來，用在人事上，講到人文就是堯帝的「欽明文思，安安」。為什麼呢？以這欽明文思四德，安天下人的當安者，就拿這四德使天下人都能夠安下來，安下來就能夠學道，就能成聖人。
觀乎于天文，以察時變。

虞翻曰：日月星辰為「天文」也。泰震春兌秋，賁坎冬離夏。巽為進退，日月星辰進退盈縮，謂眇側肫也。曆象在天成變，故「以察時變」矣。

離為目，故為「觀」。《象傳》就是觀乎天文。觀乎天文這觀字從那兒出來，就是這一卦下邊是離卦，離它的象很多，其中有一項叫目，我們人的眼睛，離就是眼睛，這目，故為觀。把《象傳》的觀字這出處講出來了，「日月星辰為天文」，明月加上星辰，天上那個五星，五星就是金木水火土，在天上五種星，這是天文，前面也解釋過了，觀乎天文，觀就是從離卦裏來的，天文指的就是日月星辰。

以察時變，時，虞翻在這前面就講過了，就是泰卦賁卦這兩卦合起來講有四時，時就是一年四時春夏秋冬，春夏秋冬怎麼看出來這一卦裏面有呢？先看泰卦，這是虞翻注的。為什麼講泰卦呢？因為這賁卦就是從泰卦出來的，泰卦上爻跟下邊一交換，就變成山火賁了，原來是地天泰，泰卦裏面的上六跟九二這兩爻一交換，就變成這賁卦了，因此賁卦就是從泰卦來的。現在講四時就把這兩卦合起來講，泰卦那一卦有互體震，三四五這三爻就是震卦，是互體，這互體在六畫之中是上互體。還有下互體，下互體就是二三四這三爻，就是兌卦。因此在泰卦裏面有兩個互體，一個是震卦，一個是兌卦，釋已見前。時，四時也。泰互震兌，震左為春，兌右為秋。這是講八卦的方位，方位比如說我們坐在北方，北方的左邊是春天，就是震卦，在右邊是秋天，〈說卦傳〉裏講震卦是正東方，兌卦是西方，正東是春天，正西是為秋天，方位跟四時。這是泰卦裏面兩個互體一個是春天，一個是秋天，這兩個時候出現了。再講到賁卦，賁離互坎，賁卦下體是離卦，它有互體，互體是下互二三四這三爻是坎卦，這賁有離、有互坎，這兩個卦也出來了。坎北為冬，離南為夏。兩卦坎是北方為冬天，離卦是南方為夏天，這四時就有了，東西南北就是春夏秋冬，

四方四時都有了。

五變巽，故「為進退」。把虞翻解釋泰震春兌秋，賁坎冬離夏，還有巽為進退。巽在那裏出來的呢？巽是賁卦五爻六五，六五站的位子不對的，五爻這位是陽位，六五這六是陰爻，因此這位子不正，要變，變什麼呢？六五一變，就變九五了。變成九五，賁卦的上體原來是艮卦，六五一變成九五，艮卦就變為巽卦，所以巽卦在這裏就出現了。巽在〈說卦傳〉裏面講「巽為進退」，它代表進退的意義，可以進，可以退，就虞翻講的巽為進退。進退在這裏解釋什麼呢？就是講「日月星辰進退盈縮」者，虞翻前面講巽為進退，接著講日月星辰進退盈縮，這是虞翻解釋〈彖傳〉的「以察時變」，從天文裏面來觀察四時的變化。

李道平在這裏就找出史書的記載，漢書天文志就講到「陽用事則進，陰用事則退，蚤出為盈，晚出為縮也」。這四句話，前面兩句〈天文志〉講到的，後面兩句也在〈天文志〉裏面，這四句不是連在一起的，是在兩個地方說的。《漢書》〈天文志〉講古時候天子他都有日月者，日者就是現在的天文學家，看天文的。古時候日

者那天文學家，看天上的太陽月亮，還有金木水火土五種星，它在天空裏面運行有一定的行程、度數，不會亂的。行程與度數一亂的話，在下面天子所辦的政治就會亂了，古時候天文學是觀察這些事情。陽用事則進，陽是日是太陽，陰是月亮，陽用事的時候，這一年的時候陽氣往外發，太陽它來用事情了，太陽的陽光光線一天一天進，一天一天多起來。就拿白天的時間，這日進，白天時間愈到後來愈長，這是晝間長，夜間短，這叫日進。陰用事，這日光就慢慢退了，陰就慢慢進了，一年四季就有這些表現的。詳細的講就要拿天文學來講，古時候天文學和現在天文學也不完全一致的，古時候天文學是用在人事方面，現在天文學純粹講氣象，它不同。古時就講夏至、冬至這兩個季節，冬至到了，陽氣就逐漸逐漸長了，夏至呢？夏至之前，晝間白天最長的時候，到了夏至以後，日光就一天一天的變短了，冬至以後，日光一天一天變長了。過去小學生都念「夏至一陰生，天時漸短，冬至一陽生，日晷初長」，大概是冬至以後一天一天長。因為杜甫有一首詩，「刺繡五紋添弱線」，冬至以後女子每天可以多繡一根線那麼長，大概不會錯的，冬至以後日一天一天長，夏至以後一天一天短。他這樣講就是日月在天上運行的速度有一定的，就這裏

講陽用事則進，陰用事則退，晝夜的長短，就在日月上面來表現出來。

不但如此，《漢書》〈天文志〉裏面講在夏至的時候，日月還包括五星，在那一個星球那一個位子上面有一定的，錯了位子，就關乎下面天子的施政就發生問題。發生問題怎麼講呢？下面就講到了，「蚤出為盈，晚出為縮」，這日光還有星球，出來早叫做盈，晚出來叫縮。什麼時候早出，什麼時候晚出，也有一定的時間，出得太早，過早了也不好，出晚了，太晚了也不好。它就表示一個天子他辦政治，天子本人他推行政治，他本人操之過急，辦政治辦得過於積極了，要求下邊辦事的人要求太猛了，不給下邊的臣子辦事有一定的時間，他要求太嚴厲了，那麼在天上的日月星辰也就跑得很快。如果天子要求得沒那麼緊急，舒緩、舒緩，就對於下面的人要求比較寬鬆，你天子要求下面寬鬆的話，下面作臣子的人，他就可以懈怠下來了，甚至作臣子的人來爭奪天子的權力了，來奪取，就是君弱臣強。所以君主既不能太急躁，也不能太舒緩，超過了都有問題。下面講的是蚤出為盈，晚出為縮，是盈是縮也有一定限制的，這在《漢書》〈天文志〉就講出來了。

李道平把《天文志》的這四句話引證出來，下面就解釋了，陽用事則進，陰用事則退，這蚤是早晚的早，蚤出為盈，晚出為縮也，這意思就是「謂朏側朏也」者，朏側朏就是虞翻前面講的「巽為進退，日月星辰，進退盈縮」，日月星辰進退盈縮就是從《天文志》裏面引用出來，不過他把這造句簡化了，《天文志》裏面就是後面李道平講的四句話，四句話也是簡化的，在《天文志》裏不只這四句話，很多的，虞翻再簡化，簡化為進退盈縮。進退盈縮引出來，虞翻就講這是朏側朏也。

朏側朏這三句話又要解釋了，李道平說虞翻講的朏側朏，根據說文裏解釋，說文曰，漢朝許慎的《說文解字》講「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」，見可以讀現，也可以讀見，就月亮的本身來講它出現了，就我們人看月亮來講，有見，我們看見月亮了，這個字讀兩種音都可以。《說文解字》就講，晦是在一個月末了的時候，古人講每月三十號那天，從三十到三十一，三十的晚間叫晦，這時候月亮在西方出現了，我們人可以看見月亮在西邊，就叫做朏。「朔而月見東方謂之縮朏」，縮是在初一初二這幾天，初一二三，初一還看不到，每月二三這時候可以看見月亮在東方出來了，

這叫縮胸，胸是形聲字，月是代表月亮，肉字是標音，讀音，所以讀拗，我們現在讀肉，古人讀拗音。那音古時候跟現在有些變化，在內地一直到後來讀肉，也不完全讀肉，讀嘑、讀霸，好多音，各地方發音很多，這是形聲字，形聲字就是月，代表月亮的月字，所以講縮胸。

這再解釋，尚書大傳有解釋，《尚書大傳》裏面就講「謂之側匿」，它把縮胸解釋側匿，「側」即「胸」也。側這字就是縮胸的胸。「肫，召誥傳」，《召誥傳》是《尚書》裏面記載周家的事情，有一篇經文叫《召誥》，召是召公，周成王叫召公到河南洛陽這地方，先勘察這地方，想在這地方建立一個都城，先叫召公去勘察，召公勘察回來回報周成王，這一篇文字叫做《召誥》。《召誥》這一篇經文裏面有《孔傳》，孔安國的傳，在古時候傳就是注解，根據孔安國的注解「月三日明生之名也」。講側匿，側就是胸，胸根據《召誥》孔傳裏面講，這一個月的初三這一天，明生，明就是月亮的光明，月光生出來了，這叫做胸。「日月星辰有遲有疾」，日月星辰有行得慢一點，疾是行得快，這就是講到四時有變化的。變化什麼呢？特別是日月行的

度數有遲有疾。星辰就配合日月它的變化，所謂「時變」也。就是以察時變，觀察天文來了解四時的變化。現在的天文只看氣象變化，在古時候看日月星辰的變化，用在人事方面，用在天子他推行的政治，包括他個人是不是操之過急，或者是很緩慢，這就解釋君臣之間人事上的這些意思，所以察時變。

曆，數也。象，法也。虞翻前面舉出日月星辰，進退盈縮，就是講這眇側眇。後面他就講「曆象在天成變，故以察時變矣」，他講曆象在天成變。怎麼講法呢？什麼叫做曆，什麼叫做象，李道平就解釋曆就是數，象就是法。數就是看見天上日月星辰的度數，象就是法。法呢？就是地上的人，講到人文，天子你叫日者來觀察這天象，那你就取法於天象——天的日月星辰的度數。

為了要解釋曆象，李道平又舉出了〈考工記〉，〈考工記〉就是《周禮》〈天官〉〈地官〉然後春、夏、秋、冬，六官，〈冬官〉後來找不到，沒有了，找不到但是有〈考工記〉，就把〈考工記〉當作〈冬官〉，所以在六官裏面有〈考工記〉。《周禮》的考工記曰「天時變」，故「曆象在天成變」，〈考工記〉裏面有這一句話，天時變，

用在這裏，曆象在天成變，這曆指著天上日月星辰，日月有它的度數，星辰五星也有它的度數，這在天上可以看出來。象呢？天子叫日者來觀這象，就是要取法於天上日月星辰的度數，來反省自己的政治。為什麼〈考工記〉講天時變呢？〈考工記〉這一句話是講繪畫的事情，古人畫畫他都有表法，在天時變這一句話裏面，他是講畫這天時，天時的天象四時不同，方位也不同。比如說春天是青色，秋天是白色，夏天是南方赤色，到了冬天是北方黑色，青黑赤白，四時的顏色。四方的顏色，中間是中道是黃色，你畫畫像天時的話。用在人事上，指導人事，那天時的天象，它四時有變化，只講天時變，因此後面講曆象在天成變，天上的日月星辰它四時在那裏，顏色、星運行的度數快或是慢、都有一定的度數。那麼你觀察天文，你在畫畫的時候，來用在人事上面，要知道天的日月星辰四時的不同，這叫以察時變，時變，時字重要，不是一成不變，要有變化的，所以「察時變」也。這一句解釋完了，漢儒解釋《易經》他就是這麼解釋的，雖然麻煩，你耐心慢慢研究的話，他講得非常清楚，處處有根據，這是它的好處。

觀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

虞翻曰：泰乾為「人」，五上動體既濟。賁離象「重明麗正」，故「以化成天下」也。

干寶曰：四時之變，縣乎日月。聖人之化，成乎文章。觀日月而要其會通，觀文明而化成天下。

兩家注的，下面李道平分別解釋，先解釋虞注。虞翻注是泰乾為人，泰內乾，泰卦的內卦是下體是乾卦，故「泰乾為人」。五上皆不正，就賁卦來講，五爻上爻皆不正，五爻是陰爻站在陽位上，上爻是上九，陽爻站在陰位上，所以五上這兩爻站的位子都不正。動則成既濟。動就是變動，要把它變正出來，這兩爻怎麼動呢？上九變成上六，六五變成九五，這兩爻一變動，賁卦的外卦也就是上體，賁卦上體原來是艮卦，現在這兩爻一變，變成坎卦了，把上體變成坎卦了。坎為水，下邊離卦是火，水火既濟，就變成既濟這一卦。五上兩爻皆不正，動而成既濟，這兩爻一變動，賁卦就變成既濟卦。賁三有兩離象。賁卦的九三有兩個離象，上五這兩爻一

變的話，原來賁卦下面是離卦，五爻一變，那麼三四五這互體就變成離卦了，互體離，所以賁三，九三它有兩個離象。就下面來講，它是離卦的第三爻，就上面的互體來講，它是離卦初爻，它這三是有兩個離象，它站的兩個離象都有它。離象傳曰「重明以麗乎正，乃化成天下」。離卦的〈象傳〉說重明，離為火，火有照明的作用，兩個離就是重明，上下兩個離，所以重明以麗乎正，乃化成天下，從那裏出來的。三五兩離為「重明」，賁卦因為五上兩爻一變，就變為既濟卦，既濟卦就是麗正，體既濟為「麗正」。麗正就是既濟這一卦六爻皆正，從初爻到上爻，每一爻都站在正位上面，所以麗正。麗正就是重明，都正了位了。坤上來化乾二，泰卦上面的坤卦上爻上六，到二爻的位子上來化這乾二，泰卦內卦是乾卦，坤上一爻來化這乾二，這是「坤化成物」。就是坤的上爻到乾的二爻來化成物。「乾為天」，坤為「下」，泰卦的乾卦是天的象，坤為下，坤下來了，故「觀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」。這從人文，就觀察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這就是指坤的上爻到下面的乾卦，乾為天，就把這天來化成物，下，它是由上而下，到下邊來，解釋〈象傳〉「以化成天下」。

再解釋干寶的注。干注，干寶注「四時之變，縣乎日月。」繫下曰，〈繫辭下傳〉講「日月相推則明生，寒暑相推則歲成」，故云「四時之變，縣乎日月」。這是解釋干寶的注解，干寶注「四時之變，縣乎日月」。在〈繫辭下傳〉裏面，〈繫辭傳〉是孔夫子寫的，這是〈繫辭下傳〉講「日月相推則明生」，日月相推，白天太陽出來，夜間月亮出來，互相推，日月相推則明生，光明就生出來了，白天有太陽，夜間有月亮，明生。這是古人講法，你不要以現在講的，現在月光是從太陽顯出來的，我們現在講古人就照古人的講法，日月相推明生出來了。「寒暑相推則歲成」，寒暑相推就是春夏秋冬，秋冬，從秋天開始慢慢就寒了，到冬天寒得最厲害了，大寒的時候寒到極處，春天慢慢就暖和了，慢慢就變成夏天。寒暑相推就一歲，一歲是春夏秋冬，這寒暑的兩種氣在那裏，所謂推的時候，來往，你來我往，我來你往，這是相推，成就一年的四時，所以說四時之變縣乎日月。縣讀旋，我們一般讀法讀縣，縣市長的縣字是假借字，原始是懸字，東西懸掛在那裏，這一個字你看看左邊是手字，一個人的頭，把他倒過來了，右邊是系字，一條繩子藉著這個把它縣掛在那裏，它是原始的字，原始的意思。後來這字借用到別的用法了，所以下面加一個心字，

因為這個縣字借用別意思了，所以後面再加一個心字。我們現在所認的一個懸字，原始就是這個縣字，所以經典裏面還是用這個字，「縣乎日月」，在天空裏面，日月星辰懸掛在這天空裏面。

論語曰「巍巍乎其有成功也，煥乎其有文章」，這是孔子讚嘆堯帝，在《論語》〈泰伯〉篇裏記載出來的，記載孔子講「大哉堯之為君也，巍巍乎，唯天為大，唯堯則之」，前面講的唯堯則之，只有堯帝他的法則，法則那天，那麼偉大，在歷史上講只有堯帝可以則，效法這天，唯堯則之。到後來誰呢？有一個人，一個女皇帝，武則天，他把自己取號則天，他把自己比做堯帝，這是他自己取自己名字，實際上則天是孔子來讚美堯帝的，讚美堯帝是唯堯則之。下面就講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，巍巍乎其有成功也，煥乎其有文章」，這是《論語》記載孔子讚美堯帝的那種道德，那種道德辦理政治是成功的。煥乎其有文章，堯帝政治辦成功他有文章，文章有章法的，他的文章就取法於天文，天文的日月星辰運行的速度，經過天空裏面它有它的軌道，它有它星球的位子，日月的位子不亂的，所以他成功了，有文章。

有文章就有章法，我們一般人說寫文章，文章有章法，不亂的。堯帝就是巍巍乎其有成功，這個成功，孔夫子是祖述堯舜，就是他，從堯帝開始讓天下，把天下讓給舜帝，舜帝又把天下讓給禹王，讓天下這是成功的。他的讓純粹為天下人，不是為自己的權力，他認為舜帝能夠把天下人的事情辦得好，所以把帝王之位讓給舜帝。這個道理，不是為自己，這是成功的。但讓呢？讓有步驟的，不是隨便讓，他先訪問，訪問到有一個舜帝，舜帝他是個大孝子，大孝子這個可取，然後把他請過來，請過來先交給他很多工作，訓練自己的工作能力，到後來一切都行了，把天下交給他，這就是文章，有步驟的。故云「聖人之化，成乎文章」。聖人能夠化成天下，你看看，不是堯帝誰辦得到？他那樣慎重，從他開始，在堯帝以前不是讓天下，從他開始把天下讓給舜帝，這是了不得的事情，讓得那樣有章法，合乎其文章，這就是聖人之化成乎文章。這兩句意思就在這裏，不是聖人誰能辦得到？不要說是帝王終身可以作到死為止，現在別說終身了，選一個總統，總統有任期的，他都不肯讓人，不能比。聖人就是聖人，你凡夫眾生就是凡夫眾生，凡夫眾生一切為自己，說實在的話，聖人才是一切為人，為天下人，你講儒家的學術可貴在那裏？就在這裏。

「觀日月而要其會通」，觀察天上的日月星辰要能會通，會通就是會通到這人事。下面李道平就講了，就是〈堯典〉裏面所講的，《書經》開始第一篇就是〈堯典〉，即堯典所謂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」，朞是一年，一年有多少天數呢？三百天有加上六十六天，有讀又，三百有六十天有六天，普通講三百六十五天，他加上時差，三百六十六天，「以閏月」，再加上閏月把時差調整。為什麼有閏月呢？因為天上的星斗，日月星辰它雖然在天空運行，它有時免不了有一點度數，非常微細的有一點差錯，中國古時候計數沒那麼準確，用閏月來把它調整過來，所以以閏月。「定四時成歲」是也。用閏月的辦法，把一年四時定得非常準確，成就一年這一歲。這是用日月而要其會通，會通就是從天文會通到人文，我們現在用農民曆，農民曆計算得非常準確，到夏至這一天，陰氣從三泉之下往外發，冬至那一天，古人用管子在地下試，管子裏有蘆葦裏的內膜，膜皮很薄燒成灰，裝在地下，冬至那一天灰就冒出來了，那陽氣把那灰沖出來了，杜甫的詩「吹葭六管動飛灰」，就是講這個，很準確的，他就是用閏月調整四時的運行，不會錯。

「觀人文而化成天下」，即堯典所謂「欽明文思」，安安。這前面講過了，堯的四德，欽明文思，安安就用這欽明文思這德來安定天下，把天下治理得大家都安，不只大家，四時萬物都安。那時候沒有山崩，沒有大旱災，沒有大水災，物也安。那物怎麼安呢？物是人心顯示出來的，佛法講山河大地一切都是我們人的第八識相分，第八識的見分在那裏變動，見分在那裏不規則、不安定，相分就帶著不安，就亂了。現在天文學家、講地理的，他講不到這裏，所以必得明瞭這個道理，你要使天下人物都安的話，必得要懂得這道理，從改變人心開始。人心個人是個別業，大家天下人是共業，共業不好改，但是你要改的話，先從自己的別業開始，然後你才能改變共業，不那麼簡單，所以欽明文思。下面「光被四表，格于上下」是也。欽明文思，這堯的四德，這四德法則用出來，發出這光明，光明就是智慧。被四表，不但中國，外國，四境的外國，他的光都能夠照顧四方。不但四方，格于上下，格當至字講，以及至於上下，這就是堯帝。

〈堯典〉裏所講的人文而化成天下，以觀察人文，我們現在一般人也講，要有

人文的素養。人文素養，你講什麼人文素養？你教這人，一開始念書的時候，你要好好跟人家打拼，不要輸在起跑點上，書念好了之後，你跟人家要爭取選票，這什麼人文？人文就是像堯帝這樣欽明文思，發出這光明智慧出來，照顧天下人，不但照顧中國，也照顧天下人。這四德沒有那一德完全為自己，這四德用出來就是智慧來照顧天下人的。不但天下，格于上下，上于天文下于地理，中間是人，三才都照顧到了。這是講「觀乎人文」，你要觀察一個人，你這國家你這社會有沒有人文，你先把人文這定義把它弄清楚。什麼叫做人文？你現在講的到處跟人家打拼，紅不讓，我開了紅盤了，我不要讓人家，你這是人文嗎？現在一般都是迷惑顛倒，你要跟人迷惑顛倒學，不但不能解決生死問題，你眼前的生活都有問題。所以我們學了這個之後，你千萬不要跟現在人學，你要跟孔夫子、跟古代堯舜，跟這些人來學。跟這些人學，眼前就得好處，雖然共業就是天下大亂，各處是天災人禍很多，但是我們開始學的話，個別業馬上就安。從個人的身體到家庭裏面、到社會，你跟一般人相處，個人身體，你知道這道理，調理得很好，沒有什麼病的，總之就是陰陽調和。在家庭裏面，最簡單的結構就是夫妻兩人，現在所以家庭問題很多，因為陰陽

不調和，女的說男子是大男人主義，男的說女的：你作女強人，好，我不給你作女強人。陰陽不調和，然後才發生種種問題。為了財產問題，離婚之後，為了兒女的問題互相爭執，爭執不下，帶著兒女一同去同歸於盡，媒體上報導很多，他就不懂得這人文。我們學了這人文的話，共業現在我們力量不夠沒辦法改，但是個別業你這樣學的話，馬上問題就解決了，從自己身體到家庭，以及跟一切人來往，你都是平安自在，平常這樣修得好，甚至問題就一步一步解決，它有這樣的作用。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，整體的這樣講。

周易集解纂疏講記（十七）【賁卦】

下面就是〈象傳〉，解釋這一卦的就是〈大象傳〉，後邊每一爻也有〈象傳〉，那是〈小象傳〉，這是〈大象傳〉。

○象曰：「山下有火，賁。君子以明庶政，无敢折獄。」

古人的注，王虞曰：「山下有火」，文相照也。夫山之為體，層峯峻嶺，峭嶮參差，直置其刑，已如彫飾。復加火照，彌見文章，賁之象也。

下面看李道平的《纂疏》，解釋王虞的注。此以山之峭嶮為彫飾，火之照耀為文章，用山的形狀很陡峭，陡峭就很危險，用這來作彫飾。凡是彫飾的藝術品，它都藉那種叫人看起來很欣賞的那種形狀。古人作文章「文似看山不喜平」，文，作文章，就像看山，山愈陡峭，看起來形狀很陡，比如內地的黃山，那都是陡峭。講到平處，那又難了，文章講到很嶮的時候，一般人欣賞，說文章裏面有很多峭嶮的句子、轉折的章法，出其不意的，它有變化。但是講到最後，一切歸於平淡，作文章作得很峭嶮容易，一切回歸平淡自然最不容易。這裏他是講這山，用山來形容彫飾。

此以山之峭嶮為彫飾，火之照耀為文章，故取象于賁。李道平說王虞解釋〈象傳〉，〈象傳〉這一句就拿賁卦上下兩體的象來講的。所以山下有火，這賁卦上面是艮，艮為山，下面是離，離為火，山下有火，這一句就是上下兩體來解釋這一卦，這叫做賁。王虞解釋這賁就是彫飾來講，裝飾，所以李道平講王虞就是用山的峭嶮，峭是陡峭，嶮，不平的叫做嶮，那麼這叫做彫飾。火的照耀叫做文章，這山指的上面艮卦，艮為山，火就是下面離卦，離為火，就構成一是彫飾，一是文章，就取象于賁。

愚謂，李道平謙虛稱自己愚，李道平自己講。他說，山火象賁者，惡其文之著也。惡是厭惡的意思，不喜歡文太明顯，著就是顯著。火在內而无物以揜之，火在內就這一卦來講，離火在內卦，在內，而沒有東西把它掩蓋起來。則的然日亡，的然的就是明白的意思，沒有東西把它掩蓋，這火慢慢的就亡，沒有了。火在中而有山以止之，火在山下面，在中，有山來把它止住，阻止起來。則闐然日章。闐然跟前面的然是相反的，的然是沒有掩蓋，闐然就是有山給它止在那裏，不要那樣明顯

的顯現出來。闇然日章，章就是章顯，其實闇然它保持比較久。

這兩句話「的然日亡，闇然日章」，就是在《禮記中庸》篇裏面舉出來的，〈中庸〉也是舉出《詩經》裏面的話。《詩經》〈衛風碩人〉篇裏面講「衣錦絺衣」。在〈中庸〉裏「詩曰：衣錦尚絺，惡其文之著也。故君子之道，闇然而日章，小人之道，的然而日亡。」（〈中庸〉第三十三章），引用〈中庸〉，〈中庸〉就引用《詩經》裏的話。原來的意思講「的然而日亡」，就是小人，小人就是自己表現出來，有什麼好處很快就表現出來，他不含蓄；君子是不發散，不發散自己不要表現，是含蓄，這兩個原來意思是如此。李道平把這兩句話舉出來，用在這裏，比如的然日亡，有山止之，則闇然日章。

賁象「山下有火」者，即「衣錦絺衣」之謂也。上面衣讀去聲當動詞講，穿上錦絺衣。錦絺衣這是單衣，不是雙層，很薄的一層，很容易顯露身體出來。錦絺衣，一般字典講沒有裏子，在大陸上春秋的時候穿夾衣，夾衣是兩層，外面一層，裏面又一層，這裏絺是單層衣服。賁象山下有火就是《詩經》裏面衣錦絺衣的意思。絺

衣就是單衣，但是加上錦字，錦綉都有彫飾，彫飾的時候它有花色，它跟完全講綉衣又不一樣。在這裏講，賁象山下有火，就是《詩經》裏面講穿著錦綉衣，雖然這火沒有山遮住，它就完全顯出來了，而現在它在山下，山把它止住就是錦綉衣，有山把它掩飾起來，這是李道平他這個解釋。

這還不算，他還下面講，故雜卦傳曰「賁，无色也」。《雜卦傳》裏講賁這一卦沒有色。賁沒有色的話，那就是闇然，不是的然，這是李道平的意思。聖人講的話，賁，山下有火，就怕這火明顯的顯著出來，這文太顯著了，所以上面有山把它掩蓋起來，掩蓋起來就不像小人的然日亡，那就闇然日章，也就是《詩經》裏講的錦綉衣，也就是雜卦所講的賁是无色，无色是色不明顯。後面他加上案語就補充王虞的解釋，王虞只解釋山的峭嶮，也就是彫飾，下面火是文章，只是把上下兩體的象說出來，這叫做賁。但是為什麼叫賁？所以李道平補充的話，就叫我們學卦的人從山下有火，這象裏面研究它的意思。從象，為什麼火在山下？火上面有山，這代表什麼意思？它用在人事上面，它有什麼教育的意思？所以李道平後面補充的意思，就

叫我們直接從〈象傳〉就了解山下有火，就是火有山在上面把它掩住，從這象就是我們人作一切事情要含蓄，不要什麼事情馬上就表現出來，他補充意思是在這裏。後面這一段拿李道平的補充意思就更明顯了，前面是孔夫子拿上下兩體的象構成這賁，後面孔夫子就拿賁卦這象來用在人事方面。

君子以明庶政，无敢折獄。

虞翻曰：「君子」謂乾，離為「明」，坤為「庶政」，故「明庶政」。坎為「獄」，三在獄得正，故「无敢折獄」。噬嗑四不正，故「利用獄」也。

「君子謂乾」者，泰乾也，君子謂乾者，虞翻講君子指的就是乾卦，這個怎麼解釋呢？這講泰乾也，泰卦中的乾卦，因為這卦是從泰卦變過來的，所以這一卦的本卦就是泰卦。泰卦是地天泰，上體是坤卦，下體是乾卦，所以李道平說「君子謂乾」就是指泰卦的下體乾卦，泰乾也，也就是九三，即九三也。指泰卦的乾，在這一卦變成賁卦的三爻，九三。

離日，離卦它有太陽的象，故「為明」。虞翻講離為明，因為離有太陽的象，

所以它可以照明，叫明。坤為眾，故「為庶」。坤在泰卦裏面的上體坤，坤有大眾的象，故為庶，庶就是庶民，就是民眾。又為事業，是坤為眾又為事業，坤為人辦事業的，故「為政」。政是為國民為大眾辦事情的，為政。就泰卦講，泰卦的坤卦最上那一爻來二，坤上來二，來到二爻，本來泰卦上體是坤，下體乾，泰卦上體這坤是上六，到二爻來，就變六二了，原來泰卦的九二就到上體去了，變成上九，上爻與二爻一交換，泰卦就變成現在的賁卦。成離，內卦坤上來二，內卦就成為離卦了。故「以明庶政」。內卦變成離卦，離卦是日光有照明的作用，來辦理庶政，庶政是什麼呢？泰卦的坤就是庶，政是替國民辦事情，就是明庶政。

坎為「獄」，由泰卦變成賁卦的時候，這裏面就有坎卦，坎是互體坎，賁卦的二三四這三爻互體是坎卦，坎為獄，就法律上面就是獄。這獄呢？說見噬嗑。噬嗑那一卦裏面，解釋這獄解釋很清楚，有司法上面，犯法的人就要給他審判，這就是獄，治獄，這裏講折獄，折獄就是斷獄，遇見法的問題，先審理後宣判，這就是斷獄，噬嗑裏面就解釋過了。在這裏三體坎中，九三這一爻就在互體坎，在坎卦的中

間。故「在獄」。所以九三就在獄中。九居三，九是陽爻它居在三的位子上。三是奇數是陽位，九三也陽爻，它得正，為「得正」，得了正位。故无敢來折三獄也。它位子很正，位子很正就表示說它沒有牽涉到刑事這案件上面，不像噬嗑它牽涉到法律這刑事案上面，九三不是，它得正，所以无敢來折三獄也，沒有人敢來，你這三行為居住在這位子上面一切都正的，法官要來折獄，不敢來了，它沒有這些法律問題。但是噬嗑不同，噬嗑四位不正，噬嗑九四是陽爻，四的位子是陰位，站的位子不正。故上來居三，成豐折四，上爻來居在三位上，那噬嗑就成為豐卦，成豐折四，四一折所以「利用獄」也。噬嗑裏面它是講利用獄，在賁卦它是无敢折獄，這兩者不同。詳具噬嗑。詳細的就教我們把噬嗑那一卦對照的來研究，那就看出來了。

下面也是李道平加上案語。愚案：動无不明，雷電之象也。故噬嗑「利用獄」。一動就明了，這就是講那噬嗑。雷電之象，雷電是火雷噬嗑，雷電之象，故噬嗑是利用獄。明而忽止，明是忽然止住了，就講這賁卦，賁卦這離明，離火在下邊，忽然止住。誰止住？就是上體那個山，艮為山，艮山在止住。山火之象也，所以賁卦，

孔夫子寫的〈象傳〉，无敢折獄，故賁「无敢折獄」。這兩者情況不同，看了古人注再加上李道平的，前面有案語，後面也有案語，前面案語教我們從上下兩體象裏面，知道用在人事上面，後面的案語就教我們比照噬嗑跟這一卦，比照研究。為什麼前面講利用獄、這裏講无敢折獄？利用獄，就是噬嗑裏面，它那一爻不得其位，不正，這一爻呢？九三它是得到正位，要了解這個意思。〈象傳〉雖然只有兩小段，但是非常重要。

○初九。賁其趾，舍車而徒。

賁其趾，

虞翻曰：應在震，「震為足」，故「賁其趾」也。

陽為質，陰為文。陽為質就是陽爻，陰爻就以文。賁之義，賁卦的意義是以柔飾剛。柔是陰柔，陰柔指的就是文，以陰柔的文章來裝飾陽剛的本質。賁初應四，賁卦的初九這一爻，應四，與上面的六四相應，四互「震為足」。賁卦的六四互體是震卦，九三、六四、六五這互體它是震卦，六四它是在這互體震之中，〈說卦傳〉講震在身體它是足。因為〈說卦傳〉裏面把八卦有從人的身體各部分來取象的、有取萬物的，很多，這是取的身體，震為足。四柔來文初剛，六四它是文章，來文就是來文飾初剛，初是初九的陽爻，來文初剛。故曰「賁其趾」，趾是人的腳，足，解釋賁其趾。

舍車而徒。

虞翻曰：應在艮，艮為「舍」，坎為「車」。徒，步行也。位在下，故「舍車而徒」。

又應在艮，初九它相應在艮卦，艮卦是上體四五上，初四相應，初九跟六四相應。「艮為舍」者，舍，置也，就放置在那裏，捨棄不用的意思。手止故「為舍」。手是艮為手，艮比喻在人身上，它又稱為手，艮手來止住，故為舍。「坎于輿為多眚」，坎用在表現事物上面，它在車輛上面，輿就是車輛，用在車輛是多眚。故「為車」。「徒，步行」，說文文。《說文解字》裏面，什麼叫徒？徒就是不乘車子，不用任何交通工具，就是走路的意思，《說文解字》裏就是這麼說的。

李道平解釋虞翻的注，他說初九與上體艮相應，艮卦有舍的意思，舍就是捨棄，閒置在那裏，放在那裏。手呢？艮卦用在人身上面，它有手的一個現象，以手來止住，這叫做舍。坎這一卦又代表車輛的意思，輿就是車，車有多眚。坎卦《說卦傳》裏面，坎代表輿的現象，它有多眚，眚是有了缺點、有了病態，不堪用了，所以坎在輿，輿有多眚的意思。從這意思來講，坎又代表有車輛的意思，雖然是多眚，它

是車，所以在這裏講坎為車，徒是步行，這是《說文解字》講的。

震與初同體，震講互體震，從九三、六四、六五這互體震，互體震與初是同體，互體震第一畫就是九三，九三與下體初九同體，同在一個下體。故初受震賁，所以初受了互體震來賁飾它。自用其足。自己用自己的足。坎與上異體，坎卦就叫做互體坎是下互，互體震是上互，下互體的坎卦，坎與上體不同，上體是艮卦，坎卦它雖然是互體，可是從上往下看，它是下體，它既然是下體，跟上體艮是不同體的，坎與上異體。故舍坎車而徒行也。捨棄坎的車而徒行，自己步行。古者大夫乘車。古時候一切講禮制，跟現在不同，大夫他乘車子。初為元士，初九這初爻它是個元士，故位在下，「舍車而徒」。不乘車子，是「素其位而行，不願乎其外」者也。元士不是大夫，沒到大夫這地位，在下位，舍車而徒，就是他不能乘車，步行。舍車而徒，不乘車子而步行，就是他是元士，就按照元士的地位來行。

「素其位而行，不願乎其外」，這兩句話也是從〈中庸〉裏面引用來的，〈中庸〉講「君子素其位而行，不願乎其外」，意思是君子懂得道理，也懂得那時候國家所

制定的禮制。他懂得禮，所以素其位而行，不願乎其外。所謂素其位而行，舉例子，位，比如在富貴的位子上面，行乎富貴，在貧賤的位子上，行乎貧賤。行乎富貴是怎麼行呢？行乎貧賤又怎麼行呢？在《中庸》裏面注解，都要守住這個道，在富貴這位子上，你要守住這個道，守什麼道？富貴，孔子就講過，《論語》「子貢曰：貧而無諂，富而無驕，何如？」子曰：可也，未若貧而樂，富而好禮者也。」貧而樂就是有道之人，他在貧賤的時候，不失其樂。富而好禮，財物很多的人，他好禮，好禮什麼呢？不但不驕傲，禮是有錢的人就要救濟需要錢財的人，救濟貧困的人。《禮運大同》篇講天下窮民有四種：鰥、寡、孤、獨，有錢有財富的人，你就要來救濟他們，這是富而好禮。並不是現在有錢人，我賺的錢愈多愈好，賺的愈多我自己享受，自己享受還有多餘的，我要留給我的子孫，這就不是好禮了。所以在這裏講素其位而行，你不論在那個位子上，富貴的位子上，你要好禮，懂得這道。在貧賤的位子上，自己的衣食都不足了，就像孔夫子的大弟子顏回很貧窮，不失其樂，他還有樂。他為什麼樂？有道，守住這道，所以《中庸》裏面講：君子素其位而行，不願乎其外。不願乎其外，不要非分的，不要向外求，非分的向外求，那就談不上是

君子了。這裏講古時候大夫才能夠乘車子，所以孔夫子的弟子顏回死，顏回的父親顏路「請子之車以為之槨」，孔夫子講「以吾從大夫之後，不可徒行也」。孔夫子那時候雖然不在魯國作官了，他大夫的地位還是有的，就是有地位，有時候還要上朝，上朝不能徒行，要有車子，所以在這裏講大夫要乘車子。元士呢？他要舍車而徒，元士沒到大夫的地位，不用車輛而步行，才是素其位而行，不願乎其外。不要違背這禮制，古時候一切都講禮、講規矩，不像現代人。現代人你有財富，你不但有自己用的車子，國家沒有規定，你要什麼車輛也好，在台灣製造的車子，你認為不足以表示你的財富，你可以進口車子，進口車也很多，除了進口車子以外，感覺不夠，你買私人飛機，也有。那個國家都不管，可是古時候不是這樣，古時候你在什麼地位，你才能用什麼樣的交通工具，甚至穿的衣服也有規定的，有這些規矩，隨時提醒你學道，不要忘記這道了，不願乎其外。

後面是〈象傳〉，每一爻後面的〈象傳〉是〈小象傳〉，〈小象傳〉也是孔夫子寫的。

○象曰：「舍車而徒，義弗乘也。」

崔憬曰：剛柔相交，以成飾義者也。今近四，棄于二比，故曰「舍車」。車，士大夫所乘，謂二也。四乘于剛，艮止其應，初全其義，故曰「而徒」。徒，塵賤之事也。自飾其行，故曰「賁其趾」。「趾」謂初也。王肅曰：在下，故稱「趾」。既舍其車，又飾其趾，是徒步也。

下面解釋，先解釋崔憬的注。崔注：剛柔相交，以成文飾之義。剛柔相交，這是初九與六四，初四兩爻是相應，初九是剛，六四是柔，這兩爻相應就是相交的意思，來構成文飾之義。「今近四」，崔憬注的今近四這一句話，講的就是應四，謂應四也。「今」指的初九，初九與六四相應，今近四是這意思。初比二，初九在它上面是二，六二。應四，初九跟六二相比，這二個是在一起的，上下比，但是它與六四相應，則「棄于二比」。跟二不相比了。二坎為「車」，二屬於互體坎，它又有車輛的意思。故曰「舍車」。捨棄這車輛。

「車，士大夫所乘」，官位到了大夫的時候，他才能乘車子。二坎是也。六二在

坎，坎就是當車子講。「四乘于陽」，這四爻來乘陽的，六四在九三上面，它乘在九三上面，乘陽。這陽就是三，謂三也。指的就是九三。「艮止其應」，上體艮它有阻止的意義，它阻止初四兩爻相應，艮止其應。謂初也。它就阻止初九跟六四相應。乘剛，故不應初。六四乘九三這剛，所以不應初，四是不與初相應。初守其義而不求四，初九它守住這義，這義是合乎禮的，而不求四，你四既然乘九三剛了，你乘你的，我這初九就不來求你跟你相應了，這是守住自己應該當守的這個義，義就是應該這麼作，故曰「而徒」。

徒步而行者，塵賤之事也。不乘車子步行，步行是沒有官位的，就是塵賤之事。塵是微塵很微細的，賤是貧賤的賤，他沒有地位來乘車子，步行，那就是一般人這種微賤的行為，這是塵賤之事。既不與二比，初與二既不相比，又不與四應，不與六四相應。就初九來講，是自飾其行，而貴其趾者也。自己修飾修飾自己的行為，而貴其趾，把這腳趾貴飾，貴飾這裏講裝飾。一般人要步行，腳要走得穩健，要具備有力氣，腳沒有力氣，步行起來走幾步可以，走遠路那就麻煩，就不行了。所以

這裏步行要「飾其行而賁其趾者也」，飾其行，行路走起路來走得很正當，不要人家扶持，也不要拄拐杖，叫飾其行。飾其行，而賁其趾，腳趾要有力量，像老年人，腳趾一發麻，走路就走不穩了，講這一個意思。

「趾謂初」者，趾指著是初爻，爻位初為「趾」。爻位在初的位子，就比喻人的腳趾。如王注所云，例如王肅講「在下稱趾」是也。就是這個意思。王注，王肅的注「近取諸身」，故「在下稱趾」。在《繫辭傳》裏面「近取諸身，遠取諸物」，這裏講就人身相近的取人身，所以在下稱趾。既舍其車，又飾其趾，故有徒步之象。王肅注解解釋完了。

案語，這案語，前面沒有提到，如果是李鼎祚的案語，在前面應該會有提到，前面沒有，這個時候提到，應該還是李道平的案語。案：禮唯大夫不徒行，照古時候的禮來講，只大夫的地位，他不能徒步而行。初為士，就前面講的元士，故「義弗乘」。普通一個讀書人，他沒有大夫地位的，按照義理來講，他不能夠乘車。

尚書大傳裏面也講過，「古之命民，能敬長憐孤，取舍好讓，舉事力者，命于其

君。得命，然後得乘飾車駢馬。士未有命，不得乘，乘有罰」。這是《尚書大傳》講這一段，講這一段的意思，古時候命民，命民跟命士的意思相同，普通老百姓他能夠成為命民的話，他做了很多事情，得到君主的命令讓他做一些事情。這一種命民他能夠尊敬長輩，憐孤，孤是孤兒（幼而無父曰孤），敬長憐孤。取舍好讓，在取舍之間，君子就要學得取舍，當取的則取，不當取的不能取，就要舍，就在取舍這一方面，他能夠好讓，他能夠讓人，把有些利益這方面就讓出去，讓給人家，這就不錯了。舉事力，國家叫他辦事情，或者他自己做了一些慈善的事情，很積極，用力的去做。這樣的民眾，命于其君，像這樣的民眾，人民由地方官把他報到君主那裏去，得到君主的命令了，然後得乘飾車駢馬。可以乘車，乘車為什麼叫飾車呢？還叫駢馬呢？飾車就是正式的車子，古時候大夫乘的車子有駢馬，附在正式車子的後面叫做駢馬，來拉那車子叫駢馬。駢馬又叫做駟馬，這跟駢馬有些不同的，駢馬是兩匹馬接著一輛車子，而正式的車子它是用四匹馬。這裏講命民，普通民眾得了命令的時候，他因為有功勞，他可以乘飾車駢馬。士未有命，不得乘，沒有君主的命令你不能乘，乘就有罰。這就把《尚書大傳》講的話引過來。下面解釋，若然，照

《尚書大傳》講的這個意思，則命士亦得乘之。命士就是這裏初九，元士也能乘。今士未有命，初九這士沒有得到國君命令，故云「義弗乘也」。這是他補充的意思。〈象傳〉裏講「義弗乘也」，就是解釋舍車而徒。

舍車而徒就是教我們學易經的人，學易經的目的就是學聖人、學道。學道的話，古時候國家制定禮，這是《周易》，禮是周公制的，周公制禮作樂，所以這裏面講禮，最大多數都是周公所制的禮，制定這禮，照禮上面去實行，就是修道。我們修道從那兒開始？修就在日用平常之中，處處守規矩、守禮，就是修道，不要亂，守規矩守禮，一切的行動都有規矩都不會亂的。一方面自己在人世間作事情，都是有條理、有程序的，這你作任何事情都有效果。把這結合在修道上面，你就是在修道，有效果不亂，這就是道。修道怎麼修？我們普通人凡夫眾生，沒有一件事情不是亂的，從內心到外面的行為，都是亂的，他沒有定工夫。要想有定工夫從那裏開始？就要在日常飲食起居、作事情都要有次序，不能夠亂，在世間辦事才有效果，訓練我們的心才是不亂，才是一心。所以佛經裏面講念佛就要得一心不亂，然後你才能

夠成就。其他各宗都要修定功，修定功就要把我們平常凡夫眾生的亂心定起來，入定了定，你這樣才能夠明心見性，才能證到自己的本性。所以孔夫子在這〈小象傳〉裏面講「舍車而徒，義弗乘也」。守住這義，按照禮上規定，你不能乘車子就不能乘車子，你乘車子就亂了。在古時候講禮，違背這禮，現在來講，現在不講禮，講法，要講法，那就違法了，道理在此。我們要這樣研究。

為什麼《易經》要我們學作聖人呢？學作聖人就可以解決生老病死的問題，我們研究就從這些地方研究。不肯這麼研究，只把經文文字解釋完了，那就算了，一點受用都沒有，必得要這樣研究，然後才能由世間的道理貫通到出世間修道的道理。所以記載孔夫子講「七十而從心所欲，不踰矩」，孔夫子到七十歲，那是聖人成就了，成就聖人之後，他在世間教化眾生，還是依照規矩，不違背規矩就是不背禮，就是後邊「義弗乘也」，你要往這邊去研究。

周易集解纂疏講記（十七）【賁卦】

○六二。賁其須。

○象曰：「賁其須，與上興也。」

侯果曰：自三至上，有頤之象也。二在頤下，「須」之象也。二无其應，三亦无應，若能上承于三，與之同德，雖俱无應，可相與而興起也。

李道平的《纂疏》解釋侯果的注。侯果說「自三至上，有頤之象也」。他這裏解釋自三至上，這賁卦從三爻到上爻，體有頤象。這體是互體，山雷頤。先讀上面三爻，四五上，這三爻就是艮卦，艮為山，再從三爻四爻五爻，這三爻就是震卦，震為雷，這樣讀起來山雷頤。四爻其中二爻是重疊的，叫四連互，四爻連在一起的互體，所以漢儒講互體。普通來講有下互、上互兩個互體，除了這兩個比較簡單的互體以外，還有連互。連互有四連互、五連互，這是四連互。從四連互裏面，這體有山雷頤，所以體有頤象。這把侯果講「自三至上，有頤之象也」，把它解釋清楚。

侯果又說「二在頤下，須之象也」。李道平在這裏講頤下，頤就是我們人兩邊

的顛（腮），在顛之下須也。頤下，其象為「須」。須，原始就是這個須，我們人的鬚鬚就是這須字，左邊是三撇，象徵我們鬚子，右邊是頁字，頁字是人的頭，這是原始鬚須的須。到後來這須字借用了。許慎《說文解字》裏面，造字的原理有六種——六書。六書裏面有假借字，所以我們過去的字假借字很多。假借字的時候，就是這須字後來假借到作什麼用呢？須要的須、必須的須，有什麼事情很須要的，就把須字借用在須要上面，須要到程度更進一步必須，必然的要這一個，所以借用到那個意思上面。這須後來又另外造一個字，上面加一個髟字，再加上這須字「鬚」，就是我們現在認得的鬚鬚的鬚，這是後造的字。後造的字，就用原始的須字借用到其他的意思上面去，所以另外造的了。但是在經典還是用原始的須字，所以在這裏講頤下，就是我們人腮的下面，有這象就是須。

須者，陰血所生而體柔。我們的鬚須是從血液長出來的，也是屬於陰。我們一般講氣血，人的身體，中醫師就知道，人的身體裏面重要的有精氣神，這裏講氣。氣是陽的，血是陰的，這神不必說了，陰陽不測叫做神，那比陽更超過了。這須是

陰血所生的，陰血所生它的體是柔軟的。六為柔爻，六是陰爻，陰爻它是陰柔的這一爻。二為陰位，二是偶數，它這位子是陰位，而且又居頤下，就剛才講的四連互的互體，三四五上這是頤的互體，互體頤，二就在互體頤之下，就在頤下，故稱「須」。所以叫做須。六二這須，上附于剛，在它上面的是九三，九三是陽剛，九是陽爻，位子也是陽位，六二就附在它之上的這個陽剛。它本身是陰的，陰陽既是相合，六二附在九三上面，九三陽與陰這兩者就能相合了，因此剛柔相賁，陽剛與陰柔互來文飾，賁就是裝飾，互相來飾，相賁就相飾。故「賁其須」。就解釋賁其須這個意思。

二三俱无正應，這兩爻都沒有正應，因為二與五這兩爻是相應的，兩爻相應就是陰陽相應，但是二陰爻站在陰位是正位，可是五爻呢？是六五，陰爻站在陽位上面，不正，所以二沒有正應。再講到三，九三，九三本身它是正位，可是與它相應的上九，上九應該是陰爻，但它是陽爻，陽爻站在陰位上不正，上爻是不正，沒有正位，因此二三兩爻都沒有正應。但能同德，雖然這兩爻都沒有正應，但是二三這

兩爻同德。則二與三竝興。二與三這兩爻都沒有正應，就這兩爻來講，兩者同德。二與三為什麼同德呢？二也是正位，三也是正位，二與三相附的時候，兩個都是正位，都能同德。就它兩人來講竝興，這「竝」也是正體字，現在的「並」是簡體字，他們兩個竝興，所以「與上興也」，與上就是指六二，六二與在它之上的九三竝興。等到五上易位，現在的六五，上九這兩爻都不正位，等到六五變成九五，上九變成上六。這兩爻怎麼變法子呢？這兩爻互相換位子，換的結果就是九五上六，這兩爻換位子上體就變了。原來上體是艮卦，這兩爻換位子的結果，上體就變成坎卦，坎卦一變連同下體，下體是離卦，離為火，上體是坎卦，坎為水，水火既濟，變成既濟卦了。水火既濟卦在六十四卦之中來講，六爻皆正其位，在這一卦來講上體變成坎卦，整體就變為既濟卦。既濟卦你看一看，六爻都正位了。所以五上易位，皆得其應矣。皆得其應的話，六二與九五陰陽正應，九三與上六也是陰陽正應。這樣的話，須不動，現在這賁卦在四連互之下的六二這鬚須不用動，不用動就不用變，不要變動。必待頤而動，必須等待上面頤一變動了，它就自然相應了。故曰「與上興也」。現在它兩者同德，與上興，等到上體變成坎卦，六二，九三都能相應了，那

更能夠興起了，把侯果所解的解釋清楚了。

後面是李道平加上案語。案：坎乾合而為需。他的案語，就是把前面的侯果所注的解釋完了以後，他認為還要補充的意思。所以他補充的意思講，坎卦與乾卦合而為需，坎為水，乾為天，水天需。二居互坎之下，六二在這互坎之下，變成乾，有需象焉。在這時候六二，上面變成坎了，在坎下變成乾卦就有需象。就這一方面來講，它一變的話，下體離卦就變成乾卦，如果它不變呢？當然也可以，不變你看，下體原來就是乾卦，因為六二是從坤卦來的，就它來或者不來，下體本來就是乾卦，現在講它要變的話，更好，更明白。不變，它原來就是乾卦，所以它變成乾，就有需的象。需是什麼呢？需者，須也。需卦這就須要的須了，這需也就是原來貴其須的須，貴其須是鬚須的須，故曰「貴其須」。他補充的意思，這需是須要，那就把貴其須原始的意思鬚須的須，補充的意思，除了當鬚須的須字講以外，也可以等待、須要，補充有這意思，故曰貴其須。

須，待也。從變成坎，水天需的需，就把這裏的貴其須的須，擴充有兩個講法，

一個是鬚須的須，一個是等待的意思，是這個意思。等待什麼呢？原來六二沒有應，你等待上面六五變成九五，九三就等待上九變成上六，在這裏講，六二就等待上面變化，是這樣，有另外一個解釋，須是待也。初與四相應而賁。這樣一等待上面一變化，初爻與四爻相應了，原來初爻跟四爻還是相應，初九跟六四相應而賁。二與五無應。待五之正，之就是變的意思，等到五變正了，二則賁之。五一變，二與五相應，那就賁之。歸妹六三「歸妹以須」，歸妹六三那一爻，爻辭有歸妹以須。虞彼注云，虞翻在那裏注解，「須，需也」。李道平他這案語，把這裏的須，根據上面兩爻一變，再加上坎與乾相合變成需，他這樣解釋，就把這裏的「須」解釋為「需」，需待的需。他恐怕人家疑惑他這講沒有根據，所以他舉出歸妹六三那一爻，歸妹以須。在那一句話裏面，虞翻的注解說須是需也，拿出虞翻的注解引用在這裏，為他作根據。彼待四，此待五也。歸妹這六三是待四，這裏賁卦的六二是待五來需的，所以兩者相待的不同，而待的意思是一樣。「上」謂五，互震起為「興」，在這裏與上是謂五來講的，互震一起的時候，互震，震為起叫做興，故曰「與上興也」。那就是六二與上興，等到六五變成九五的時候，六二跟它一相應就興了。興為起，興

為起這起從那裏出來的？從互震來講的，互震就是九三、六四、六五這互震，它有的意思，這是六二跟〈象傳〉一起解釋這一爻。

這一爻漢儒的注解，他只把爻辭它的根據解釋出來就完了。解釋完了，我們研讀爻辭、〈象傳〉，古人的注解，這是初步的工夫，只是把周公的爻辭，孔夫子的〈象傳〉，還有古人的解釋看明白了。看明白，我們怎麼的用法呢？這要研究。你讀了這一爻的爻辭〈象傳〉，古人注解解釋完了，解釋完了之後，你怎麼用法呢？孔子在這裏講，貴其須。爻辭只一句話，周公的爻辭就這一句話「貴其須」，孔子〈象傳〉裏解釋「貴其須，與上興也」。六二等待在它之上，跟它相應的上興起，現在跟它相應的那個上沒有變，沒有變你沒辦法興，你想有什麼作為，大環境沒有變動，你起，起不來的，你要大環境一轉變了，你才能起來。在它之上跟它相應的那個原來不正，現在一變正了，兩者有相應，就能辦事情，就能相應。眼前上面那大環境沒變動，你要起來，外面那勢力壓住你，不能起來。怎麼壓住呢？上面是艮卦，艮為山在那裏止住，把你止住，你動不了。

現在是這樣，過去我們老師在講經的時候，他舉出一個例子。古時候有一個醫師，那醫師確實很高明，看到一個病人，那病長在最要害的地方，你叫他治，實在沒辦法治。那醫師就講，這個倒不重要，你痛的地方那不重要，不痛的地方，這個你要注意，我開個藥就在不痛的地方來治。結果那病人一聽心裏就轉變了，醫師告訴我這不痛的地方才是致命的地方，他一邊吃藥，一邊心裏就放在那裏，過一陣子之後，那真正致命要害的病，痛的地方慢慢轉移了，真的轉過來了。轉過來之後，那醫師才說：哎呀，真是萬幸萬幸，真正痛的原來你想用藥來治，治不好，藥力達不到那地方，現在把它引過來，引到這裏，可以治了。

老師就拿那個例子講這一爻，所以你要等待，等待上面一變動才能興起來，上面不變動在那裏止住，你興不起來。拿這一爻孔夫子講的「賁其須，與上興也」，孔夫子〈象傳〉所以這麼重要，我們要注意的，他就是畫龍點眼在這裏。你龍畫起來了，古人畫一條龍，沒有點眼的在那裏，沒有作用，眼睛一點的時候它飛走了，活了。孔夫子〈象傳〉就是畫龍點眼的，我們研讀這一爻，與上興也，等著大環境

變。我們學了這一爻，用在人事上，個人身體的保健，並不是說你身體那裏有病，不能像西醫一樣，動不動就要動手術，要開刀，必得你要懂得從中醫那個道理，全體來診斷。

就個人的修行來講，個人修行、保持健康，修道心理方面，你都要注意陰陽二氣能夠平衡，能夠調和。身體有任何病，陰陽失調，家庭有任何不和氣的，夫妻之間、父子之間、兄弟之間發生問題，都是陰陽失調的，趕快從這地方著手，馬上就見效。個人的修道方面，我念佛念得這麼久，怎麼還有煩惱起來？我修道，修儒家這個道，怎麼沒有效果？還有煩惱，自己不知道用法，要陰陽調和。〈中庸〉裏面就講「致中和」。你要懂得致中和的話，效果立刻就顯出來。這在個人方面，用在社會人羣，我們跟一般人來往接觸，懂得這個道理，你走遍天下沒有冤家對頭，怨親都是一律平等。仁就是有道了，如果說某人對不起我，我作事情他來破壞，我無緣無故的，他來打擊我、來破壞我，這個首先要自己看看，自己善用功的話，自己調養自己，然後你看見天下人，仁者無敵，天下的人都不是敵人了，都是好的緣分

了，有緣才能夠相見相聚，你境界馬上轉變。你辦政治的時候，用處更廣了，你要拿這個，懂得這道理去辦政治，也是天下無敵，可以把它化敵為友，你轉變外在的環境，很快就有效果的。所以我們從這一爻，看孔子講「與上興也」，你要懂得用法，懂得這用法的話，馬上從個人的身體、心理，家庭到社會，你要是辦政治，除了辦政治以外，你在世間各行各業都要辦，每個都有道。

我建議各位你除了了解爻辭、〈象傳〉、古人注解以外，在這用法，你在這上面去研究，轉變環境也有方法的，過去我們老師在講經的時候，舉那例子，高明的醫師就用轉移的方法，大意是這樣。那你要轉變環境，你要有方法轉，個人我們在這世間，遇到佛經所講的怨憎會，現在我們看到外面都是怨憎會，你怎麼轉法？過去我們老師講經的話，轉變的方法很多，那你只好多讀聖賢書，你自然有辦法轉。

○九三。賁如濡如，永貞吉。

○象曰：「永貞之吉，終莫之陵也。」

盧氏曰：有離之文以自飾，故曰「賁如」也。有坎之水以自潤，故曰「濡如」也。體剛履正，故「永貞吉」。與二同德，故「終莫之陵也。」

盧氏講「有離之文以自飾」。這離下面解釋，內體離，內就是內卦，也就是下體，內卦是離卦。故「有離之文以自飾」，離卦是離為火，在天上講又是代表太陽，有文的象，有離之文以自飾，為「賁如」。賁就是文飾的意思。互體坎，這互體坎，上體沒有講變的，所以有坎之水，這坎之水講互體的，二三四這三爻互體坎。故「有坎之水以自潤」，為什麼自潤呢？九三在互體坎之中，又是自潤，為「濡如」。濡就是自潤的意思。詩小雅，《詩經》〈小雅〉裏面「六轡如濡」，六轡這一句話，亦言其光美而沃澤也。轡是古時候用馬來拉車子，前面用二根繩子繫在馬的頸子上面，那繩子從馬頸子上到駕御馬的御者手上，這樣可以控制馬，指揮馬往那邊走，馬就可以把車子很正當的拉著往前面行。一匹馬有兩根繩子就兩個轡，古時候重要的要

人，所乘車子用四匹馬，四匹馬每匹馬有兩根繩子，一般講韁繩，就指這轡，應該有八根轡，其中有兩匹馬的兩根轡繫在前面的軾。軾就是古時候乘車人，車子前面有個橫木，古時候乘車一般是站在軾前面，遇到人要敬禮的時候，手扶這軾向人鞠躬，那橫木叫軾。另外有兩股的轡繫在軾上面，因此抓在駕御馬的人手裏只有六轡。所以《詩經》〈小雅〉裏面講「六轡如濡」，這就講濡這意思，既是有光美而沃澤，沃是很滋潤不乾燥，發出光華出來。六轡如濡就形容那濡字，轡這如濡，這濡形容轡有光澤，拿來證明這裏濡如這濡字，濡是有光潤的意思。

九陽為「體剛」，九是陽爻，盧氏講的體剛，九三陽爻站在陽位上體剛。**三陽為「履正」**。就三的位子來講，它是剛，九是陽爻，站在三的位子上面，履正，好像人站在這位子上，站得很正。**體剛故「永」**，三的位子是剛正的，是剛所以永，永遠它不會變的。**履正故「貞」**，就爻來講，它站這位子站得很正，所以貞，貞就是不要變動了，永貞。這就解釋這爻辭「賁如濡如，永貞」。能夠永貞，所以得了吉，永貞故「吉」。三與二皆得位，九三前面的六二，這兩爻都能得位，故云「同德」。

前面就講了，二三雖然沒有正應，但是都能同德，同德就指兩爻都得正位，同德而皆无正應。所以二乘初，乘就是駕御的意思，六二駕御在初爻上面，四乘三，上面六四來駕御在九三上面。二乘初，四乘三這嫌有陵之者。嫌有嫌疑，有陵駕其下的一個嫌疑。你六二乘初九，你駕陵初九有陵的意思，上面六四乘九三這也有陵的意義，有這嫌疑。但能長守其正，雖然有陵，只要二三這兩爻長期的守住這個正位，這裏講九三，九三只要你守住這其正。五上易位，等到五與上，現在是六五上九，等到六五變正為九五，上九變正為上六，那麼五上易位，終獲其應。那你九三前面六二，兩者都能得其陰陽正應。上為終，在這一卦的上爻，每個六畫卦都是，上了這卦之終了。故云「終莫之陵也」。到最終的時候，沒有那一爻陵那一爻，就莫之陵，莫之陵就是倒裝句法，沒有誰陵誰。

這一爻意思好懂，爻辭周公講「賁如濡如，永貞吉」。周公是聖人他講到這裏為止。孔夫子〈象傳〉就講，所謂永貞吉是什麼意思呢？「終莫之陵也」。陵是駕陵，乘車子。古時候駕車就是御馬，御馬的人就在車子的前面，或者車子裏面，在

車子裏邊的前部分，他拿這轡來駕馬，指揮馬的，這就是駕御的意思，也就是陵的意思。他要指導這個馬，馬不聽從的話，這繩子一拉，馬就聽他的，再不聽的話，駕馬的人手裏有鞭子，用鞭子來對付牠，那就是陵的意思。這裏孔子講九三上面有六四來駕它，來駕御九三，這不合理。九三是又得位，又是陽爻，陽剛，陽用在人事上代表它有智慧，六四你駕在它上，你沒有智慧，來指揮它，來駕陵它，這不合理的。不合理要像我們普通人，你來領導我，我不接受你領導，你就用種種的方法來對付我。這裏講六四，用在人事上雖然他沒有智慧，不見得他沒有學問，他照樣有很多學問，世間書念得很多，他方法也很多，他用種種不正當的方法來對付你，你這九三就煩惱了，感覺很苦惱：你用不正當的方法來對付我，我就想盡辦法來對付你。人世間種種的問題就出現了，人與人之間，國與國之間，民主國家政黨與政黨之間，那些問題都是這樣出現的。出現的問題，不論是古代的政治、現代的民主政治，本意應該都是為天下老百姓，都是為民眾，政黨與政黨之間，國與國之間，一發生對立的問題，把本來的意義放在一邊。本來一切政治都是為著老百姓，他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一邊，互相鬥爭，失去本意了，這樣愈鬥爭愈厲害，老百姓受害

愈深。你看天下事情就是這麼來的，個人與個人之間，我們個人，現在你看看，從家庭裏面到社會，你在機關裏工作，自己開工廠，你對待員工，遇到這些不合理、不講理的人，多得很，那怎麼辦呢？你能夠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嗎？那個沒有有效的。

孔子在這裏講「終莫之陵也」，這裏注解的話，你要對那些不合理的人、不合道理的事情，你慢慢的先把自己的心穩定下來，把它平下來。平下來你稍微等待一個時候，等待什麼呢？最重要的就是等自己的心能夠定下來。我們普通人遇見外面一切不好的環境、不好的人事，我們就跟著它起煩惱，心裏就亂了。這裏講終莫之陵，就等待，必須把自己的心能夠穩定下來，不要起情緒，要用理智。理智出現，情緒化就沒有了，這個時候，你自然有辦法來解決這些問題。自己心裏一平下來的時候，然後你看外邊反對你的人，你原來認為這些人對於你都是不講理，都是沒有道理，這只要你心理一平定下來，然後你才知道，他們都有他們的道理。就是孔子講「六十而耳順」，孔夫子到六十歲的時候，看見天下一切人講的話，一切的行為，聽在他耳朵，都有道理。既然都有道理的時候，事實上那些不講道理的人，你

認為他不講道理有不講道理的原因，他有他的原因。你要把不講道理的原因找出來，你就可以找出辦法來解決問題，是這個用法。

我們看看現在很多的醫師遇到醫療糾紛，你說怪誰，完全怪醫師嗎？完全怪病人嗎？都不簡單，你要看待問題。首先把自己變成理性，不要跟這事情起情緒，就是這裏講「終莫之陵也」，等待自己的心裏平心靜氣的時候，你的智慧就出現了。你要解決一切的問題，就好解決。

我們這裏是修道，修道你要了生死、作聖人，那我們更需要平心靜氣的看法外面的一切環境。人家不講道理，你講道理就好，你一講道理的時候，首先你心裏不起煩惱，然後你才有辦法化敵為友，你才可以教化他們。終莫之陵也，你要從這上面去研究、去用，所謂用的時候，自己真能用出來，你自己不肯行的話，那還是沒用處，知道這用法馬上去作的話，馬上就有效果。聖人的話、孔夫子講的話、釋迦牟尼佛講的話，都是真實語，沒有一句話是虛妄的。你照孔夫子的真實語、學佛的你照釋迦牟尼佛的真實語，去實行的話，行一步就有一步的受用，就能兌現的。

○六四。賁如皤如，白馬翰如，匪寇婚媾。

王弼曰，《周易》的注疏本子王弼注的，這引用他的注。

王弼曰：有應在初，三為寇難。二志相感，不獲交通。欲靜則失初之應，欲進則懼三之難。故或飾或素，內懷疑懼。鮮絜其馬，翰如以待。雖履正位，未果其志。匪緣寇隔，乃為婚媾，則「終无尤也」。

陸績曰：震為「馬」，為「白」，故曰「白馬翰如」。

案：「皤」亦白素之貌也。

下面李道平的《纂疏》，先解釋王弼注。王注：四與初應，王弼講有應在初，這四爻與初爻相應，初四這兩爻是相應，初是初九，陽爻站在陽位，四是六四，陰爻站在陰位，所以四與初應，故「有應在初」。四乘三剛，可是六四乘在九三陽剛這一爻，故闕于三為己寇。闕是隔闕，就是阻礙，被三阻礙了，為己寇，把九三當成自己的寇仇。四與初，雖二志相感，初九與六四，雖然二志兩者是相感，是陰陽

相應，以有所闕而不獲通亨。「以」是因為，因為有九三在當中把它阻礙了，而得不到交通，不得交通就是不得亨通，通是亨通的意思。

體艮為止，在上體艮有止的意義，故欲靜以待之，上體是艮止，六四就在艮卦之內，艮卦下邊這一爻，所以守住靜態來等待。則疑初之應己，又恐怕疑惑初九來與它來相應，而不欲靜也。又不想靜靜的待在那裏。互震為動，這互體震有動的意思，故欲進以應之，如果要往上進取來應的話，則懼三之難己，又恐怕九三為難它，而不欲進也。這樣六四來看的話，進退兩難，故「或飾」而「賁如」，既然進退兩難，進不得也退不得，所以或者是飾，飾就是好好把它整飾，飾也有整飭的意思，整飭自己而賁如。「或素」而「皤如」，素是淨淨的就是白的意思，而皤如。內懷疑懼，內裏的心裏面有疑懼，而无定也。沒有決定的心理。那麼心理不能作決定的話，那只好怎麼呢？但「鮮絜其馬，翰如以待」。鮮就很新鮮的，絜是清潔的潔，普通左邊加三點水，經典不用三點水，就這絜字，跟清潔的潔是一個字。鮮絜其馬，這馬把它清洗得很鮮、很乾淨，翰如以待，翰當白字講，白白淨淨的這個馬，以待，靜

靜的在那裏等待。

所履雖正，它所站的位子雖然很正，未敢果志遽進也。六四站的位子雖然很正，但是還不敢果志，果是果斷，它這志，志在進取，還沒有遽進，遽進是外面的環境沒有變化，自己就冒險的往前進，這叫遽進，遽進之志，它還不敢果，果是果決，還沒有下決斷。但是後來一想，以三剛難犯，九三這陽剛在中間難犯，故未與初應。惟不以初為寇，六四不與初應，不與初九相應，既不與初相應，前面是因為三在當中為難它，很難冒犯它，所以不與初應。但是惟不以初為寇，再從另一個角度來看，你原來看的時候，三在中間不敢犯，把它當作一個匪寇。如果不以初為寇的話，而乃婚媾焉，以初當作一個結婚的對象，婚是婚姻，媾是結的意思，結婚是婚媾。這心裏一轉變，你把這看作是寇的話，它就是寇，心裏一轉變，看法一轉變的話，它不是匪寇了，而是婚媾了。終无尤也。沒有什麼問題，尤是有咎有過失，這沒有什麼過失，終无尤。

萬法你要看它的真相，真相不能看一面的，看一面就不得真相，真相要看全面

的，重要的是自己心理要轉變，我們凡夫眾生都是把自己心障礙起來了，看外面的境界都不得真相，看不清楚。要看清楚的話，要調整自己的心理，這是最重要的部分。

六四爻辭，前面王注已講過，還有陸注，陸續注解，陸注：前面注解「震為馬，為白，故曰白馬翰如」，他講這幾句話。

李道平解釋，震為馬就是〈說卦傳〉裏面講的，說卦「震于馬為鼻足、為的顙」，〈說卦傳〉有這句話解釋震卦。震卦的卦象很多，在馬上面來講，它是鼻足，為的顙，所以在這裏講為馬，故「為馬」。還有釋畜，〈釋獸〉是《爾雅》裏面的，原文是在〈釋畜〉，他寫〈釋獸〉原來是在〈釋畜〉裏面的，那裏面講「左白鼻」，也有這麼解釋的。又「膝上皆白惟鼻」，膝上，從膝以上，馬的身上都是白色的，白毛這叫鼻。《爾雅》〈釋畜〉裏面不是這「為」字，是「惟」字，惟鼻。

虞注「的顙」云，「的，白。顙、額也。」額是馬的額上面的顙，就是白額。「詩云『有馬白顙』是也」。《詩經》裏有這一句話，是在國風裏面，〈秦風〉〈車鄰〉篇

裏，鄰，兩個鄰，鄰鄰，是車子開動的聲音。在那一篇詩裏面，有這一句話「有馬白顛」，從上面的解釋舉出《詩經》裏面的這一句話。

是震「為白」也。是震卦代表白色，為什麼震卦代表白色呢？下面就講了，「白馬翰如」，蓋取諸震也。是取之於震卦的。檀弓曰，《禮記》〈檀弓〉這一篇裏面就講「殷人尚白」，夏商周三代，殷朝它尚白色。一代一代的顏色各有所尚的，就是各有所取的，這三代就是夏朝尚黑，殷朝尚白，到周家尚紅的。我們現在一切喜事都是紅色的，比如韓國人有什麼重要的事情，穿的禮服尚白色。為什麼呢？那就是殷朝的箕子把那時候的文化傳到韓國去了，從這裏都可以知道文化的來源。「戎事乘翰」，戎事是有什麼軍事行動的時候，乘翰，翰就是馬，翰也是白的。鄭彼注云，《禮記》鄭玄的注，他就說「翰，白色馬也」，這翰就是白色的馬，這舉出來以後，李道平講是「翰如」亦言其白也。李道平是注漢學的，漢學家注解就是這個方法，他把前人講的把它引證出來，自己才下這斷語「是」。漢儒也說這個白，根據誰呢？根據前面所講的〈檀弓〉這一篇來講，鄭康成也是這麼注解，這就是有根據的。

把陸績的注解講完了以後，案語，就是唐朝李鼎祚的案語。案：說文「皤，老人白也」，《說文解字》裏講皤這字是年紀老的人，他頭髮、眉，這都白了，故云「皤，亦白素之貌也」。變巽「為白」，變巽卦怎麼變呢？六四一變的話，變成巽卦，巽卦就是白，所以皤如，故為「皤如」。

愚案，這是李道平加上案語。他說三為離之極，九三是離卦之極，山火賁，內卦是離卦。從下面開始數，一畫是初九，二畫是六二，三畫是九三，就三畫卦來講，這九三是離卦最後一畫，所以離之極。四為艮之始，四是艮卦的開始。離主明，離卦是火，火有照明的作用。而艮主止者也。艮卦有止的意義，所以主止。

三曰「賁如濡如」，九三爻辭說：賁如濡如，這一句話是講溺于文矣。溺于文是文飾得過分了，這在九三爻辭講賁如濡如。四曰「賁如皤如」，四爻這六四講賁如皤如，賁是文飾，皤如是白的，有反于質矣。白是素白，沒有文彩，賁如皤如是有文彩文飾，而反歸于白素的本質。六爻之中，唯初與四為正應。賁卦這六爻講究上下相應的話，初與四是正應的，四既反質，初不尚文，故亦「白馬翰如」而來也。

乘著白馬而來。

何以知乘馬為初也？你怎麼知道乘馬而來是初呢？鄭箴膏肓云「天子以至大夫，皆有留車反馬之禮」，是乘馬者，陽也。初「白馬翰如」，將以陽求陰而為婚媾也。這是李道平解釋，你怎麼知道白馬翰如是乘著白馬，是初來的？他舉出鄭玄的〈箴膏肓〉，〈箴膏肓〉是鄭玄著作的一篇文章，或者是一本書，他這一本書有三卷文章，針對後漢的何休講的話。何休是後漢人，他曾經注解《公羊傳》有《公羊解詁》，何休他指解釋《春秋》的有幾家解釋，左氏的解釋、《穀梁傳》的解釋都有一些問題，說是左氏有膏肓，《穀梁傳》有廢疾這些問題，鄭康成就針對何休指出來《左傳》或《穀梁傳》這些問題，所以他的文章叫做〈箴膏肓〉，針對何休的文章所講的。除了〈箴膏肓〉以外，還有別的名字，不必說了。鄭康成在〈箴膏肓〉裏面就講「天子以至卿大夫，皆有留車反馬之禮」，這話舉出來以後，李道平就說「是乘馬者，陽也」。從鄭康成所講的話，就證明了乘馬的人就是陽。初九是陽爻，初九的白馬翰如那就是將以陽來求陰，這初九是陽爻，陰是六四，初四陰陽相應，初

九是陽爻站在陽位是正位，六四是陰爻站在陰位，這就符合了陰陽相應，這樣看來初九乘著白馬是個陽爻。「白馬翰如，將以陽求陰」，以陽求陰這意思是什麼呢？是男方向女方來求婚，「而為婚媾也」。那麼留車反馬這禮是什麼呢？古時候先求婚，求婚求成功，正式結婚的時候，天子、諸侯以及卿大夫，都是娘家（就是女方）預備車輛，車子要用馬來拉車子，女家到男方，男家這新郎來迎接女家新娘的時候，女家就預備車輛交給新嫁娘乘到夫家去，那麼來迎接的新郎這男方呢？他原來是自己乘著馬來的，一到女方家裏，要把女子接回去的時候，男子就跟女家送車輛，男子就跟新結婚的女子，共乘這一部車一同回去，回去以後，這車子就留在丈夫家裏，拉車的馬還給娘家，這叫留車還馬。留車還馬的意思，就是說這車輛留在丈夫家。古時候女子結婚叫做于歸，歸就是結婚到丈夫家裏，就是歸到自己家裏，丈夫家就是自己家叫于歸。既是于歸了，男方就是自己家了，沒有重大的事情就不必回娘家，所以車輛就留在自己家裏，也就是丈夫家裏，這馬還給女方，這是禮。古時候從天子以至於卿大夫都有留車反馬之禮。

這樣看起來我們研究賁卦的時候，研究到六四這一爻，六四這一爻辭裏面講「賁如皤如，白馬翰如，匪寇婚媾」，原來初爻跟四爻相應，賁如皤如，白馬翰如，乘著白馬而來，把初四當作寇，乃四乘三陽，乘著白馬翰如來的時候，初九這陽爻來的時候，不是為別的，是為了求婚而來。六四它按照這一卦的位子來講，六四是陰爻，它在九三的上，在九三上面就它位子來講，它是乘在九三上面，就像乘馬一樣，乘在馬上，乘在三爻上面。闕乎其間，闕是隔闕，闕乎其間就阻隔在這中間，這閒讀建，原來就是這閒，不讀賢，讀建，是中間。這六四它乘在九三這陽爻上面，它在這中間來阻隔了。

這互「坎為盜」，九三是互體坎中間那一爻，坎為盜，坎在〈說卦傳〉裏講，它有盜寇的意義，也有這個象。疑為寇矣。懷疑六四是一個盜寇。然乘馬而來者，然而乘馬而來，初爻來的時候，匪三之寇，不是九三在中間為寇的，實初婚媾也，而實實在在是初爻來求婚媾的，故曰「匪寇婚媾」。匪當非，就不是寇，而是來求婚的。把爻辭講完以後，前面有幾家注解，李道平再加上案語講解。

○象曰：「六四，當位疑也。匪寇婚媾，終无尤也。」

六四，當位疑也。

這裏的案語，就是唐朝著作《周易集解》李鼎祚的案語。他講，案：坎為盜，故「疑」。當位乘三，悖禮難飾。應初遠陽，故曰「當位疑也」。

下面就看李道平的解釋，解釋就解釋這案語。「坎為盜」，李鼎祚開頭就講坎為盜，坎為盜從那裏出來的呢？就是《說卦傳》裏的文，說卦文。《說卦傳》就是坎為盜。又坎心為疑，《說卦傳》說坎有心的意義，所以心裏有疑惑故叫疑，故「疑」。

以六居四，上面把李鼎祚的案語「坎為盜，故疑」，這裏解釋了，《說卦傳》就這麼說的，下面李道平解釋，「以六居四」，以就是講這六四，六是陰爻居在四的位子上，四是偶數，它的位子也是陰位，六也是偶數，也是陰爻，以陰爻居在陰位上。故曰「當位」。居在這位子上，居得很正當。下乘三剛，雖然自己居得很當位，可是六四你乘在它下面的九三陽剛這一爻上面，這是悖禮之人，為什麼悖禮呢？陽剛

代表它的智慧、它的能力，六四是陰爻，陰爻你不能駕凌在比它智慧高的人身上，那你來乘在九三它的身上，就如同乘在馬，駕御在馬上面，悖禮之人，用在人事上就是悖，悖就是違背、違反。難于文飾。你用種種言語來文飾自己，文飾不了，很難的，那麼這樣看起來感覺難以文飾，想想看，不必了。舍三不飾，就捨棄九三，而應初九之遠陽，而與初九相應，初九是離它遠一點，九三在中間隔了，這樣看起來初九比較遠，所以而應初九之遠陽，故曰「當位疑也」。疑什麼呢？疑者，疑四為寇，原來懷疑這六四橫阻在中間，它是一個寇，不可貴也。

下面就講「匪寇婚媾，終无尤也」，就用另外一個意味來解釋。

匪寇婚媾，終无尤也。

崔憬曰：以其守正待應，故「終无尤也」。

疏，就是李道平的《纂疏》。四當位，六四當位，這位子很正的。而待應初陽，等待初九這個陽，不要乘九三，三剛了，這樣的話等待應初陽的時候，「故无尤」。尤，過也。无尤，就沒有任何過失了，尤當過字講。

四本坤，坤代終，這解釋无尤，崔憬講「終无尤也」，到最終了的時候，沒有過失。終无尤，從那裏出來的呢？李道平有解釋崔憬的這句話，那就找出來了。六四本來是坤，坤是代終，代終就是根據前面坤卦〈文言傳〉裏面講的「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」，坤卦是不必講成，而代終，代替乾卦。乾卦是成始，坤卦而代其終，這是從〈文言傳〉裏面講終无咎。從〈象傳〉裏面講「六四，當位疑也，匪寇婚媾」，就舉出前面爻辭講六四這一爻，為什麼周公講最後是匪寇婚媾呢？孔夫子在這裏說六四這一爻，它本身當位的，它自己是這種能力，有這個道德，它居在這位子上，這當位，當位就是正位。當位為什麼疑也呢？這疑是孔夫子在這裏提出來的，就是因為它在九三之上，又是乘九三這個懷疑，結果呢？它不是，它一看初九來的是來求婚，一發現初九來求婚，它就把這懷疑解除了，懷疑解除的時候，故曰「終无尤也」。到最後是一切的疑慮過失都沒有了。

所以在這裏講「當位疑也」，疑也就是看清楚事實，六四是守住這正當的位子，而破除別人對它的疑惑，所以最後成就婚事，沒有任何過失。重點就是在當位，當

位就是在什麼位子，守住這個位子，發揮自己的能力、品德，可以破除一切的疑惑，成就一切事情。我們看孔夫子的〈象傳〉，要特別用工夫研究，在六四的〈象傳〉裏面，他特別提出疑也，這疑字，我們在世間任何人都是有疑的，那一樁事情都是有疑，說不疑，那談何容易，要把疑去掉，疑就是一種煩惱，佛法裏面講貪瞋癡慢疑，就是任何眾生都有這些煩惱，所以在六四裏面當位疑也。他這〈象傳〉解釋周公的爻辭，拿這疑字，看得多麼深入，到最後「終无尤也」。終无尤也，周公的爻辭裏面也沒有，他加上這幾個字，一個是疑字，一個是終无尤，孔夫子是聖人，你說一般人說是孔夫子什麼是聖人，就憑這一個他就是聖人。所以當位，居在這位子上面，它還免不了有疑惑，就因為它在想像之中，它有乘在九三上面，有這個疑惑，可是就是因為居在位子上面，不要亂，當位就是正位，正在這位子上不要亂，守住這正位。看清楚，自己就守住正位那還有疑問嗎？比如我們修道的人講這理論，無論是佛家的、儒家的，都是先叫我們悟，悟什麼呢？悟我們都有真如本性。〈中庸〉裏面講「天命之謂性」，悟這理，悟理之後要修。修什麼呢？修就從事實上來修持了，修是把不好的、懷疑的這些理論、這些事實把它修掉。等於我們整理頭髮叫

修髮，頭髮長了，要把它修掉，那樹枝亂長，長得太多了，也要把它修掉，而使那主幹長得很直。修道從事實上來修，修的時候你要看清楚事實了，那些是要修的，那些是不需要修的，合乎理性的事情那要保存，與理性相違背的，就要把它破除掉。合乎理性是什麼呢？大公無私，平等待人，這叫合乎理性，保持這一個。凡是一切為自己，認為我把儒學研究好了，我將來可以寫文章，可以發表，這就是違背了，這樣學法就是為了成就自己為有名之人了，是求名，寫書出來將來可以賣錢，在網路上公布，這是暢銷書籍，有利了，如果研究儒家的學問或者研究佛法，存著這心理，那就跟自己本性相違背，要不得。

那麼你要研究儒學、研究佛法，不是為這名與利，為的是自己要成佛、成聖人，成佛成聖人是為了要了脫自己生死問題，這就要下工夫了。而從事實上來修什麼呢？就是把這些無明，有了無明以後，才有自私自利的心，一發現有自私自利的心，趕快要改變，這叫去疑惑。沒有懂得這道理，不能從事實上來修行的話，這疑甚至連他自己都不知道，破除這疑，就要把真相看明白。就如同六四一樣，看看

初九來求婚，自己等待跟它相應，得到感應，這疑惑就破除了。破除之後呢？人知道不是盜寇，是為了求婚的，終无尤也，最終是沒有任何過失，這談何容易呢？沒有過失就成就，這是講比喻的話。匪寇婚媾，終无尤也，我們人在世間，那個人沒有尤？自己說一句話傷害了人家，我們自己還不知道呢，作的事情，我們認為有功德，但是對人卻沒有好處，自己也不知道。

孔夫子講的，在《論語》記載出來，「加我數年，五、十以學易，可以無大過矣」，孔夫子聖人，他為了勉勵人家好好的求學，他就接著講讓我多活幾年，我會把《易經》學好，《易經》學好可以無大過矣，只能說沒有大過。小過，聖人還不肯講，其實孔夫子不但沒有大過，小過也沒有，他講的話是勉勵學的人。學《易經》就是能夠學到無過。所以這一句話你看看，「終无尤也」，終无尤也，你自己在什麼位子上，你應該作那些事情，外在的環境、人事上面，其他各種事情方面，來了，你感覺有疑問，有疑問就要好好把心裏能夠安定下來，不要起情緒，安定下來就是把本性的理智用出來，這就破除一切疑問。你在世間辦任何事情，辦出來都對人有

好處，事情也會辦成功的，這就是修道。你把任何事情辦得對於天下蒼生都是有利而無一害，這就是你修道的功德，成就聖人就是這一些。事實上作這些功德，有利於天下人的功德，那染污在你本性上面的就一層一層、一天一天的把它破除掉，就事實上來修行，這就斷除疑惑。這一爻的〈象傳〉，孔子講的「疑也，終无尤也」，要這樣去研究，悟要悟這理，修也要這樣修。

○六五。賁于丘園，束帛戔戔，吝終吉。

舊本子「賁于丘園」，新本子完整的把丘字寫出來了，舊本子為什麼丘字中間少了一筆呢？就因為孔夫子的名叫丘，後來的讀書人寫字寫到這丘字，就不敢完全寫出來，少一筆，大家都知道，這是避諱的。諱是名諱，聖人的名字不能稱呼他，不但寫字要少一筆避那名，讀音也要讀某，譬如說過去在私塾裏面，那些老師們教不讀丘園，而讀賁于某園，現在新本子不照那樣寫法了，也完整的寫出來，讀音也讀丘了，我們先了解這一個字。再呢？戔戔，這兩個戈讀殘殘，後邊有講，《子夏傳》裏面這本子就不是戔戔，是殘殘，所以這裏讀音也讀殘殘。唐朝陸德明《經典釋文》裏面，注音也注殘殘。

虞翻曰：「艮為山」，五半山，故稱「丘」。木果曰「園」。故「賁于丘園」也。六五失正，動之成巽。巽為「帛」、為繩，艮手持，故「束帛」。以艮斷巽，故「戔戔」。失位无應，故「吝」。變而得正，故「終吉」矣。

李道平《纂疏》，就解釋虞翻的注。「艮為山」，虞翻說艮為山，這從那裏出來的呢？說卦文。就是根據〈說卦傳〉講的。五半山怎麼講？五在山半，就這一卦來講，上體艮，艮為山，五呢？在艮卦這三畫之中，就等於山的一半，在山腰裏面，所以五在山中，六五這一爻就在艮卦三畫中的一畫，故「稱丘」。

春秋揚子云，漢儒揚雄他說「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」，揚雄寫的一本書叫《法言》，在《法言》裏面有一篇文章叫做〈學行〉篇，在裏面講「百川學海而至于海」，就大陸上講百川，各地方的河川，河川的目標，水流到那裏？都流到東海裏面去，有了目標就跟目標來學，那叫學海而至于海。後面有一句話「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」，丘陵，丘前面講在山的一半，它要學山不至于山。為什麼不至于山呢？水是流動的，它可以到海裏去，丘陵那個山，它在山半腰就在山半腰，固定的在那裏，沒有動，所以不至于山。因此在這裏，李道平就引用揚雄的這句話，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，故山半為丘也。山的一半這叫丘。丘就是丘陵，就高山來講山的一半叫丘，在大陸上有些地方，山很矮沒有高山，好些地方都是很矮的山，很矮的山也叫做丘陵。丘

陵地帶那個丘，一般人很容易就爬到山頂上去了，但是跟高山一比，只是山的一半而已，這裏講山半為丘。

艮為木果，艮卦也有樹木，上面有的果，有這象。這〈說卦傳〉裏面講的，天官「園圃毓草木」〈天官〉就是在《周禮》〈天官〉裏面講「園圃毓草木」，園圃裏面，園圃作什麼用？園圃裏面培植毓草木，這毓跟教育的育字一個字，寫教育也可寫成這毓字，所以園圃毓草木。故云，〈天官〉裏面有這樣講法，所以這裏「木果為園」。在丘園裏面種的有樹木、有果實，所以這裏講木果叫做園，種的有樹木、有果實，這裏就叫做園。

「賁于丘園」者，賁于丘園，虞翻講木果曰園，故賁于丘園也，木果曰園解釋了，賁于丘園怎麼解釋呢？這就說五陰，五陰就是六五，六是陰爻，五這位子是陽位，五陰站在這陽位上，言五陰賁于艮也。它是來賁這艮卦，前面講六五是在這山的一半，賁是文飾，文飾這艮卦，這叫賁于丘園。賁于丘園就是說在丘園裏面有那些樹木果實，水果等等，就把丘園這塊地方把它美化起來了，把它賁起來了，所以

說是五陰賁于艮，講到卦是這個樣子。

以六居五，以六這陰爻居在這陽位上，其位失正，失了正位，位子是陽的，應該是陽爻居在陽位，居九五大位，你要有聖人之德，居在天子之位上，這叫正位，六五你居在這天子位上，失了正位。失了正位沒問題，古時候家天下的時候，父親可以把天子位子傳給兒子，法定的他可以作這天子，也許法定的作這天子，他沒有聖人這道德，那就等於六五陰爻居在陽位上。那沒關係，你自己好好的修養學聖人，聖人辦政治，辦的是仁政，有利於天下蒼生，沒有偏的，你這樣學就變了，你要講求變。它這裏講變，怎麼呢？六居五，其位失正，動而成陽，動就是變動，你一變動的時候，不是六五，變九五了，六是陰就變成陽，變成九五了。動而成陽，其體為巽。原來這一卦上體是艮卦，艮卦六五一變，變成九五，上體就不是艮卦，變成巽卦了。這就解釋虞翻前面講的「六五失正，動之成巽」，變為巽。

下面就講「帛」從巾從白，巽為白，巽卦，它有巽卦的象，巽卦在〈說卦傳〉裏講，它又當布帛的帛字講，又當繩子講，它有這個象。所以這裏講，變為巽，「巽

為白」，巽就顏色來講是白色，故「為帛」。

「為繩直」，故「為繩」。艮為手以持之，故為「束帛」。先講這巽，李道平講帛這個字，從巾從白，這字有兩種解釋法子。一種解釋法呢？帛這是個形聲字，形這下面巾字這個布，布那象叫巾，白是讀音，所以叫帛，這是形聲字。再一種解釋，在這裏李道平解釋用兩個從字，從巾、從白，這就不是形聲了，這應該是在會意裏面的。照李道平的解釋，從巾從白，巽就是白，故為帛。為繩直呢？〈說卦傳〉裏面講繩直，繩為什麼直？你看那木匠，要把這一塊樹木鋸開來，作成一個方方正正的木板，他用一條繩子，用墨把繩子染黑了，繩子一頭放在這邊，一頭拿到這邊來，中間把繩子彈一下，把墨彈在木頭上面，他要鋸開這木頭，正好繩墨很直的。就等於現在用量尺，把它量過之後一定很直。古時不叫量尺，叫繩墨，繩墨一定是直的，所以講的是為繩直。「故為繩」，這裏提到繩就想到是直的，繩直。「艮為手」，艮卦有手的象，〈說卦傳〉的八卦每一卦裏面，有從人身上面取象，有從動物身上取象，有從自然界一切的取象，它這裏從人身上取象，艮是人的手。「以手持之」，持什麼

呢？持繩子，「故為束帛」，把那布帛束起來，因為這布帛不多，一條一條的，把它束起來叫做束帛，束帛的時候要用手把它持住。這裏講巽為帛為繩，艮手持之，故叫做束帛，這解釋周公的爻辭「賁于丘園，束帛戔戔」，先把這束帛解釋清楚。

「戔戔」，子夏傳作「殘殘」。這兩個字，說文「戔，賊也」。《說文解字》講戔這個字，就是賊也，就是殘害的意思，殘賊。廣韻「傷也」。《廣韻》是古時候有一部解釋韻的，解釋字的，傷也，這殘殘當傷字講。通作「殘」。以艮手斷巽帛，故稱「戔戔」，用艮手，這上卦原來就是艮，艮為手，然後六五一變，變成巽，巽為帛，這就從這一卦原來的上體，到後來變成巽的卦，用兩個卦的意思來講，艮手斷巽帛叫做戔戔，就是剪裁的意思，即剪裁分裂製為衣服之意也。

五失位，无正應，講到這卦爻上面，六五失了位，沒有正應，它沒有正應什麼呢？二五正應，下面這二是六二，上面是六五，兩者都是陰爻，正應它要求的條件什麼呢？上面它本身要正位，下面它本身也要正位，而且兩者一個是陰、一個是陽，這才陰陽正應，陰陽相應。在這一卦裏面，六五它本身陰爻站在陽位，不正位，那

六二呢？六二是正位了，它本身是陰。六五，六二是陰，不是正應，是敵應，兩者都是陰，是相敵的，沒有陰陽正應，所以无正應。故「吝」。所以是吝，吝就是不好的地方。變正應二，變正了，變了正之後應二，六五一變正就與二相應了。故「終吉」矣。

下面是李道平的案語。愚案：五下應二，五就是六五，往下面與六二相應，「貴于」者，貴二也。貴于就是爻辭貴于丘園，貴于這兩個字，指的就是貴卦六二這一爻。二互體坎，二就是貴卦六二跟九三、六四，這三爻一個互體，它是坎卦，是隱伏的意思，隱是隱藏，伏就潛伏在裏面，就坎卦它有隱伏的意思來講，它是隱士之象，坎為隱伏，隱士之象也。作隱士的一個象。二自坤上來，二爻從上卦來的，本來是坤卦，它是自坤上來的，坤為土。坤卦它是指大地的土地來講的。

《說文解字》裏說，說文「丘，土之高也」。丘是丘陵的丘，是土之高出來的。它有兩種解釋，一是這土地是高出來的，再有一說，「一曰」，另外有一種解釋，「四方高、中央下為丘」。四方是高出來，中央下了，就低了。按照《說文解字》有兩

種說法。二以一陰居兩陽之間，賁卦的六二它是陰爻，初九是陽爻，九三也是陽爻，它是一個陰爻居在兩陽之間，閒就是閒字，古來讀法這就是真實的閒字，後來門裏面一個日字讀兼，閒就讀成咸了，但是在經典裏面正確的用法，還是用閒字。兩陽之間，亦外高中下之象。就六二來講它是在兩陽之間，也是外在高出來，它在中間是低下的這個象。

九家說卦曰，九家是以荀爽為首，一共有九家注解《易經》的，叫《九家易》，《九家易》的〈說卦傳〉講「坎為叢棘」，在我們現在〈說卦傳〉找不到，這是《九家易》〈說卦傳〉裏講它是叢棘，園有樹木，這園林裏面有樹木，這是「丘園」之象也。

五本坤體，六五這一爻，它本來上卦就是坤，它本來是坤體，九家說卦曰「坤為帛」。布帛，棉帛的帛。子夏傳曰「五匹為束，三玄二纁，象陰陽」。《子夏傳》裏面，這子夏不是指孔夫子弟子，那子夏是後來人注解的叫《子夏傳》。他說五匹叫做一束，指的那帛，三玄二纁象陰陽。玄纁是指顏色，古時送人家禮物的時候，送

布帛或者送其他的禮物，這裏講的布帛，玄是黑色的，纁是絳色的，絳色是紅色，有二種講法，有的說是淺紅，有的說是深紅，古人解釋不同，無論是淺是深，都是講絳色。五匹為一束，這五匹裏面三匹是玄色，二匹是纁色，拿來作陰陽兩種象，這是《子夏傳》講的。位在五，這裏講的六五，六五它在爻位來講，六畫之中它在五的位子上，所以叫五匹，故為五匹。除了六五，其餘的五畫呢？也就是五個爻，六五之外有五個爻，這五個爻三陽，三陽就這一卦初九是一陽，九三是一陽，上九也是一陽，三陽象三玄，二陰就象二纁，餘五爻，三陽以象三玄，二陰以象二纁。他把這六爻都配合起來了，故曰「束帛」。下邊是吳薛綜解此爻云「古者招士」，士是隱士不在朝廷裏，在朝廷以外的士人，古時候朝廷的君主招聘外面的士人，「必以束帛，加璧于上」是也。一定用束帛加上璧，璧是一種玉，把玉加在束帛上面，這是薛綜解釋，是也，是李道平同意薛綜的這種解釋，所以講是也，說的是。

「爻」以字義考之，爻這個字，有兩個戈字，以字的意義來研究它，從水為「淺」，左邊加水字邊就是淺，從貝為「賤」，從金為「錢」，水淺就水很少了，從貝是賤字，

人不貴了，是賤，從金是錢，這錢也是小錢，不多，皆狹小之意。

賁外三爻，李道平講賁卦的外三爻，指的皆尚質不尚文，尚，崇尚，崇尚素質，不崇尚文飾，所以〈雜卦傳〉講，故雜卦傳曰「賁，无色也」。賁是沒有色彩的，叫无色。王弼謂「爻爻為過儉」是也。王弼就是《十三經注疏》本子，王弼說爻再加上爻就是過分的節儉了，李道平也同意他的講法，是也。

「坤為吝嗇」，故「吝」。上面是坤體，坤是吝嗇，故吝。然求賢之意，重物不重儀，前面講招士來用束帛，這是求賢求朝廷以外的賢人，你求賢人這個意義，重物不重儀，重的是用這禮物。儀是什麼呢？儀是一定要講究規矩，要多少多少的數量，不重這個，只重拿個禮物表示敬意，表示求賢之意就可以了。所以王弼講的爻爻為過儉，就是你求賢的時候，拿爻爻之數來求賢，意義是在藉這爻爻之數的禮物，來表達你求賢的敬意，就可以了，故「終吉」矣。下面孔夫子的〈象傳〉。

○象曰：「六五之吉，有喜也。」

荀爽曰：艮山震林。失其正位，在山林之間，貴飾丘陵，以為園圃，隱士之象也。五為王位，體中履和，勤賢之主，尊道之君也。故曰「貴于丘園，束帛戔戔」。君臣失正，故「吝」。能以中和，飾上成功，故「終吉」而「有喜也」。

虞翻曰：五變之陽，故「有喜」。凡言喜慶皆陽爻。「束帛戔戔」，委積之貌。

案：六五離爻，離為「中女」。午為蠶絲，束帛之象。

下面是李道平把三位注的再加上解釋，叫疏，先解釋荀爽注。荀注：「艮為山」。「震為蒼筤竹」，〈說卦傳〉裏講震是蒼筤竹，為萑葦，萑有兩種讀法，陸德明的《經典釋文》讀丸，現在一般字典裏面讀環，有兩種讀音。各位按照現在讀環也可以，照《經典釋文》裏讀丸也可以，萑葦是一種蘆葦那類植物。故為「林」。所以震卦它是蒼筤竹又是萑葦，所以就代表林，林是林木，樹林。

失其正位，六五，五的位子是奇數，應該是陽位，六是陰爻，陰爻住在陽位上，失了正位了，是无位之士也。士居山林之間，一個沒有地位的，他現在居在五這位子上，照他本人來講是一個士人，士人要居在山林之間。貴飾丘陵，以為園圃，貴

飾就是很樸素的，在山林之間很簡單樸素，以為園圃，在這裏建立一個很樸素的園圃，是**隱士之象也**。古時候讀書人，他不願意出來從政的話，他就住在像這樣子，住在山林之間，他居的地方很樸素的，這是隱士之象。但是在這裏六五呢？它在天子之位，六五是天子，**五為天子，故「為王位」**。

以六居五，以陰爻居在陽位上，而且居在天子之位上，那這樣你怎麼解釋六五呢？六五居位，故為「**體中履和**」。就六畫卦的上體來講，從四五上，這三爻它是在上體之中，如果就六畫卦來講，它在上下兩爻之間也算是中，所以它就上體來講它是體中，履和它是陰爻，它特別在和順的意思很重，是居中履和。**惟能勤賢尊道**，它在這地位處在中的地位，它是六又是陰爻，能實踐和的這意義，所以它只有能夠勤賢尊道，來勤求賢人，尊重這道。勤賢指人來講，尊道，他既然居在天子之位，天子什麼呢？天子是天的兒子，他代表上天來治理天下，上天來治理天下派天子來，天有天道，所以要尊重天道。天道在這裏講雖然是上天，就儒家經典來講，上天這天，不是指著上帝，在經書裏面也有講上帝，《書經》裏面就有講上帝，但是

上天也好，上帝也好，就是〈中庸〉開頭講的「天命之謂性」，這天是本有的，這本有的是天命之謂性。這個天性人人本有的，所以這裏講天，本有的這個天，也是我們任何人本來有的這個性，性體、本性。他要勤求賢人來幫忙他治理天下，尊道呢？就尊天道，也就是尊我們人人本有的這個性，好講的話，就是理性，理是真理，性就是我們的本性。我們要認識自己本性，這就是真理，得到了真理了，所以他要勤賢尊道，故「賁于丘園，束帛戔戔」。這兩句話是講很樸素的那個丘園，束帛戔戔是很少的束帛。但是呢？但君臣失正，賁于丘園，束帛戔戔，就是你天子來求這賢人，前面講重物不重儀，這裏再繼續講君臣失正，你在君位應該九五，才是正位的，六五不正位了，六五跟在上面的來講也是失正，這是君臣失正，所以「吝」也。

卒能以中和之德，飾上位而成五功，這上位一般解釋上九，當然也可以，上九就是指著上面那一爻，但是就六爻位子來講，六五是天子，上六正位是宗廟，宗廟什麼？是天子的祖宗，這一卦的上九當然也不正位，但是它是屬於宗廟，你不能把宗廟當成自己臣子，這個講不通的。所以君臣失位就六五這六來講的，六既是陰爻，

應該指的是臣子，五指的是天子之位。所以六五這一爻，就六五這一個詞來講的話，兼指君臣，君臣失位的，卒能以中和之德，飾上位而成五功，上位指的王位，以中和之德把王位很樸素的來把它整飭、調整，而成就五的王業之功，所以「終吉而有喜也」。到最後是得了吉，得吉就歡喜。

下面虞注：虞翻曰「五變之陽，故有喜」。李道平解釋說：陽主喜，陽爻主要是有歡喜的意義。陰主憂，陰暗的，主憂。五變之陽，就是前面虞翻注的，六五一變，之陽，之陽就是變到了陽位，由陰變到陽，五變之陽，所以「有喜」。原來是陰，六五變成陽，變成九五了，所以有喜。「凡言喜慶皆陽爻」，凡是說到有喜有慶這些意思的時候，都是屬於陽爻，否則變而成陽也。如果這爻它是陰爻，陰爻變喜，只有陽爻才談得上是喜，就六五來講，它是陰爻，怎麼有喜呢？所以下面就解釋，否則，它原來不是陽爻，不是陽爻變而成陽，它把陰爻一變，變成為陽爻。這可解釋六五它原來是陰爻，後面有喜也，它為什麼有喜呢？它變成陽爻了，六五變成九五了，所以是有喜。

「束帛，委積之貌」，束帛是委積的，貌，古人注解，形容某個字是貌，貌我們一般講是樣子，就是委積的樣子，義本馬君。束帛委積之貌，這意思是根據馬融所講的。薛虞云「爻爻，禮之多也。委積，蓋言多也」。爻爻兩個字加起來說是禮之多，束帛委積，束帛再加上委，積起來很多，就是講多的意思。就把虞翻注解的解釋清楚楚了。

後面是李鼎祚的案語，李道平解釋，案：六五離之中爻，故為離爻。六五就上卦來講，〈說卦傳〉說的都是三畫的卦，〈說卦傳〉裏講的是八個卦，八卦什麼？每卦都是三畫，那麼六五呢？它是離卦之中的爻，所以離爻。離卦你看上下兩爻都是陽爻，中間一爻是陰爻，這六五就可以看出是離卦的中爻，所以案語講六五是離爻。

「再索而得女」就是〈說卦傳〉裏講八卦的來源，八卦什麼呢？乾坤兩卦就這自然界乾為天，坤為地，就人類人身來講，乾為父，坤為母，父母養兒女，三男三女叫六子，六子卦第一個索就是長女，第二再索而得女是中女，故「為中女」。這是根據求卦來講的，用五十根著草來求卦，求到三畫小成了，三畫小成就是三畫卦

出現了，求三畫成功的話，中間這一爻是陰爻的話就再索，索是求的意思，再索而得女，各位看〈說卦傳〉裏面就解釋很清楚。〈說卦傳〉解釋什麼呢？初九是長男，九二是中男，九三是少男，女子的話初六是長女，六二是中女，六三是少女，三畫是這麼講，六畫也是這麼講的。六畫卦三男三女，所以這離卦就是離的中爻，就求這卦，中女，中間這一爻是陰爻，它是第二次出現的，這叫中女，所以再索而得女，故為中女。

為蠶絲者，古時候家庭裏面女子就是養蠶，蠶養好了作繭，繭然後就抽絲，所以是為蠶絲，離爻中女與蠶絲有什麼關係呢？離在午方也。就十二辰來講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，離在午方向。夏官「馬質」《周禮》有六官，〈天官〉、〈地官〉、〈春〉、〈夏〉、〈秋〉、〈冬〉，這〈夏官〉是負責來養馬的，馬質是「禁原蠶」者，原根據鄭康成講，原當再字講，禁止再蠶。因為離在午方，午方把十二生肖配合起來午馬，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鷄狗豬，午是屬於馬。蓋馬于辰屬午，蠶亦屬午，蠶與馬同氣。蠶與馬怎麼同一氣分，因為在天上講星辰，我們下面講十二時辰，十二時

辰配合天上的星辰來講的。天上的星辰有馬，馬與這蠶有什麼關係呢？天文學裏面講這午是屬於馬，古時候專門講蠶，裏面講蠶有龍精，蠶在天上這位子跟午馬很相近。古人在《周禮》裏面講禁止原蠶，不能再一次的養蠶了，恐怕對於這午馬有損失，兩者有衝突，這樣看起來，蠶絲與馬有些關係。在這裏講馬在十二時辰方面屬於午，叫午馬，蠶也屬於午，所以蠶與馬是同一個氣分。禁再蠶為傷馬也，禁止再蠶，再蠶就是《周禮》講的原蠶，原蠶也就是再蠶，為的就是恐怕傷了這個馬，故知「午為蠶絲」也。以中女而治蠶絲，故有「束帛」之象。

案語裏面講「六五離爻，離為中女，午為蠶絲，束帛之象」。李鼎祚的案語只是講午為蠶絲，有蠶就有蠶絲，就有束帛之象。李道平解釋，他把原來的意思，蠶絲與午馬有什麼關係，把這道理講出來了，然後才明瞭李鼎祚講午為蠶絲，由蠶絲裏面就表現束帛這個象。漢儒注解到後來，尤其是研究注疏本，王弼注的掃象，這一派的學者他們覺得漢儒注解非常麻煩，講得太瑣碎了，但是你要研究學問，尤其是研究《易經》就必得把經文原原本本的解釋清楚，每一爻有很多象出現，把那些

象指出它從那裏出現的，從那裏出現就是了解人世間的事情、它的真相，你必得了解真相，你才有辦法解決那些事情的問題，它是這個道理。拿我們現在傳播媒體上來講，每一天從全世界得了那些新聞，新聞就是資訊，全世界各國各地區發生的事情，傳播到我們這裏來，都是資訊。這地球上還不算，天空裏面那些星球，星球的度數走得不對了，那位子有變更了，傳播到我們地球上，天文學家也發現了，報導出來也是一種資訊，這都是資訊。資訊你了解它的來源，然後你才知道我用什麼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，漢儒就把這些資訊解釋得很清楚，它的來源找到非常仔細，我們既然研究以漢儒注解的作教材來研究，那就不要嫌麻煩。所以「午為蠶絲也，以中女而治蠶絲，故有束帛之象」，你不把地上的十二時辰、天上的十二星辰配合起來研究，那麼你這裏講蠶絲束帛，你只了解它注解的表相，內在的意思它的道理，真正的真相你不了解，所以這樣研究，它的真相了解了，天文地理人文都在這裏包容了。所以它得到「有喜」，這有喜怎麼得來的？前面爻辭沒有講，爻辭只講終吉，孔子在〈象傳〉裏面才講有喜，孔子講有喜那是隨便講的？根據天文、地理、人文這些資訊，他得了一個結論，六五之吉，六五這一爻，所以到最後能夠吉呢？就是

得到歡喜，得到歡喜有那些，我們學佛講究因緣，那些因緣呢？就漢儒所講的這些因緣，把這些因緣都了解了，這有喜是得了結果了。

由這結果從這一爻裏面，我們看現在人世間種種的那些現象，每一種現象大概在這時候來講，那些現象都是不好的，颱風來是一個現象，是好現象嗎？地震、土石流，這是好的現象嗎？好的很少，不能說沒有，太少了，這還是講自然界。人間每一種現象，科學家研究，根據外教所講的，不是佛教，外教講地球這世間有毀滅的一天，他們定出毀滅就在二〇一二年是毀滅的日子，這是他們的講法，他們根據馬雅講的。這一講法也是現象，但是現象真實不真實呢？拿我們佛教來講也有毀滅，毀滅什麼呢？成住壞空，這成住壞空不是講我們地球的成住壞空，是三千大千世界的成住壞空。三千大千世界怎麼組成的呢？先有小世界，一千個小世界叫小千世界，一千個小千世界叫中千世界，一千個中千世界叫大千世界，叫三千大千世界。在一千個小千世界的小世界，我們在微不足道的小世界裏面，佛法講三千大千世界成住壞空，壞劫的時候要毀滅了，當然這地球也在毀滅當中，先是火災然後是水災，

然後是風災，那是三次大劫。不過也有人研究，這佛法講的，三次大劫其中有小三災，小三災不講那大劫，小三災有火災、有水災、有風災。這還不是專指我們地球，我們現在就拿我們的地球來講，現在有颱風，在美國有颶風、龍捲風，有水災、有火災，這三災怎麼形成的呢？要研究了，形成這小三災，就拿人世間來講，互相詐騙、互相殺害、彼此搶奪，這就是造成小三災的因緣、因素。我們看看台灣，拿起電話來就是詐騙集團，至於偷盜綁票，那太多太多了，這就是造成小三災的因緣。這一般人不知道，你要把這些道理跟現在一般人講，他們認為那有這回事情？沒有這回事情的，他們不相信。

但是我們研究《易經》這都要把真相講出來，形成這真相它的原因就在那裏，知道它的原因，你要轉變這不好的現象，不好的現象出現就是果，果中就有因，因果果的就是循環不斷，眾生在這世間生死不斷，痛苦不斷。他們不了解這原因的話，受的痛苦也不知道那來的，苦上加苦，痛苦之後再造惡業，造惡業更苦，他們不相信。所以我們了解這之後，當下自己知道原因，我們就有辦法，辦法怎麼呢？

人家造業，我們不造業，人家詐欺欺騙人家，我們不要欺騙人家。所以《論語》裏面講「主忠信」，一個人作人之道，從作人到學為聖人，要了生死，忠信就是重要。忠信就是詐欺的反面，人家詐欺、搶劫，甚至殺人，殺人還不算，殺自己的父母、祖父母，這還得了。我們跟他相反的，我們講忠信、講孝悌，我們自己這樣作，作了有一個相當成就了，我們就教化人家，就是轉變這世間，把惡業轉成善業了。轉成善業，這人世間絕不是這個樣子，現在我們自己作，好像看不出來，看不出來，個別，在佛法講有別業、有共業，我們自己在作的時候，別業（自己個別的業）當下就轉。我們了解這個道理，不要跟人家那樣學，當下我們心安理得，我們心裏就安定了，個別馬上就轉變過來。儒家經典講：「誠於中，形於外」，你個別這樣轉，境界就表現出來，然後你來教化他人就有效果，人家就接受你的教化，個別業就能夠轉變共業了。所以這個道理我們明瞭，孔子他講有喜，聖人講的話先把結果告訴你，要想得這結果，你要從因上面來修道、來修行，要怎麼修呢？先從自己來修，先轉自己的別業，然後自然就可以轉共業。

周易集解纂疏講記（十七）【賁卦】

○上九。白賁无咎。

虞翻曰：在巽上，故曰「白賁」。乘五陰，變而得位，故「无咎」矣。

五變，故「在巽上」。六五前面講失了位，就是位不正，六五一變就是變成九五，九五那就是陽爻，就上體來講，賁卦上體原來是艮卦，艮為山，山火賁，現在六五變成陽爻了，變成九五，艮卦變成巽卦，所以上九它就在巽卦之上。巽為「白」，巽卦在〈說卦傳〉它是白的象，故曰「白賁」。

下乘五陰，乘是乘車，駕臨的意思，駕是什麼呢？古時候乘車子，前面有馬拉著車子，整體來講就駕，客氣的話，你的朋友到你家訪問，就是駕臨寒舍，乘就是駕臨的意思。也叫統御的意思，統就是統治，御就是御馬，你指揮這馬，把車子按照道路正確的方向往前走叫御馬。上九往下，在它下面的五爻，它都來統御它、來指揮它，所以下乘五陰。在這一卦裏面，陰爻沒有五個，山火賁上九是陽爻，九三是陽爻，初九是陽爻，三個陽爻，那陰沒有五個，這裏五是指的六五，它在六五

之上。前面講五變，上體變為巽，現在講下乘五陰，就五沒有變的時候，六五還是六五，五沒有變，下乘在它下面的五陰。交相變而得位，交相變就是互相，六五它是不得位，上九也是不得位，兩個不得位互相交換，這一變而得位了，六五變成九五，上九變成上六，這兩個都得了位了。成既濟定，這虞翻他說卦的例子，古人說卦就是解釋卦，各有各的凡例，等於現在學術界研究學問著作的時候，它有學術貫用的術語，天文學家有天文學的術語，地理有地理的術語，虞翻解釋《周易》他的術語有一個叫做既濟定，是六十四卦後面倒數第二個。既濟這一卦六爻都得位，水火既濟，上是水，下就是火，水火既濟，他把六畫卦的六爻，有些爻不得位，拿賁卦六五上九來講，這兩爻不得位，現在一交換位子一變，六爻都得位了成為既濟。成為既濟就變成功，由原來不得位的，每一爻都得位叫做成既濟定，定就是每一爻都定了位了，故「无咎矣」。一切的過失都沒有了。

虞翻的注解解釋以後，後面是李道平的案語。愚案，上九的爻辭是「白賁无咎」，除了虞翻的解釋，李道平講案語說了，考工記曰，〈考工記〉是《周禮》的〈冬官〉，

〈冬官〉叫做〈考工記〉，它裏面說「畫繪之事後素功」，這一句經文。鄭彼注云，鄭康成注解這一句經文，「素者，白采也」。是白色的。「功者，工也」。漢儒解釋這樣解釋。「後工者，謂後布之」，他把這一個字一個字解釋了，後素功，「恐其漬汙也」，解釋畫繪之事後素功。先認識素，素是白色的，白采，采本來是各種顏色，在這裏是白色。功當工字講，你繪畫的時候，所謂後工，然後布之，把白色用在畫完成以後，再用白色分布在上面，為什麼呢？恐其漬汙也，恐怕染汙了。貴終于「白」，貴卦上九它是這一卦之終，它是白貴，白貴是上九講一個白字，終于白。即「後素功」之謂也。就〈考工記〉拿這畫繪來講，畫繪畫好了，再用白色，白色實際是沒有顏色的，把它用在這繪好的顏色分布在上面，在這裏解釋白貴的意思。

在貴家而能以素終，貴家就是講貴卦，在講貴卦的時候能以素終，始終不溺于文者也。故「无咎」。拿〈考工記〉的比喻做例子來讓我們了解，這一個白貴當樸素講，樸素跟文飾相對的，用貴卦上九這一爻講到白貴，就是教我們學貴卦的時候，不要溺于文飾，要注重它的樸素這個意思，後素功講的是不要染汙，就是不要染到

這文飾。故无咎，所以到後面爻辭講「白賁无咎」。

後面他加上《論語》裏面也有講繪事後素，那裏面的繪事後素跟在這裏面的畫繪之事，兩者的意思不同。不引論語「繪事後素」者，論語即禮器「白受采」之意，與考工記不同，《論語》講這繪事後素，是《禮記》的〈禮器〉裏面所講的，《禮記》有〈禮器〉篇裏面講「白受采」這意思，白受采與〈考工記〉後素功兩個是相反的意思。白受采是什麼呢？是在白的底子然後在白色上面畫畫，比如現在的畫家用的宣紙，再講究一點用白絹那個布，白色絲綢那個布，在那布上畫畫，叫白受采。白受采與裏面的〈考工記〉不同的，如果拿〈考工記〉來解釋《論語》的話就誤會了。據考工以釋論語者，誤也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在《論語》裏面講，子夏問孔子，孔子說繪事後素，孔子拿繪事後素來答覆子夏，子夏一聽到繪事後素，然後就悟了，悟什麼呢？「禮後乎」，孔子講繪事後素，子夏悟了，這禮是為後。怎麼禮為後呢？學《論語》、學作聖人的話，忠信為質，這個人的本質要有忠信，忠信為本，然後你再學聖人才能學得好。如果一個人沒有忠信的話，說話也不算數，自己辦事或是

替人辦事隨隨便便的，諾言也不能兌現，那就沒有忠信了，這樣的人學聖人他怎麼學得好？入門都不能入的。所以孔子講的繪事後素，子夏就說「禮後乎」，禮是先有忠信的本質，然後禮，禮是最後的。這禮後乎，白受采這白就比喻忠信的本質，受采才是禮，禮上的畫，畫各種的采色。你沒有白底子，白底子就是白色的紙張，沒有白色的紙張，各種采色你都拿來畫，你不能憑空畫，所以這要有白色的底子，然後你各種采色才能畫上去。講到有忠信的本質，然後學禮才學得好，禮是講種種的規矩，有規矩一步一步的來進入到本質。禮的形式要講規矩，禮的本質就是講究禮讓，講究尊敬人家，禮讓、尊敬就是禮的本質，就等於畫畫一樣要用白的底子。那麼用在實際上，這個人他有忠信的這個修養，然後這禮才修得好。所以孔子教人家學聖人，從禮樂開始學，先學規矩，規矩學了然後一步一步才能學成聖人，才能知道怎麼樣恭敬人家，怎麼樣禮讓給人家，這恭敬禮讓就是忠信，拿忠信作代表。所以李道平在這裏拿〈考工記〉作比喻，不能拿《論語》的白受采在這裏引證。

又案，李道平又加上案語。禮記曰「三年之喪，人道之至文者也」，《禮記》上

有講，三年之喪就是《禮記》上的〈三年問〉，三年之喪，有一篇叫〈三年問〉，在那裏面講「三年之喪，人道之至文者也」，父母去世了，做孝子的人一定要守三年之喪，這三年之喪在《禮記》〈三年問〉講，這是人道之至文者也。講人道就是喪禮的事，至文就是講到很隆盛的。鄭康成的注解就是三年之喪，講這喪禮是最盛的喪禮，所以在這裏講至文，至文鄭康成解釋至盛的意思，所以人道盛。這就講到了為什麼孝子要守三年之喪？「子生三年，然後免於父母之懷」，無論是兒子是女兒，生下來自己不會走路，自己也不會吃飯，也不會講話，都依靠父母懷抱，抱在懷裏面，三年之後他才會走路、會吃飯、會說話，所以生下三年才免於父母之懷，父母可以不必經常的懷抱他了。所以父母去世的時候，父母之恩要講報答是報答不了的。在《詩經》裏面講「欲報之德，昊天罔極」，父母的恩重，你要想像父母的恩德如同昊天那麼深遠，你怎麼報答？別說三年免於父母之懷，兒女這身體那來的？這身體就是父母給的，你怎麼報答呢？守三年之喪。三是代表很多的意思，三是表法的，守三年之喪，藉這三年報答無窮無盡的父母之恩，所以是要守三年之喪。

這些道理現在人不講了，現在的教育也不講了，但是我們學道的人，學佛也好，學儒家的經典也好，這個道理必須要了解。現在學校教育、社會教育、家庭教育都不講，但是我們要講，各位在學校教書或者在從事社會教育、自己作家長，你要懂得這道理。對於學生、對於自己的兒女，在社會上你凡是有緣分的，接觸到有緣之人，你都把這個道理利用各種機會跟他們講一講，這是我們應該盡到這種本分。講到最後你才能夠幫助社會風氣，才能淳厚，愈是不講，這社會風氣愈到後來江河日下，風氣愈來愈薄。我們知道就要幫助改善社會風氣、改善人心，我們是一個讀書人，讀書人什麼也沒有，我們沒什麼財產，沒什麼政治地位，什麼也沒有，那麼我們就盡一點責任就好。所以這「禮記曰：三年之喪，人道之至文者也」，守三年之喪，報答父母之恩，這算是盡到心了。

又曰，又說了，「伯母如母」，這舊本子「如」應該是錯的，是叔母，「伯母叔母，疏衰踊不絕地」。衰讀崔，斬衰、齊衰的衰。伯母叔母這衰是喪服，它比那孝子的斬衰，當然不同，就是齊衰也不同，它是疏衰，疏遠一些。踊不絕地，古時候

孝子，父母之喪的時候他苦啦，苦的時候還是踊，踊就是跳躍，跳是絕地、離開地面，表示哀傷到極處了。疏衰在喪服上，它既沒有斬衰也沒有齊衰那麼重，它是疏衰，疏衰在喪服上又更次一等的了，但是在這踊的時候，對於伯母叔母去世的時候，它是屬於疏衰，哭也有哭，也有踊的時候，踊不絕地，雖是踊兩隻腳不離開地，踊不絕地跟踊而絕地，那是不相同的。「姑姊妹之大功，踊絕于地」。姑姊妹跟伯母叔母又不同了，伯母叔母是遠方的，姑姊妹血統又更近了，它是屬於大功，在喪期來講是屬於大功。那麼是踊絕于地，在姑姊妹之喪的時候，踊絕于地，可以離地。「知此者」，《禮記》上講「如知此者」，如果知道這意思的話，「由文矣哉！由文矣哉」，由文矣哉就是讚美的意思，由當用字講，由文是能夠用這禮文而進到這個禮，完全合乎禮，所以由文矣哉。這也是白賁的意義，此亦「白賁」之義也。所以又案的時候，舉出《禮記》上那一段經文，再證明他的又案的案語講的白賁的意義。白賁前面虞翻的解釋，再加上李道平的愚案，又加上又案，這意思就很明白了。

白賁到賁卦的上九這一爻，這一卦的終了，終了講白賁就是根據虞翻的解釋，

李道平的案語，那就是學樸素，學這樸素不要被文飾超過了。我們一般人求學總是注重文，文是文飾，文飾過了就是有傷樸素，所以注重我們要學樸素。學樸素就是學本質，就拿禮來講，禮要學忠信，對人凡是牽涉到利害關係的話，我們都讓人家。孔夫子教人家學禮要禮讓，這個讓字不得了，我們凡夫眾生遇到任何問題，絕對不肯讓人家，教小孩子在起步的時候就不要輸給人家、不要讓人家，那麼真正孔夫子講這禮，你就是要學讓。學讓是什麼呢？一般人講這是我，佛法講這是我執，我執、法執，執著，讓就是把我執讓出去。我執，我們凡夫眾生在這世間，所有生老病死斷不了，斷不了就是一個我執在裏面，我執一破除了，由無明生起來的種種煩惱統統就沒有了。統統沒有，在《周易》來講，這太極的本體就完全顯出來了，太極就是真如本性。所以這讓字，禮的本質就是讓字，是了不得的事情，所以最後講這白賁，白賁就是要沒有那些文飾，就是教我們能學禮讓、學樸素，這才能夠證到太極。

象曰：「白賁无咎，上得志也。」

干寶曰：白，素也。延山林之人，采素士之言，以飾其政，故「上得志也」。

虞翻曰：上之正得位，體成既濟，故曰「得志」，坎為「志」也。

先解釋干寶注「白，素也」。干注：說文「素，白緻繒也」，素，這字是白色精緻的編織物，緻是很精緻製成的絲織品，像絹這一類的，是白色的。故云「白，素也」。他拿《說文解字》解釋這素，所以在這裏干寶講的白是素也，他是有根據的，根據《說文解字》的解釋。

「延山林之人，采素士之言」，延，就是聘請、延請的意思。山林之人，是隱居在山林裏面那些有智慧、有能力的人。這些人你聘請他來，在朝廷裏幫你作事。或者這些人不願意來，你采素士之言，采是採取的採，實際上采的本字就是這個采字，上面是手，下面是木，它是採取的意思。在這裏是採納，採納素士之言，素士，他沒有作官的人，他在民間或在山林裏面這些人，你去訪問他，你作君主的人，你不能自己高高在上，你要到民間，到山林裏面訪問這些素士，他不願來作官的話，你就徵求徵求他的言論。徵求他的言論，你回來就用他的言論來治國治天下，采素士

之言。這指的什麼呢？指的是六五，謂六五也。六五這位子上，五是天子的位子上，在這一卦六五是陰爻，陰爻站在天子的位子上，你怎麼辦？你本身的能力不夠，那你就來延聘山林之人，或者是採納素士之言，那麼這就補救你本身治國平天下的這能力不足。

上乘五，這上九來乘五，乘是駕御的意思，他在上面居高臨下，臨在這六五，六五是在它之下的，叫乘五。五得賢以飾其政，上九是不在天子之位，你六五能夠得到上九，上九是個賢人，來幫助你來辦政治，來飾其政，故「上得志也」。〈象傳〉「白賁无咎，上得志也」。上九能夠得到六五，這天子能夠採納你的言論，那麼你就算得志了。你在上九，雖然不在五的位子上，你這言論，能夠由六五來用你這言論，你這是得了志了。這是干寶的注解，「延山林之人，采素士之言，以飾其政」，他的意思就是採納上九的這些言論，就得志了。

再解釋虞注，虞翻的注解，跟干寶的注解不同，不同的講法，合起來意思還是一樣。上五易位，虞翻注解「上之正得位」，虞翻的注解比較簡單，古人的文字很

簡單，上之正是什麼？這上九位不正，上位應該是陰爻，上是六，你陰爻應該處在上位，它是九，上九，那是不得位，不得位，之正，之正就是變正，「之」字又當「到」字講，又當「變」字講，在這裏講當變字，之正就是變正了。怎麼變正法呢？李道平就解釋了，上五易位，易就是交換，上九跟六五，六五它也是位不正，五位子是陽位，六是陰爻，上九跟六五這兩爻一交換，上五易位，則各得其正，上九到五的位子上變成九五，六五到上位子就變成上六，那麼這兩爻就各得其正了。這就虞翻所講的上之正，得位，成既濟定，這樣一交換賁卦就變成既濟這一卦了，六爻皆定位了。其志得行，就上九來講這是志，能夠行了，故曰「得志」。五上變體坎，變成坎，故「坎為志」。解釋很清楚，為什麼得志呢？上五一交換，上體就變成坎，坎就是有志的意思，干注、虞注都解釋過了。

後面是李道平的案語。愚案，李道平講，家語好生「孔子嘗自筮，其卦得賁焉，愀然有不平之狀。子張進曰『師聞卜者，得賁卦吉也，而夫子之色有不平，何也？』」子曰『以其離邪。在周易，山下有火謂之賁，非正色之卦也。夫質也，黑白宜焉。

今得貴，非吾兆也。吾聞丹漆不文，白玉不瑤，何也？質有餘，不受飾故也。」家語是《孔子家語》這一本書，這一本書有一篇叫〈好生〉那一篇，這裏記載「孔子嘗自筮」，嘗是曾經，筮是自己用著草來求卦，自筮。「其卦」，然後得的這卦什麼呢？「得賁焉」，正好得這一卦賁卦，賁卦得了之後「愀然」，愀然是心裏顯出自在的意思，好像臉色有變動了，他就愀然「有不平之狀」，心情有不平衡這種狀況。「子張進曰」，在當時子張也看到了，進曰就是來問孔子，就進言，學生跟老師講話叫進，進曰「師聞卜者」，師就是子張稱自己的名子。古人都知道，學生對老師、兒女對父母都不能叫我，不能稱對方你，自己不能稱我，自稱要稱自己名字。對方父母稱父母，總是有個稱呼，對老師稱夫子，他自稱自己師，是他自己的名字。師聞卜者，師聞過，聞過當然跟孔子學，也聽說過卜者也得過這賁卦，是吉，一般占卜的人他得到這賁卦，這賁卦是吉。「而夫子之色有不平，何也」，夫子就稱孔子，老師看你現在得到這賁卦有不平之色，不平之色表現在面貌上是什麼意思、什麼道理？

子曰，孔子就告訴他，「以其離邪」，邪不當邪，當耶，活動的話，「在周易」，《周易》，在這裏《易經》上講「山下有火謂之賁」，賁卦是山火賁，上體是艮，艮為山，下體是離卦，離為火，所以前面講以其離邪，下體這離卦，山下有火這是賁。「非正色之卦也」，不是正色，山下火色，這賁的顏色不是正色。賁前面講有文飾，什麼是正色呢？正色在《禮記》裏面有講：青黃赤白黑五個正色，五個正色代表五方，東方是青色，中央是黃色，西方白色，南方赤色，北方是黑色，都是正色。孔子也講「惡紫之奪朱也」，紫色就是間色，朱色就是把赤色奪去了，讓人家都愛好紫色，不講這赤色了，那紫色不是正色。「夫質也，黑白宜焉」。黑白，黑色白色宜也，宜就是適當，質就是本質，五個正色，黑白宜就是黑白正的，黑色也是正色，白色也是正色。「今得賁卦」，賁卦在五個正色之中，都不合乎正色的，「非吾兆也」，不是我求卦的兆，不是好的預兆。下面講「吾聞」，我聽說過，孔夫子聖人他都很謙虛，吾聞，聞是聞古聖先賢所講的，絕不講我認為如此。現在人遇到什麼？就我認為如此，他還不是把人家抄寫過來當作自己的？這沒辦法講。孔子吾聞，他還是聽來的，「丹漆不文」，丹是赤色，漆有赤色的漆，漆有黑色的，這裏就兩個顏色，

丹是赤色，漆是黑色，不文，丹也好、漆也好，不用別的顏色來加於裝飾。「白玉不瑀」，瑀是什麼呢？不必磨了，玉是一片白的，中間沒有什麼瑕疵不必磨。「何也」，為什麼丹漆不文、白玉不瑀呢？是「質有餘，不受飾故也」，他的本質是完備的還有餘，不必任何加以文飾。就是這些來比喻，用丹漆用白玉，丹漆應該是指著一樁事情，下面白玉也是一件事情，賁卦，賁卦是賁飾，前面講賁卦有文飾，他用著草求到賁卦，這個文飾認為不好，不是我所求的預兆，不是好的兆。

又呢？李道平又舉出《孔子家語》的話，古人往往是這樣，舉一個例子，怕人家說你一個例子不算數，是偶然的，再舉一個例子。除了前面家語這樣記載以外，又呂氏春秋也有記載，「孔子卜得賁，曰『不吉』」。《呂氏春秋》裏面記載是用卜來講，卜與筮是兩種，筮是用著草，卜是把龜燒出來顯出象出來，就知道是那種卦，是卜，但是古人筮與卜是互相用，通用也有的，所以在這裏講卜，也可以說筮。得了賁，曰不吉，這裏講的，前面講愀然有不平之狀，這裏講不吉。孔子在這裏講這卦不好、不吉。「子貢曰」，這裏講子貢，前面講子張。子貢就說了「夫賁亦好矣，

何謂不吉乎？」？得到這賁卦是好，夫子說不吉，這什麼意思呢？「孔子曰」孔子就告訴子貢說，「『夫白而白，黑而黑。』」白色就是白色，黑就是黑，這不能把它變為白，當中參雜其他的顏色，或者混合起來變成不純白。白而白，白就是純白的，黑就是純粹是黑色的，這就是正色。「夫賁，又何好乎」。賁卦這顏色它好到那裏？孔子就講到這裏又何好乎，這賁卦有文飾，文飾講到這顏色，就現在把這顏色加上那顏色混合起來。用這顏色把它調合起來，現在畫畫是可以的，畫家他是用美術用藝術的觀點，他用混合的那種色來畫出來。

講到這顏色，這裏講顏色是要教我們，從顏色裏面守住一個正，守這正然後才能夠把自己的本質、把自己的太極真如本性能夠顯示出來。所以子思作《中庸》裏面講，《中庸》開始講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」，怎麼了解天命之謂性？怎麼樣率性？講到最後「致中和」，致中和就講那念頭，念頭正念，這念頭從本性裏出來，正念沒有變的，這叫中。聖人這念頭一定是中的，我們凡夫眾生這念頭不動的時候，在那裏就是識的種子，也算是中了。我們凡夫眾生跟聖人不一樣，聖人他這轉識成

智，他那念頭不出來則已，一出來就是和，不出來那個念頭就在本性裏面，安安靜靜那叫中。聖人已經把識（識就是起了無明了）、把這本性合起來了，就我們凡夫眾生而言是第八識，一般講靈魂，這靈魂就是第八識，聖人這個沒有了，聖人就是純粹的守住真如本性在那裏，安安靜靜在那裏就叫做中，中道的中。他起念頭也沒有變為壞的，那叫做和，聖人對待一切都是和的。那就是孔夫子的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，那就是和。我們凡夫眾生怎麼呢？修養，你要率性怎麼率性呢？叫致中和。致中和我們念頭那識種子沒有起現行，在那裏叫做中。起了念頭，我們凡夫眾生就是損人利己的，就是不和。人家說的話，我們來看看，也就是人家這話，他對我不是有傷害，這就是虛妄分別，這個不和。聽人家說話，看人家辦事情，這個念頭他是不是對我有所損害，這就不和。那麼自己說話也好、做事情也好，就是盡量為自己，有利於自己不顧別人，這就不和。所以〈中庸〉裏面這致中和，就在這念頭上講，我們起心動念就是要守住一個和。沒有起念頭的時候，我們有識的種子在那裏沒有動，就算是一個中了，起念頭就在這上面用功夫，就是要學個和。那麼從這念頭，我們起這念頭一定是對外面的境界，外面的境界，耳朵所接觸的音聲、眼睛

所見的是五色，有五色、五音，具體的物質，就講吃的東西，食物有五味，方向有五方，那多了。我們內在的有五臟，念頭與這些外面的境界，包括我們自身的身體接觸五種，這五種是根據五行來的，五行是從陰陽二氣來的，陰陽二氣是從太極出來的，所以我們念頭要正的話，就把相關的五音、五色、五方、五味等等，其餘還有很多，都要正。這一正了，它就幫助我們這個念頭歸於正，念頭一歸於正，就是能夠率性。聖人他不講率性，聖人他一舉一動、一言一行都是本性起作用，談不上率，自然就是率了。我們凡夫眾生要學這率，率就順，順乎本性，不要跟本性相違背，我們就是從念頭上開始作。念頭怎麼作呢？最確實可靠的就是拿這五分五分的五音五色，一切都講五，儒家的學問，它是繼承古代歷代聖人來的，所以這是一個體系，不會亂的，處處都是指導我們明心見性，在這裏講就是處處歸到自己的太極。這裏講白而白，白就是要守住純白，黑就守住純粹是黑的，這是五色，五色就配五方，配著我們身體五臟，所以講夫賁又何好乎？賁什麼？賁不是純粹，這文飾就顏色也好，它不是純白也不是純黑。

下面是李道平講，蓋賁，蓋是活動的話，是語助詞，賁這一卦，「觀人文以化成天下」，這是前面講的，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，以教化把天下人都教好。「故子張子貢以為吉」。子張、子貢，孔子這兩位大弟子，以為得到這賁卦是很吉。前面〈象傳〉裏面講「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」，所以子張子貢認為根據這一句是好、是很吉。但是又有「小利有攸往」，小利有攸往，也是〈象傳〉裏的話，只是個小利，這利益不大，所以孔子認為不吉，故孔子以為不吉。子張子貢根據觀乎人文化成天下認為吉，孔子根據小利有攸往認為不吉，故孔子以為不吉。話是這麼講，李道平後面有他的意思，他的意思什麼呢？然，李道平把前面分析之後，他就語氣一轉，孔子雖不賁于當時，而刪詩書，訂禮樂，則賁于萬世。這是李道平的看法，孔子在當時他在世的時候，春秋時代「不賁于當時」，指的是沒有幫助當時的國君天子能夠化成天下，他的道行不出去，就不賁。後來呢？「刪詩書，訂禮樂」，這五經都是孔子整理的，如果中國的文化不經過孔夫子刪詩書、訂禮樂，沒有整理五經出來，還有《春秋》，《春秋》是孔子自己作的，或者六經。沒有孔子就沒有六經傳到後來，那麼有六經，「則賁于萬世」，萬世都得到孔子整理的這六經，受他的教化，那是無

窮無盡的，賁于萬世，萬世代表無數世的。

在當時，孔子也受到外面很多的險惡環境。孔子曾經講，嘗曰「文王既沒，文不在茲乎」。周文王已經不在世了，文不在茲乎，周文王所傳授的歷代聖人的文化，文王本人不在世了，但是這文化不在茲乎，茲是孔夫子自己，文王的文化就在我這本身。我知道，我得到文王的文化，雖然有匡人桓魋，但孔子認為他們害不了我。害不了我什麼呢？我有文王的文化，我這文化既是從文王那裏受下來的，我要把他弘揚出去傳出去，有文化在我身上，任何想害我的人害不了，這是孔夫子的信心。下面李道平講，筮而得賁，孔子用著草來求卦，求得了賁卦，雖然孔子認為不好，但是就這一方面來看，就孔夫子刪《詩》訂《禮》，整理五經，自己作了《春秋》，這一種文化傳到後來，就拿賁卦來講，他賁于世可就大了，那是偉大得不得了。這是李道平對於孔子得了賁卦感覺不吉，他是另外一種解釋。這解釋是可以，確實是如此，孔子在當時周遊列國，這道行不出去，回來刪《詩》訂《禮》，他的文化全部出來了，所以孔子弟子認為「賢於堯舜」，比堯舜還要好，堯舜「人存政舉，人

亡政息」，孔子把這文化全部傳播下來，千秋萬世還得到他的教化。就拿現在來講，儘管普天之下都講功利，普天下的教育在傳播媒體裏，都是教人家學這殺盜淫妄，但是這現況要改的話，還是要靠孔夫子四書五經的教育，才能真正的改變。要想世界永久沒有戰爭、世界永久和平，也要把這中華文化傳播到全世界才能辦得到，所以李道平講這見解是正確的，筮而得賁，其為賁也大矣。

周易集解纂疏講記（十七）【賁卦】

聲 明 書

徐醒民先生所講述之佛學及儒學經典，經整理成文字書籍或電子書（文字檔光碟），所有著作之重製、公開口述、公開播送、公開傳輸及流通等行為，同意皆不受時間、地域、次數、對象等任何限制，任何人均得自由利用，但任何人均不得加註版權所有，或任意更改內容，改變著作原意，影響大眾權益，亦不得作為營利為目的之用。

公元二〇一九年五月恭印結緣（贈送品）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(CIP)資料

周易集解纂疏講記．十七，貴卦 / 徐醒民講述．

-- 彰化縣花壇鄉：雪明講習堂，2019.05

面；公分

ISBN 978-957-9649-31-5(平裝)

1.易經 2.注釋

121.12

108006716

周易集解纂疏講記(十七)【貴卦】

講者：徐醒民先生

出版者：雪明講習堂

住址：彰化縣花壇鄉長春村福德巷二號

電話：○九三二七○八四八七

承印者：昱盛印刷事業有限公司

住址：臺中市西屯區永輝路八十三號

電話：(○四)二三一三八三七八